

120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七

莊

子

新

義



太倉朱文熊著



鴻英圖書館

登記 78352 /
書碼 2124 08
到期 35/5/1
價格 \$ 1.20
備註 華源生名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79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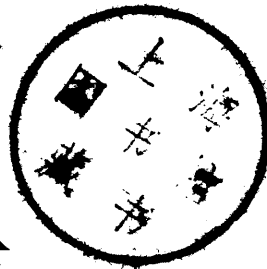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七

莊

子

新

義



太倉朱文熊著

1569731

莊子新義序

易傳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至哉。天地間無上之理。其惟易乎。孔子見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至哉。天地間不可測之物。其惟龍乎。莊子之爲人。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惟龍足以喻之。莊子之爲文。閱大淑詭。變化無方。而卒不離其宗。庶幾其亞於易乎。余年二十二始治莊子。僅得郭象注及歸震川姚姬傳兩先生評本。讀之。芒乎邈乎。未有得也。中年以後。又得林氏莊子。因陸氏莊子雪。及王益吾先生莊子集解。吳摯甫先生莊子評本。讀之。乃徐有進。久之而漸悟。孰者爲道家言。孰者爲釋家言。孰者爲科學家言。吾之讀莊子如是。天下人之讀莊子亦如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殆不外乎此矣。同里朱君叔子。年差少於余。而治莊子則在余前。每憶少年時相遇。酒酣耳熱。相與背誦莊子。互爭勝負。均背誦如流。往往盡篇不差一字。余深愧弗如也。歲己酉。余延君主任太倉中學。維時君已用莊子教授生徒。越三年。又延君爲上海南洋公學教師。越十

一年。又延君爲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教師。蓋君以莊子書教弟子。凡二十年於茲矣。今歲春。君始出所著莊子新義。都凡三卷。問序於余。余讀之。景仰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方今歐風東漸。新說朋興。以哲學而論。有所謂形而上之學。有所謂惟心派。惟物派。兩元派。夷攷莊子之書。蓋早已兼括其義。盱衡當世。士君子崇尚新奇。耽心空寂。往往絕聖棄智。壹意孤行。或將訪漢陰之丈人。姑射之處子。以一吐其抑鬱。無聊不平之懷。於是漆園之書。幾於人握靈珠。家抱荆璞。君獨懼其宗旨多歧。而世道人心之日趨於詭異也。乃專以儒家之說。匯之曰。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夫莊子固嘗自道其所得曰。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然則莊之尊孔。固已至矣。唐韓子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吾嘗推廣其義。以爲源遠則流益長。是故善讀莊者。謂之道家釋家可也。謂之科學家可也。謂之哲學心學可也。謂之宋陸氏明王氏之學。無不可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然而爲人心世道計。則當以儒家爲要歸。君之此書。蓋能獨得其精微矣。君叔父雨鋤先生與先大夫同游於庠。世誼親摯。余與君交四

十餘年。回憶曩者縱譚劇飲。背誦莊書之時。不免今昔之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俟諸百世而不惑。文章精神之流傳。氣運幹維之根本。余與君固當共勉之者。夫何感慨之足云。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世愚弟唐文治謹序。

莊子新義 唐序

莊子新義自序

文熊幼時喜讀莊子。朝而習。夕而復。必得口誦心通而後已。然其所得乎莊子者。祇十之二三而已。惟竊自思念。莊子之學。必非僅玄同二字。彼其襲老之迹。映孔之真。有非郭子玄輩所能得其意理者歟。積之十餘年而未敢發也。及讀韓退之書。謂子夏之徒。流而爲莊周。而心爲之一喜。繼讀姚姬傳氏莊子章義序。謂莊子議論本之聖門。游夏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以君子爲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心又爲之一喜。最後讀陸見廷氏莊子雪。謂周蓮溪由太極順說到人。莊子則由人收歸到太極。而心更爲之大喜。曰。古人蓋有先我而言之者矣。於是重取莊子讀之。凡所口誦而心通者。蓋十之五六矣。惟韓子於莊子無注解。姚氏雖有注解。多及於章句。而尠發揮其本旨。陸氏發揮盡矣。惟於其言在此而意在於彼者。動曰此斥惠施輩。此斥公孫龍輩。而於文熊所謂襲老之迹。映孔之真者。仍多有未經道及之處。竊嘗本此意以與同學相研求。蓋二十年於茲矣。於南洋公學。則嘗於課餘與同學講習之矣。於今國學專門學院。則更列入正課。與同學互相討論之矣。積之既久。又復參之諸家。

凡所得乎莊子者。庶幾十之七八。而亦未敢有所論述也。今春三月。輟課多暇。於是思詳爲註解。加之評論。以與夫同好是書者研求焉。歷三月之久。始克畢事。乃作而歎曰。莊子之學。其儒家之雄歟。自太史公祇謂其善屬書離辭。沈洋自恣以適己。班氏又列之道家。而莊子之真意晦矣。其後經晉人之假託。而諸家註解。又多雜以修真之旨。目爲談玄之書。而莊子之真意益晦矣。竊謂莊子之學。是象山氏之先河也。是陽明氏之濫觴也。自宋五子之未興。知道之體者。莫如莊子。知道體之真。而以高言厲俗者。又莫如莊子。何也。象山之學。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旨也。莊子於開宗明義曰。逍遙遊。一孟子不動心之旨。其言宅心之大。於象山之學。何如。陽明之學。良知之學也。其言之最精者曰。吾心自有天則。莊子次之以齊物論。曰。因。曰。止。所不知。曰。適得而幾。曰。天籟。曰。天鈞。曰。天倪。於陽明之學。何如。又大宗師一篇。明明。是孔孟傳授心法。其言天人之處。卽中庸之誠明。而自副墨之子。至參寥聞之疑始一段。不幾將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至聲色爲化民之末務。一一開戶牖以示人乎。此又象山陽明之所略而不講者也。本此以讀諸篇。六通四關。無非斯旨。豈非聖門最高之學說乎。或曰。莊子不嘗右老子而斥孔子乎。子何推重之過也。曰。此正余所欲言也。蓋莊子一書。全取反。

影。其引老子之言以映孔子處。正如以許由鬻缺王倪披衣映堯。以廣成容成映黃帝。以老龍吉映神農。以混芒之世映唐虞之至治。蓋許由鬻缺王倪披衣正堯之心。廣成容成正黃帝之心。老龍吉正神農之心。混芒正唐虞無爲之治之心。夫非真無爲者。不足以形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之心也。老子之學。以之守神。以之長生。是真無爲也。孔子之學。以之參贊化育。與天地同壽。與日月並明。則亦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者也。非借以相形。安見所謂絕迹易。無行地難之旨乎。且所謂斥孔子者何在哉。除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非莊作外。齊物論曰。丘也何足以知之。此長梧子之言。而下卽繼之曰。吾爲汝妄言之。汝亦妄聽之。又曰。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司夜。見彈而求鴉炙。見得孔子之不知。乃正止所不知。而長梧子之言。乃等之罔言之列。等之無程度之言。此可謂之斥孔子乎。大宗師篇引孔子曰。丘。天之勗民也。德充符篇曰。天刑之。安可解。此正所謂修道之爲教也。又孔子告子貢曰。丘遊方之內者也。又曰。吾與汝共之。見得遊於方外者。自處於逸。而無益於人。已雖遊於方內。而仍與子貢共遊於方外。則愈勞而愈逸。其心也。堯之有爲而無爲。曷嘗異於藐姑射山之神人哉。蓋假修混沌氏之學者。乃絕迹也。真混沌之學。能入世。乃能出世。所謂無行地難也。所謂無

入而不自得也。是老子固未斥孔子。莊子又未斥孔子。孔子又何嘗自囿於方內哉。他篇所載如此類者。指不勝屈。是知孔子者。又莫莊子若矣。且莊子亦恐人之疑及此也。故於寓言篇深著其向往孔子之誠。曰。己乎己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其於自作後序之天下篇。乃歷舉墨翟、禽滑釐、宋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而終於惠子之學。於關尹老聃則譽其出諸人之上而已。若更出於老聃之上。獨於孔子。則未之一及。蓋已列之於首所稱述天人神人至人聖人之內。且若謂天神至聖人。惟孔子足以當之。此具何等卓識。待善讀者尋文而自得之。至其行文洗洋自恣。喜藏己之真意。以待人自悟。以遷固之深識。尙未一窺其真際。而後人乃挾晉人之目光。自謂善讀是書。適爲莊子所瞞過爾。嗚呼。此真所謂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太倉朱文熊叔子自序於無錫國學專門學院

讀莊餘論

二十八則

一 莊子是哲學派中之高議論。林西仲謂其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請易之曰。莊子多借老子之言。真無爲。以形孔子之無爲而無不爲者。

一 莊子學問。都成一圓圈形。若泥迹求之。則圓而幾向方矣。其於文也亦然。泥迹求之。便失莊子真意。

一 莊子全書。以內篇七篇爲主要。外篇雜篇。旨各分屬。而總不離宗。讀者慎毋愛其文辭。而忘其線索焉。斯爲得之。

一 莊子之意。多取反影。老龍吉爲神農之心。廣成容成爲黃帝之心。許由鬻缺王倪披衣爲帝堯之心。標枝野鹿無爲之世。爲至治之主。無爲而有爲之心。知此則老子之無爲。乃孔子之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仍一無所爲之心也。此反影也。篇中當作如是觀者十之五六。

一 莊子全書。似輕生死。故讀莊子者。每以輕世肆志爲戒。此說謬也。莊子不云乎。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曰善夭善老。善始善終。曰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正見其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以瞬息之意。此僅以達觀視莊子者之大過也。

一 莊子有不言之言。寓言重言。多有言在此而意在於彼。託言於彼而著意於此者。卽卮言之內。凡其恬淡寂寞無爲之處。皆其紛紜勞擾。因任自然。無爲而有爲之處也。知此然後可以讀莊子。

一 莊子有淺易處。有艱深處。於淺易中不可不求其艱深之理。於艱深中不可不求其淺易之理。斯淺易非淺易。艱深非艱深。而自無易解難解之異矣。

一 莊子有似輕節義處。以殉名之伯夷等之殉利之盜跖。然曰殉名。則世俗之所謂伯夷非伯夷之伯夷也。凡言曾史處同此。凡言絕聖棄知處同此。伯夷既非殉名。則節義自非可輕。無所逃於天地者。固已於人間世篇而發之矣。

一 莊子有詆仁義禮樂處者。夫仁義禮樂。各抱中和。各有太極。無可詆也。惟招仁義禮樂者。乃其殉名而失實者也。詆其失實。乃所以冀其全真也。

一 莊子於道體微妙處。有半身描寫法。有一眼覷破法。行文之微妙處。亦多有半身描寫

一眼覷破法。讀莊子者不可不先知有半身描寫。一眼覷破之法。

一 莊子於道體懸寓處。有運實於虛法。有刊華存真法。行文亦多有運實於虛刊華存真法。讀莊子者更不可不先知有運實於虛刊華存真法。

一 莊子於道體融貫處。如山川之出雲。如雷澤之通氣。有統宗會元法。有接筭過脈法。行文之融貫處。亦多有統宗會元接筭過脈法。讀莊子者更不可不先知有統宗會元接筭過脈之法。

一 莊子於道之凝聚分散。有冰解凍釋法。有波流漩伏法。行文亦多有冰解凍釋波流漩伏法。讀莊子者更不可不知有冰解凍釋波流漩伏之法。

一 莊子於道。每有有法無法。而仍不廢法。行文亦每有有法無法。仍不廢法。讀莊子者更不可不知有有法無法。仍不廢法。

一 莊子有世界之觀。曰。計四海之在天地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曰。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以齊魏之戰。爲不殊於蠻觸之爭於蝸角也。此具世界之觀也。讀者不可不先知之。

一 莊子多科學之識。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曰。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化。曰。烏鵲孺魚。附沫細腰者化。曰。黃軛生於九猷。曰。蒼芩生於腐蠶。凡此之類。不可殫述。此科學之識也。讀者不可不先知之。

一 莊子有民治主義。黃帝具茨之野。七聖皆迷。而問之牧馬之童子。鴻蒙告雲將曰。遊者執掌以觀无妄。季徹告蔣閻。菟曰。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民治主義也。讀者不可不先知之。

一 莊子有大同之學說。舜之告堯曰。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市南宜僚之告魯侯曰。南越有邑。名曰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此大同之學說也。讀者不可不先知之。

一 莊子當分段分句分字讀之。以見全書之變化奇幻。又當將全篇全書一氣讀之。使知無一段無一句無一字之不融會貫串。

一 莊子當以觀劇法讀之。以鵬運鯤化。河伯海若之相語。蠻觸之相爭爲劇本。以黃帝堯

舜孔子爲檣柱。以王倪披衣廣成。容成老子狂正。輿爲正角。又以日月之常明爲燈。星辰之永燭爲鏡。雷霆之震爲板。風雨之時爲鼓。而藐姑射山之神人。隱約其間。鴻蒙雀躍。象罔冥求。泰清發光。無有無窮。閉幕有形。有色。有影。有聲。或無形無色。無影而有聲。或無形無色。無影而並無聲。神情則愈逼而愈真。意理則愈微而愈顯。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讀畫法讀之。其輿衍處如叢林之罨藹。其奇特處如孤峯之聳峙。其連續處如層巒之迴環。其演泓處如遠水之空濛。幽秀如古澗。簡捷如野橋。而霏微線索。忽隱忽現。又如羊腸之鳥道。由橋涉澗。由澗穿林。由林陟巒。由巒尋峯。以臨乎空濛之遠水。有徑無徑。無路有路。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臨池之法讀之。超逸如蘭亭。靈妙如黃庭。鬱勃如樂毅論。舒卷自如。如洛神賦。矜貴如玉版十三行。而其頓挫淋漓。冥契神合。又如張伯英之素縑白紵。無不潑墨之殆遍。神來輿來。意落筆落。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作詩之法讀之。其意得也。如觀曹將軍之畫馬。其神會也。如觀公孫大娘之

舞劍器。其氣古也。如賦孔明廟前之老柏。其志適形恬也。如詠曲江麗人三月三日天氣之新。而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如李太白之歌黃河之水天上來。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宋玉之大言小言讀之。朝菌不知靈椿之壽。溟鵬不問斥鴳之志。而泰山秋毫。齊魏蠻觸。無大非小。無小非大。大亦非小。小亦非大。大小兩忘。形名俱化。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聽琴之法讀之。知其志在高山也。則一路聽來。風聲、谷聲、松聲、樵斧聲、鳥獸叫噪聲。巖然嶧然。高也。而以下應之。而游魚躍浪焉。知其志在流水也。則一路聽來。波聲、石聲、激聲、咽聲、漁樵聲、魚龍雜遯聲。下也。而以高應之。而駟馬仰秣焉。收絃目送。山水空碧。賸有孤鴻。寥天遠戛。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環遊之法讀之。於扶搖之枝。而遇鴻濛。於天池而乘鵬翼。於崑崙之丘。而覓玄珠。於藐姑射山。而遇神人。於具茨之野。而逢大隗。終於無境。返乎無始。相視莫逆。適然而笑。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靜坐之法讀之。於南郭子綦師其喪偶。於顏淵師其坐忘。於溫伯雪子師其目擊道存。於壺子師其未始出吾宗。遊心於漠。以觀无妄。而莊子之妙得矣。

一 莊子當以參禪之法讀之。非有非無。何彼何此。兩境俱忘。真理畢現。風動邪。旛動邪。風旛俱不動邪。事業邪。性分邪。有爲而無爲邪。無爲而有爲邪。一真理之自然而已。知此則讀莊子者可以得意而忘言矣。

莊子新義
讀莊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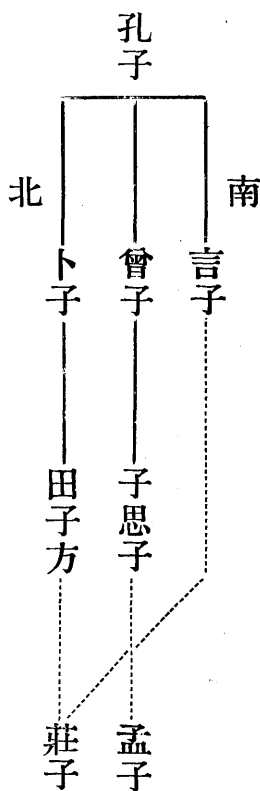
凡例

三則

- 一 每篇於標題之下。必先將莊子本意拈出。無取獨伸己見。亦不敢苟同他人。其於段落紛繁者。尤必先將大意貫穿。使讀者易於探索。
- 一 每句註解。或合數句數行註解。俱先文義。次及字義。每段之下。所加評語。則必用小圈以隔之。或僅加按字。以識區別。
- 一 每篇總論。苟自逞機鋒。固近於指東話西。然僅逐段啣接脫卸。撰一篇渾淪文字。所謂依樣葫蘆。亦何所取。惟先將其前後文義。熟讀數十遍。始得其理解之處。然後鉤元扼要。將前後貫穿。則連山出雲。俱由竅穴。衆竅之竅。尤必有一結穴。從此着想。於其所謂不言之言。且暮遇解者。庶幾得之。此在善讀者能鑒及之。非好爲立異也。

莊子新義凡例

莊子與孟子學術同源及著書之大概考



史記稱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而不言其年壽所及。若孟子則固有年壽可稽矣。其遊齊遊梁。亦有歲月可紀矣。莊子亦嘗至梁至齊矣。至梁之日。爲惠子相梁之時。惠子相梁甚久。莊子想亦未久於梁。孟子至梁。則僅年餘耳。時年已五十三歲。當周慎靚王之元年。梁惠王之三十五年。通鑑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書孟子至魏。按非實事。蓋孟子一見便稱曰叟乎。明年而惠王卒。襄王立。魏策稱葬惠王時。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不聽。犀首告之惠公。惠公諾。駕而諫。止。惠子稱公。則其爲作相之後可知。莊子至梁而惠子索之。又載其以弊衣穿履見魏惠王。則知其先孟子至梁矣。古今樂錄稱莊子隱於山岳。潁王遣使齎金百鎰。

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引聲歌曰。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而遂引退。則其至齊似在孟子之後。孟子固嘗兩至齊矣。然俱在宣王時。一在周顯王之三十八年。齊宣王之十二年。孟子年四十四歲。一在周慎靚王之二年。齊湣王之五年。湣王五年恐誤蓋是年爲燕王十四歲。然於六十二歲以後。未嘗再游列國。則其成孟子七篇也。亦在此時。惜孟子書中未及莊子。莊子亦未一及孟子。然余謂其相知也必深。必暫。惟深也。故不欲相輕。惟暫也。故亦不欲遽筆之書。何言之。以惠子之相梁知之也。孟子至梁祇年餘。適當惠子秉政之久。惠王幾欲讓之以國。則其權重也。可知。惠子必嘗一見孟子。孟子亦必嘗一見惠子。於白圭匡章之互見孟惠可知稱莊於孟。稱孟於莊。以惠子之好辯。及好析名實。必兩相爲之稱述也。惟惠子見莊子也。屢故莊子或知孟子之深。惟惠子見孟子也。僅。故孟子或不知莊子之深。然於二家學問之同源。及著述之大旨。固有不言而心自相通者矣。宜乎莊子之言。有似孟子處。而終之以鄒魯並稱也。

莊子新義目錄

卷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二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莊子新義 目錄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三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莊子新義卷一

內篇第一
至第七篇

太倉朱文熊叔子

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即自得之謂此篇當與孟子第二篇不動心章參看惟能遊心於理中無入而不自得斯能逍遙於物外無心而能成化若但作任天而遊無窮解猶為非是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北冥本亦作溟北海也。所方本為水位為萬物之所

成始成終故莊子往往取以喻智此言南徙者言神智發生極於純陽之離明此南華之取旨也釋魚鯤魚子楊慎曰莊子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按冬至夜半一陽之始生微乎微乎而全體之理已

具其即鯤之取喻鯨鵬即古鳳字中庸言為飛魚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躍又動則變變化即莊子此篇取以發端之旨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怒為用力意海運者海氣動也氣動則颶風原作故諺有六月海動之語成元英曰大海洪川原

於造化非人所作故曰

齊諧者志怪者也。

忽插齊諧亦註一句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

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齊諧書名水擊鵬舉翼時水衝盪也爾雅扶搖謂之颶風案此已含得孟子直養無害之意齊諧亦正是道書

去以六月

息者也。

與上海運相應息即下以息相吹之息六月非以久言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舊註野馬春月澤中遊氣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天積氣耳無所至極語意已含得自太極言之則物無大小之理從

鵬視下形出妙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讀若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

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坳堂堂之凹處積理之功有萬則所以任物稱能之功亦亦萬從杯水芥喻起妙大音吐臥切與厚下韻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五切後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依

借而後乃今將圖南。林雲銘曰培蓋也王念孫曰培馮也姚永樸曰而後乃今即乃今而後之倒文案

義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同於配道之氣塞乎天地行久汪洋自恣無意之中皆天然成韵至文也風古與心林音淫為韵南叶尼心切詩邶風南與音叶

起而飛。檜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檜突也狀情得妙案此引

亦自謂有適己之處特小大非可以道里計即孟適莽蒼者。三滄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此復借人之行為二蟲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莊子之所斥者為惠施輩之以小知自是莊子之所稱者為參萬歲而一成純仍於二蟲度下行文有移步換形之妙年與反然韵

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芻叶上古有大椿者。以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冥靈海龜或云木名大椿靈椿彭祖堯臣名歷虞夏至商七百歲行文一氣滾下如孟子鱗鳳泰山蛇堙

年以韵讀湯之問棘也是已。仍語打轉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

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吉切徒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舊注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按

自不亦悲乎下已可接入故夫一段乃複引列子語意錯落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舊註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郭慶藩曰而讀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宋榮子即宋紆猶然笑貌與適同或謂猶以爲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

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叶未數數然也。宣穎云世世務也數數汲汲也雖然猶有未

樹也。舊注樹立也按此樹叶上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列子鄭人名禦寇冷然輕旬有

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致福謂上辯榮辱福叶筆力切與世韻曰此雖免乎行猶有

所待者也。此如孟子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舊注

也郭慶藩曰辯讀爲變與正對文按立乎萬物未形之先故能乘天地之正居乎故曰。至人無已。神人

無功。聖人無名。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按三語平列重在神人無功一語觀下第二證兩

又當終以無名至人從無己出神人從無功。出聖人從無名。出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

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言夫子居深山之中而天下自化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堯之

重即博施猶病之意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為賓乎觀此許由未嘗薄堯莊子特借許由以形堯之無名爾欲形堯之無名不得不舉鵙鷄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舊註鷓鴣桃雀偃鼠鷓鴣也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

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勞尸祝逸堯自勞由自逸以性功言之則勞亦非

而行之旨也按許由之無名無為之無名也堯亦無名乃有為而無為之無名也有為而無為之無名更不易識故莊子特借許由以形之非專高許由也讀者無為莊子所矚過此段引證無名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舊注接輿楚人陸通也吳汝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宣云逕門外路庭堂外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舊注藐音邈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案此即所謂水德此即所謂肌膚若

冰雪淖約若處子抱體純素守質柔順山所游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露從路聲叶乘雲氣御飛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稟氣自然不食世味全其神凝使物不疵癘叶而年穀熟語都本列子黃帝

韻為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

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馬其祖曰時猶夫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

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舊注旁礴混同貌弊弊經營貌姚姬傳讀旁礴萬

一世自求治非有意於為天下也若連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

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章甫殷冠名諸於也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舊注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然不必泥姑射

聽言窅然之喪所謂所性不存焉此段引證至人塵垢粃糠以無為而有為言之則姑射神人為堯舜性分

以無為言之則堯舜事業為姑射神人之塵垢粃糠以無為而有為言之則姑射神人為堯舜性分

澀精英以有為而仍一無所為言之則姑射神人為堯舜與四子皆當作如是觀大小之各有待及無待之無大無

小皆當作如是觀所謂全取反影是也

惠子謂莊子曰惠子名施為梁相術詳天下篇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

自舉也虛肥不堅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舊注瓠落猶廓落非不喁然大也俞越曰喁俗字當作楞虛也吾

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

為事舊注龜拆也泝泝漂聚聲統聚也冬月漂聚有藥故手不凍拆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

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舊註慮結

瓠也。馬云。虛同。鑪。詩箋。尚可磨鑪。而平按樽為酒器。鴟夷亦可以盛酒。則舊註為長。此段言當善用其大瓠。為空心之物。以喻宅心於虛。故下言蓬心。蓬心猶茅塞也。心叶先容切。音松。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

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正字通。狸。野貓。善竊雞鴨。爾雅。註。馳

喚風。江東呼為。馳狸。同。狸。狌。同。鼠。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翔。敖。游。雞。鼠。之類。者。叶。阻。可。切。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

罟。今夫斄牛。旄牛也。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馬云。以上言甄陶區字。又必具堯舜不與之襟抱。乃能用世。而不為世用。按此段以不用為用。正孟子所謂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也。樛。苗。猶。培。瓠。厥。趨。猶。狸。

狂。浩然之氣。猶逍遙之遊。皆以自然之為貴。彼襲義之取尚。不足以語斥鴳。鷦鷯。鳩之自適。已意。孟莊之學。豈不同源也哉。

此篇為莊子開宗明義第一篇文章。其妙處人人能言之。至其與孟子不動心章。一鼻

孔出氣。則人人未之及焉。惟孟子之言嚴而正。曰。集義。曰。勿忘。勿助長。示人有入手處。

莊子之言奇而詭。曰。培風。曰。遊於無窮。曰。彼且惡乎待。似未免稍隣於虛。而非虛也。惟

道集虛。莊子之學。所以六通四闢。縱橫無隔闕者。正得孟子浩然二字妙用。故孟子言不動心。而卽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莊子言逍遙遊。而終曰惠子之拙於用大。此其所最喫緊處。孟子先言北宮黝孟施舍。而莊子亦中言宋榮子列子。蓋一借黝舍以形告子。一借宋列以形惠子。其間麒麟走獸鳳凰飛鳥泰山蚯蚓河海行潦。孟子所引之言峻整簡質。鯤鵬蜩鳩斥鷃朝菌惠姑冥靈大椿。莊子所引之言錯綜變化。孟子引伯夷伊尹柳下惠。而以賢于堯舜。無可無不可時中之孔子爲宗。莊子亦引至人神人聖人。而以塵垢粃糠。陶鑄堯舜。旁礴萬物。而不以天下爲事之姑射神人爲主宰。我之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言之也。連叔之謂陶鑄堯舜者。以性分言之也。且夫姑射神人非他心中之太極也。以無爲視有爲。則堯舜事功爲姑射神人之塵垢粃糠。以無爲而有爲。視無爲。則姑射神人亦堯舜性分中之沆瀣精英也。以無爲而有爲。仍一無所爲。視真無爲者。則堯舜性分中沆瀣精英之姑射神人乃可信。而姑射神人之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者。乃在不可知之數也。之人也。之德也。卽大宗師之吾師乎。吾師乎。謂堯舜性分中之沆瀣精英可。卽謂孔子性分中之沆瀣精英亦無不可。而不言之言。勝於有言。終日。

言而未嘗有言。終日不言而未嘗無言者。猶無爲之爲。乃真有爲。終日爲而未嘗有爲。終日無爲而未嘗無爲。而孔子亦堯舜。堯舜亦孔子。姑射神人。亦孔子之沈潛精英。而孔子實非姑射神人之塵垢粃糠。何也。事功殊而性分一也。是莊子不言之言。卽宰我善言之言。亦卽孟子知言之言也。而莊子之旨得矣。至其行文之妙。自有一種海闊天空之氣象。所以體道者在是。所以用世者在是。使讀者胸懷浩盪。先具有無入而不自得之襟抱。而能出世者斯能入世。正如陸王之學。驟聞之使人忻喜鼓舞。而不能自己。不自知其言之過高耳。而莊子亦自知其言之過高也。惟高故全。惟全故道體可形。而吾心之太極。得以存養而無失。凡所稱不用之用。皆謂無爲之爲。不用而後能大用。無爲而後能無不爲也。此莊子全書之旨。而皆於此篇發之。姑射神人。自有所指。惜乎不善讀者。多爲莊子所瞞過耳。或曰。此篇劈頭以鯤鵬爲喻。豈猶孟子不動心章之可比乎。曰。不動心章。因公孫之問也。此篇之首。乃破空而來也。况乎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中庸體道之言。莫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一語。鯤鵬之變化。至風斯在下。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此非極上下之察耶。所引齊諧。乃先有一

段至理之洋溢于胸中。隨手拈來。成爲至文。豈真樂引如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哉。

齊物論第二

一 此篇精義在止其所不知一語止其所不知則因物付物無容成心見得物物有理言

而已然宇宙間實不可無此文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

宣云若然解體貌喪耦忘形也形與神爲偶按此純然一理之謂中庸所慎之獨即太極之理也爲

此喪耦之確解耦叶五舉切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皆氣也純然天理則氣不能雜故有槁木死灰之喻凡莊子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見有進中墮明塞聽皆指氣質上言之私智上言之也灰叶荒靈切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善之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我即論語毋我之我私意也純然天理則私意自忘 女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舊註籟籟也林云。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

噫氣。而成云噫。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句作則萬竅怒呿。怒呿怒動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長風之聲

讀憐蕭切 山林之畏。佳。貌佳。與氣相隔爲韻。大木百圍之竅穴。胡桂切 似鼻。似口。似耳。

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譟下前者唱于倡而隨者

唱喁。和重冷風則小。飄風則大。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舊註厲烈也。濟止也。烈而獨不見之調。

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樹上枝葉搖動貌。不以聲收而以形收。得妙宣云。寫地籟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仍只是風作風濟之故。初如萬馬奔趨。洪濤涵湧。既讀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

然按歌揚子秋聲賦。從此出。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一語逕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按十一字當作一句。讀則下感其自取。句有力。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邪。一語提醒。因物付物之妙。並呼出下文之真君。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閑閑廣博貌。閑閑觀察貌。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有氣

蓋詹詹辭費此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蓋寤寐之異。開叶考之。平聲與交。蓋言語之異。又輕煙切音。牽與上閑開爲韻。與接爲構。日以心鬥。

縵者。奢者密者。此交接之異。縵寬奢深密謹。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惴惴小。心貌。縵縵迷漫。失精貌。此蓋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括。深警其

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遲回。審慎。其守勝之謂也。此蓋語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宣云。天眞使日喪。按消音近松與冬韻。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吳云。王伯申說之猶也。此溺之當訓溺于十二字。韻猶上兩字。韻。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洫老而愈深。其厭然閉藏。似之洫音近卹與緘叶。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復陰

謂字韻。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洫老而愈深。其厭然閉藏。似之洫音近卹與緘叶。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復陰

雙聲與陽叶。喜怒哀樂慮嘆變慙。姚佚啓態。宣云。慮多思嘆多悲。變多反覆。慈多怖成。云姚則輕浮。躁

者之異。樂出虛。蒸成菌。如樂之出於虛。如菌之成于蒸。宣云。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衆竅怒鳴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騰。如萬馬奔趨。洪

濤涵湧。樂出虛。二句與風濟而寂。虛一段相配。讀之又一樣。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宣云。此

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此皆是天機浩盪之文。

節相配文字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萌即怒者其誰意寫盡世人懣懣按不如其

誰呼一曰得此正層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即

之耦百骸九竅是也我即自然自然即一理非彼而不知其所為使究竟孰為使之邪與若有真宰

里切子而特不得其朕也兆已行已信已與可以同理為而不見其形理無形有情而無形情為性之

曰情理百骸或云九竅眼耳鼻口七竅六藏心肝脾肺腎為五藏賅而存焉賅備吾誰與為親一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三層臣妾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

君臣乎四層遞相為君臣如有時目為主而手為用其有真君存焉一語點醒真君即自然如求得

其情謂見得此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即世人之懣懣而此理之自然仍在人倫日用一受其成

形不亡以待盡惟人受氣以成形而理亦與物相刃相靡與摩其行盡如馳唐何切音駝靡馳如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所謂終日幹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叶巾與真齠然疲役而不知其

所歸可不哀邪暮言悲歎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靈氣盪然

而已軀同盡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成云芒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叶徒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言人雖懣懣心竅自靈闇昧者豈

奚必知相代之理即愚者莫不有焉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也但行之不著習焉不察爾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

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以上言人昧乎物理便無真知妄論是非直同譏語反覆喚醒世人哉叶贊夫

言非吹也。應上吹字言者有言。天籟自然言有成見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放活一句言亦有中理之處特未定耳果有言邪。中理則為

有其未嘗有言邪。不當理為未嘗有言其以為異于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中理者異于鼂音不中理者同于鼂音道惡

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四句呼起下文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以明本明之心也本明之心可以私意而蔽喪我則完其本明之體而可以焉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是而有彼之名雖然。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死滅也既彼即非是即非彼是方生方死也彼非是而無是又不成彼是非彼而無彼又不成是方死方生也方可方不可。纔可謂彼者即不可謂彼是者即

不可謂彼是方不可謂是者由於彼之不可謂彼者由於是之可是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聖人不由是非之途而燭之以自然之理因即所謂因物付物也禹之治水行所無事亦此因之義也朱

子謂蓋因而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果應之之義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既無彼此則是非兩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幻擬神獨見乃與道

體相合樞極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中即太極之圈兒也。不著邊際以應無窮。所以一非在彼兩行無窮於獨體之明。毫無係累也。是亦

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曰喪耦曰喪我皆此純然一理之明照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四句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兩句開公孫龍有指物白馬兩篇。大旨謂指以明物。則物無非指。而無物則指無以名。所謂指非指也。白馬非馬者。謂白馬是馬。則名一馬。而騷黃之馬。皆可以應矣。今騷黃不應。而非是者。則白馬非馬也。此

皆名學也。非指非馬。所謂真君也。真君即太極之理。天地得之以為天地。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所謂天地一指也。萬物得之以為萬物。所謂萬物一馬也。語意自極妙。天地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

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以上又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四句又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怳憊怪。道通為一。以上皆言

而實無定。如倉頡之象形。以造字。黃帝之制支干。以配歲月。日時各有所可。各不可移。易謂以載道。而道因以成。因以名物。而人皆謂然。因物固有。有所可。物固有。有所然。亦自然之理也。然究竟名果。即物乎。舉大小醜美。果有定名乎。此一疑問。故曰恢怳憊怪。然以其分也。成也。分於此。而其成也。毀也。成云於

真君言之。則可通為一。此以物之散殊。而一本言之。以其分也。成也。分於此。而其成也。毀也。成云於

於彼為毀。如散毛成。覆伐木為舍之類。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如薪盡而火傳。冰釋而仍為水。此復以物之終始言之。而仍為唯達者知通為一。為

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者。謂是不用已見而寓諸尋常之理也。適得

而幾矣。以上數語已括易理。幾即知幾之幾。顏子庶於幾。而未知幾。因是已。即因地有聲。已而不知。故仍有過。惟不貳不遠。而復耳。適字妙。有不將不迎之意。因是已。即因地有聲。已而不知。

其然謂之道。已字一頓。適於得而不。知其然。直謂之道耳。勞神明為一。一本作壹。執滯也。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固於朝

何三之說謂朝三曰狙公付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

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解朝三兼及狙智之以權術爲道加一亦字傾有分曉而文法仍融成一片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

休乎天鈞和合也執兩端用其中則合矣鈞本作均大宗師篇所謂衡氣機也是之謂兩行也彼我各得所謂兩行也以上以因字承明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註舊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封或作對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

虧愛之所以成私愛以是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其實愛未有成而道未有虧有成與虧

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即師文學琴於師襄見列子昭文始有成虧之見故柱指鉤絃三年不成章其後忘成與

絃故不敢發手動絃而神契心得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杖策也盛美也載之末唯其好之也三子惟獨好以異於彼三子惟獨好

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并欲以明示衆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然技可傳而妙不可辯

而人終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綸琴絃也昭文之子又以文之絃終而卒於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

成也我衆人也衆人各有所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馬云各私一我皆可謂成是故滑疑

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疑同凝滑疑之耀即下所謂葆光而聖人之所尚也爲是不用已智而寓諸尋常之

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疑同凝滑疑之耀即下所謂葆光而聖人之所尚也爲是不用已智而寓諸尋常之

理仍落
到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

異矣。上文言無是非其旨已悉然而無是非之言即爲有言不知其與爭辯是非之言亦復相類乎然即此類與不類之說已與彼爭是非之說類矣妙妙王夫之所謂欲顯綱宗而先自破其非也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事端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言之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

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或有言而等於默音今我則已

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合於道爲言不合於道則與無言等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

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大小壽夭不容言。蓋既萬物與我爲一

則無大無小。豪末非小。斯大山非大矣。既天地與我並生則無壽無夭。殤子非夭。則彭祖非壽矣。下即拈爲一字以指明之妙。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容既已

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謂之一即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

凡乎。以言言一而一非言則成一與言爲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纔有

從言以窮其辯。其有既乎。無適焉。因是已。各止其所。則因而任之。大學之止於至善。即易之各正性命也。安有大小壽夭之不齊哉。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

有常。爲是而有矜也。後道有矜。常而請言其矜。有左有右。左祖有倫有義。一本作有有分有辯。

辯者異。別者對。爭者擊。爭者擊。爭者擊。此之謂八德。此八者爲私德之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

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立萬世之大經。乃先王之志。聖人却以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所謂無適也。所謂以

明也。亦只因物付物耳。王伯厚曰。胡文定春秋綱領。其有取於莊子之言。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

下得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不私。大

廉不嗾。謙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

因而幾向方矣。按園。園即所謂環中。自人逞其私智。遂蔽於言而落偏際。故幾向方。故知止其所不知

至矣。通篇結穴在此。此非安於愚也。物有其分。事有其則。安於分循。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如天之無不懷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

明內藏也。如鏡之懸如水之鑿。不將迎而物不得遁形。是知止之極。功真君也。道樞也。明也因也。天鈞也。天府也。至此一結穴。妙文至文。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

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三國事於古。無徵按宗。膾胥敖。即共工驩兜三苗之轉音。自消而自滅。三凶亦不啻自誅。自放而已。然則堯不釋然。故未之除。舜之誅放。亦行所無事也。蓬艾。任其

日舜而謂德進於日者。乃有為而無為。所謂代天誅放也。止所謂不知一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子知子之所

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

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王倪既一切不知所謂不知也。上所引起下句非對文。且

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齟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美艸。螂且甘帶。螂且蜈蚣也。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為雌。狙獼

喜與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疾走不顧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陸云居處食色所嗜各不同可知天下原無一定之

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成云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利於彼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喻富貴不能淫

洳而不能寒。喻貧賤不能移。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喻威武不能屈。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

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居處食色皆利害之端而利害必極之生。死故王倪直以

二識知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於務之來以理順應非從而事之也。起下

子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言而無言。有謂無謂。有言而無言。而遊乎塵垢之外。上承

六句應不從事於務。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宣云無畔岸貌無畔。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

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惑也。言此妙道難知。黃帝猶聽而惑也。而三也。何足以知之。此非斥孔子正所謂止。所

不知也。莊子見得自己之言有理。論之無功。夫直等於妄言之例。借長梧子言發之。妙妙。且女亦太早計。見明而求時夜。喻叶見彈而求鴉炙。予

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矣。讀謂何道以致此也。下句旁日月。挾宇宙。音近側。讀為其脗合。置其滑

潛以隸相尊。三句言忘彼我。是非忘尊卑。眾人役役。聖人愚苴。并忘智慮。參萬歲而一成純。天地與我並生。故

盡然而以是相蘊。萬物與我為一。故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邪。舊註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

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竊竊然自謂知之。君為牧。同乎固陋。

為寫一生。極夢境。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也。弔至萬世之後。而一遇

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子解人難得。將視萬歲。知且暮。然言莫之遇也。○案未知生焉。知死。孔

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莊子借長梧子汗漫言之。仍一夢境耳。曰弔詭。亦自知其言之孟浪。豈

真以孔子為不足知哉。故曰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妙妙。此段根參萬歲而一成純。純句痛發。不就利。四句

義實。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黜闇。吾誰使正之。黜闇不明貌。彼我相爭。旁人亦惑。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

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

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言但聞聲則如鼓音相待。成聲不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倪分也。曼衍變化也。天倪即兩行之天。鈞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物理

然不然。論物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竟互也。既忘生死又忘是非。是理無竟。故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所待者形吾

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又待於真宰吾待蛇蚺蜩翼邪。言蛇蚺蜩翼猶有形。此尚不覺甚相合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

不然。止所不知。四證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成云栩栩。忻暢貌。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

也。成云蘧蘧。驚動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文境空靈。動盪

文筆幽微。清妙

人能解字試問此之謂物化。雀化蛤田鼠化鴛莫非至理薪盡火傳微乎微乎通篇結局見得物論不
韻語相應真天籟之文也

此篇爲全書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文字。解得此篇。讀全書自無留行之處矣。顧其萬斛湧泉。使微者見。隱者顯。山澤有感通之妙。水天有銜接之氣。精理內涵。萬象在旁。者。無不知首段爲攝全篇之影。大塊噫氣。已將物論融成一片。是惟無作。道體寂然。乃忽如萬馬之奔騰。忽如秋空之淨盡。是太極之陰靜陽動也。是太極之靜極而動。動極復靜也。陰陽之生。是曰兩儀。言論者。形上者也。屬於道者也。物質者。形下者也。屬之器者也。順應無窮。周則復始。撓擾循環。鞅掌無妄。全影之攝。直貫至篇終之物化。末段五證。又如五行之更變迭乘。曼衍無竟。終之以物化。而不齊之齊。終於大齊。此物物各具一太極。又物物託體一太極之說也。真君理也。理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故曰大塊噫氣。託籟於天。而物論之理盡矣。雖然。猶未盡也。首段固攝全篇之影。而喪偶二字。又以攝首段之影者。攝全篇之影。蓋喪偶卽獨。獨者理也。故有以中庸慎獨之獨。謂卽太極之圈兒者。是理固無對者也。喪我卽無私智。順應自然。氣循乎理。曰因。曰止。所不知通。

篇之精義。盡在于此。於首段寫足因字實理。於後五證寫足止所不知實理。中間曰真君。曰道樞。曰天鈞。曰天倪。皆形容道體至極精處。水乎鏡乎。月乎花乎。水中之月。鏡中之花。似實而非實也。蓋首段之空者皆實。斯中間之實者皆空矣。而後五證又非空非實矣。顧人又以因與止所不知。謂皆道家之言。不知孟子亦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即因也。神聖事業。皆行所無事。知所因即知所止。藐姑射山神人之無爲。正堯之治天下也。堯之治天下。正藐姑射山神人之無爲也。知此可以言明。可以言因。可以言止所不知。且莊子內篇中皆極推尊孔子。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辯。其尊崇至矣。豈猶養生主篇於老子有遁天倍情之譏哉。乃於長梧子曰。丘也何足以知之。正大宗師篇丘也遊于方之內也。意故下即曰吾與若妄言之。可知遊於方之內者。即止所不知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見得止所不知者。惟孔子。而於後汪洋恣肆。推論極致者。皆莊子之太早計。見明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者矣。然亦非真妄言也。不知之知。若有真知。較之鷄音。則有辨矣。自語自破。自破自解。莊子真瀾漫可喜哉。且夫喪偶二字。亦影也。喪偶爲得一之影。得一則齊矣。故又曰道通爲一。又曰適得而幾矣。覺得

長梧子之言與己之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若孔子乃所謂不言之言也。嗚呼。此其所
以能物物而不物于物乎。

養生主第三

此篇承上篇止所不知來。惟止能行。惟行能止。正妙解四字。真理篇中緣督之督。即大
學之至善。中庸至隱至微之獨楊龜山曰。逍遙遊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孟子大
鳴運。天空之妙。此篇為莊子中最中鋒之文字。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如上篇已而不知其
然而猶不止。終於必亡而已。為善無近名。天理內事。為惡無近刑。可名為善者。即惡也。二語淺說。緣督以為經。督謂

為脊中。清虛之氣所行之脈。或以衣背當中之縫。皆自然之理解。下文所謂有間也。近字。緣字。句法。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吳云。生讀為性。可以養親。全受全歸。養之至也。

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說文。踣。一足也。此有倚意。砉然騞然。奏刀

騞然。砉。皮骨相離聲。騞。相應聲。騞。破物聲。莫不中音。叶焉。合於桑林之舞。桑林。湯樂承容。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堯樂承音。文亦

會之妙。會入聲。讀叶上。文惠君曰。即梁惠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不得理解。全然牛形。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理解。雖然。目無全牛。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闡與。理會。而不以目視。理解。本非。目所能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止字。下得妙。見人徒費目力。而神反滯。行字。從止字來。依乎天

理之自然批大郤障導大竅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肯者骨肉也索肉結處也俞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然未若原解經字與未

嘗情字而況大軻乎軻大骨也又良庖歲更刀割也良善也此族庖月更刀折也族衆也此今

臣之刃十九年聾叶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鉏舊註鉏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

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鉏雖然每

至於族聚骨盤結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止字並非過于審誦下遲字亦然蓋如捩柁執

行為遲舊註徐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諫然速解貌二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

滿志善刀而藏之舊註拭刀而藏之也按文人水到渠成彈丸脫手囊筆而出文惠君曰善哉吾聞

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語喻出正旨此段極行所無事之妙蓋絲督則游刃有餘不偏不倚依理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公文姓軒名右師司馬曾官天與其入曰天也

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按明是則明明是受刑而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偏曰天也非人也見得無辜

受刑所謂命之無可奈何也重言喚醒又得安然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此正解為惡無近刑意見得人荷稍徇嗜欲則移氣移體一樊中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

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
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嫌其平日必有過情之深如此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謂遠

天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也。生夫子時也。適去也。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

者謂是帝之縣解。縣解謂如解倒縣也。按曰。時曰順。一理也。見得哭子哭母情之至也。老者成如哭子

樂不能入乃就感人方面說。哭子哭母情發于中。非所謂入也。帝之縣解亦就曉人方面說。須知我

有一律感人之深處。即是爲善近名處。曰哭子曰哭母曰如哭子曰如哭母語。意便有分曉。三證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薪形也。形不可指。故薪盡而指窮。無意悠然不絕。此兩段正解爲善

下兩段乃言近名而後本旨。此又莊子文章之變化處。此篇之主。卽上篇之真君。固然有間之間。卽環中之中行神。卽以明也。天理卽天鈞

天倪也。刀刃若新發於礪。卽葆光也。而批大郤。導大窾。因其自然之因。卽因是之因者

更無論矣。善刀而藏。卽止所不知。上篇言見解之真確。此篇言功夫之純熟。而緣督之

督。卽大學至善之善。中庸慎獨之獨。爲真君之所寓。卽爲藐姑射山神人之所居。纖維

之理解中。游刃有餘。容得有大鵬逍遙之樂。技進於斯。則技亦道也。道無不在。乃入於

寥天一也。輪扁之言曰。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而口不能言。莊子每欲於口不能言而言

之。且極之於不言之言。庖丁解牛之喻。豈非輪扁所不能言之妙乎。余嘗謂孟子所謂羿與大匠。不能以巧誨人者。亦猶輪扁之說。皆所謂技也。進乎道之言也。若專以技言。則大匠之巧。在方員之至之規矩。規矩之至。亦在乎熟之而已。於射也亦然。所謂矢道同的者。亦有一定之理也。如今之發礮然。瞄之又瞄。準之又準。審而發焉。自無不中之理。如今之畫像然。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合而成像。自無不肖之理。則巧亦非巧也。所謂理解也。必廢規矩而成方員。必廢穀而能命中。乃真所謂巧。而亦豈有是理乎。必使規之可以爲方。矩之可以爲員。矢之旋折而能中。乃真所謂巧。而亦豈有是理乎。緣督之督。於牛之有形者。固可極目力之用。而莊子偏言官知止而神欲行。反言之。卽道之無形者。又非可專恃於神之行。又必有一定之理解也。亦所謂緣督也。故寥天之一。乃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層遞而來。見得道雖精微。得其理解者。亦在於熟之而已。近名近刑。則偏倚之害也。去其偏倚。則於道不遠。近名近刑。雖經淺說。而無形之形。實有未易形者。今乃以入樊之雉。傳火之薪。目前指示。妙喻無窮。至右師之受刑而非近刑。老聃之無名而爲近名。千古未經人道者。莊子皆爲推勘得真際。雉乎火乎。樊乎薪乎。飲食

生死苟行所無事。則亦有督之可緣也。而况道之精乎。而况道之無入而不有自得之理解乎。安有可役之知也。微乎微乎。彼受刑而非刑。則非刑而刑者之不足哀乎。應刑而刑之不尤足哀乎。非刑而刑是雉之入于樊也。而凡不能順理而應刑者何限。彼無名而涉名。則名而無名之不足悲乎。名且非名之不尤足悲乎。名而無名。是薪之終于盡也。而凡不能順理而名且非名者何限。順理一緣督也。緣督一行所無事也。形下形上。初無二也。故曰技也。進乎道矣。彼治肯綮大輒者何知。彼役知以亡生者何知。彼養形而不知養神者何知。彼養神而但求神旺而不計善焉者更何知。

人間世第四

人間世猶言人處世間也。此篇當取孔子適衛適楚孟子遊梁遊齊事並讀之。見得聖人處亂世事暴君自有一種可親而不可狎可敬而不可犯。不可用其言而不可害其身之處。蓋夫子溫良恭儉讓含有五行之和氣。孟子亦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由其虛明內誠自有吉祥止止鬼神來舍之妙。至此而猶然不用乃真命也。然聖人盡其在己者而已。亦至善之止緣督之經也。覺得稷契皋夔君臣一德者。反若未盡涉世之方也。莊子豈以接輿之能出世而不能入世為高哉。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也。言其不與民同欲也。衛君為莊公蒯欲

曠年壯則非可改悔。行獨則專已狂暴。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蕉草芥也。言其以國量死者若澤中

之草芥也。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禧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言非往而救民殆往而就刑耳開口森悚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道集于虛虛則純一苟紛寡雜投則多方擾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存立也立誠于己然

後立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及也暴人衛君已誠不立何暇及人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蕩用知有溢分之意誠則無名無爭一有計名爭是之心則非知所止矣卽上雜也此四語自來解者多晦名

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蕩乎名則名而非德矣名則相札知爲爭器二者皆召禍之端非盡行己之道

也二者就且德厚信。矜。貌。實。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真美也。此所謂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誇已也信矜之信就自己說此已誠已立而於人心氣未孚仍不免於夜光暗投遭人按劍有彰人之惡以自取美

名之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命名也菑人語意更森悚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

用而求有以異。言彼苟有本明之心何用汝往之求有以自異若唯無詔。句法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以下極言信之未孚將已未有言而已爲

王公之所而目將熒之。顏色不定使人眼眩而色將平之。辭氣陵人色且降服口將營之。自救解容將形之。自卑

不心且成之。終釋己以從彼也數語極寫始異終同之態如公孫弘之風於十難劉安之悔己失言彼傳語猶然況面折辱乎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

之曰益多。既不能救更順始無窮一順於始則不能立異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雖厚爲害按益彼之多惡

不言殺身而偏言失厥所守既言失厥所守仍曰必死暴人之前文筆堅凝至如許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

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偃拊憐愛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昔者

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

叢枝卽宗以桀紂之殺龍比為好名又以堯禹之攻叢枝胥敖有扈為求實語意似嫌不倫不知桀紂暴君尙以好名為嫌則忤刻無論矣堯禹聖君尙有求名之嫌則貪殘

無論矣兩相形得妙見得龍比涉於好名桀紂之擠亦涉好名三國涉於求實堯禹之伐以迹觀之亦似涉于求實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言以聖人為臣尙不能勝况汝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端肅而謙虛

勉而一。

勉而純一則可

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

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甚揚於外

采色不定。

喜怒故示不測

常人之所不違。

莫之敢逆因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因按抑人所欲感己之處以求逞適其心

之小德尙不能與之相成況進於勝殘去殺之大德乎

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勉則執一而不化端則肅恭而無違異言此未足以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

而人猶若人也此說大人則藐之義公是公非不生計較

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天理本直我無容曲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

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此事君盡禮之義臣有曲體鳥能沽直○內直卽端虛之進外

曲卽勉一之進成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成于古也

其言雖教。適之實也。

雖陳古以教有諷責之實古之有也

非我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寄直于古。故是之謂與古爲徒。此陳善納諫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義。若是則可乎。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大多政謂內直外曲之不一法。而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雖然。不謀謂法古而非言。詰謀探取也。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未能化人。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

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即有其方亦易之者。睥天不宜。一以爲易。則與虛。辟之天不宜矣。已舍到爾室。生虛。吉祥止止之義。顏回曰。

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成云葷。辛菜。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

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一言純純。則不雜。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

以氣。四句言一志之功。歸重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爲心之府。心能坐忘如虛其舍。唯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受心齋之使。自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始有回。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忽以籠鳥喻樊。即王公之氣攝智取。無感其名。即藐大人之意。無感自無。

目發心平。口營容形。心成之失據。入則鳴。不入則止。達人心氣。則鳴。否則止。無門無毒。毒藥也。又以醫喻無門。謂不

於不得已。一宅如同室。有門及僑將。馮之意。自不疑其好名求實。則幾矣。進言之道。其庶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猶言不行易。行爲人

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大人之赤子之心。人所難學。託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

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條言純一無僞之難。等于飛行絕迹。下意自躍然。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闕。闕也。極寫心虛。道集自有。皦天之

宜祥光內言止形容得妙猶吉祥止止言止所當止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於此而用情過厚不能止夫徇耳

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內通于心斯可矣今乃外于心知則此氣

儉讓之德而人自以其政告之而梁惠齊宣願安承教且以好色好貨好勇自貢于孟子之前也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

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行終行之終身也散謂放散其德之人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葉公即沈諸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

急宣云貌敬而緩子應事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事無小大未有不道而能使權然以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無狀必降罰事若成則

必有陰陽之患即有功而事前喜懼戰于胸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

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言素安澹薄執爨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是兩患併集為人臣者不足以

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

於心舊註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下無無君之國即受命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

盛也。自事其心者。猶言行其心之所安者。哀樂不易施乎前。舊註施移也。按不以哀樂易所施于前亦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也。實也。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生死無暇悅惡何有。陰陽之患莊子說君父何嘗泛泛然。夫子其行可矣。林云以上答他。不足以及任之句。丘請復也。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靡復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兩君之喜怒各過其實故傳之。

難者為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各不思踐言。莫

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法言古之格言。楊子法言本此。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林云以上論使道。且以巧

鬥力者。始乎陽。俱好勝。故近乎陽。常卒乎陰。欲勝情至。故終於陰謀。大至則多奇巧。極其所至。機械百出。以禮飲酒者。始乎

治。酒以行禮。故始于治。常卒乎亂。耽飲失性。故終于淫亂。大至則多奇樂。極其所至。淫放無度。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

也。詐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隨時起辯。故曰風波。行者實喪也。隨時易形。故曰實喪。夫風波易以

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舊註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獸死不擇音。叶焉。氣息茆然。

於是並生心厲。譬諸獸之死不擇音。氣息勃然。言者心生惡厲。聽者亦心生惡厲。叶烈。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肯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責實必剋核。極其所至。必至心生不肯。各以危喪易。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過其本度。是增益言語。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美事積久而成惡事乃一成不改林云以上論使者不慎歟。且夫乘物以遊心。叶託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

作爲報也。仍是不以物累心因事付事不過乎自然之理無爲鬚髮盡自家書付火依然庖丁解牛之行所無事豈僅存圖報之心已哉。莫若爲致命

此其難者。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曠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賦性刻薄與之爲無方。順其性則

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制以義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

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仍重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逆雖然之

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入謂同惡此無和不欲出。出謂立異此有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

楊楮之與齊文宣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崔浩之於魏太武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

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六句承上就而不入如孟子

勇則且與之言好樂好達之入於無疵。此句承上和而不出如孟子言好樂好色好貨而汝不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螳螂之怒臂非不美戒之慎之。

積伐而也汝美者以犯之。幾矣。承上有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

也。故其殺者逆也。方承上無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承盛之愛馬之至也適有蚊虻僕緣。

王念孫曰僕附也詩景而拊之不時。謂拍于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

慎邪。承上形就心和一段見得愛至言盡尙有不時之橫決三喻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舊註曲轅曲道也言如輾轅之道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

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猶言飽觀之也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

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樛。舊註液津液也樛謂脂出樛樛然按樛爲

松心松心有脂故借以喻木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

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粗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

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言數遭睥睨已者唯今得一匠石能明之耳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邪。言苟有用見伐久矣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言汝謂予汝

無用而仍有用物之心是亦未全其天也。已天未全謂予散木。豈知予哉。匠人覺而診其夢。爾雅診音也診與診同字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用猶為社木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言彼直寄於社非以為藏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厲

也言述同于憑社任人詬病耳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非寄于社則將遇伐如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謂人有憑社

性爾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以義喻之猶言以常理度之以上言達人之自全究與社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舊註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

之丘今梁國睢陽縣隱又云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

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謂木理之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己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

不材借木之不材宋有荆氏者地名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繫三圍四

圍名大也麗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屋棟也麗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舊註棺之全一邊

也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羶者與豚之亢鼻

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猶解崇之解即占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同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電言喚醒見得挾才處世解不用之用即亦猶不用也

支離疏者支離疊韻字猶言形體頽墮也舊註謂形體不全義疏其名也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脊骨

五管在上。管。膾也。五。臠之膾也。兩髀爲脅。五。旬。寫支。離之形。挫鍼治繅。縫。浣衣。裳也。足以餬口。鼓箠播精。籩。揚豆。米。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在役。作間。功。俱。叶。巾。上與

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六斛。四。斗。曰。鍾。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

德者乎。無用之用。形猶如此。況德之無形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成。謂。成。其。功。生。謂。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祭。叶。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篤。叶。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促。叶。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踐。之。傷。足。

棘刺生于山。棘。刺。生。于。山。陽。踐。之。傷。足。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寇。音。近。刊。刊。音。近。煎。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伐。音。弗。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申。上。接。輿。意。結。出。無。用。之。用。須。知。接。輿。無。寇。煎。伐。割。之。害。孔。子。亦。豈。有。寇。煎。伐。割。之。害。哉。避。世。是。絕。迹。也。涉。世。而。不。擾。害。是。無。行。地。難。也。不。然。匠。石。以。下。輿。上。爲。兩。截。矣。要。知。惟。入。世。斯。能。出。世。一。味。以。出。世。爲。高。豈。足。語。此。哉。此。莊。子。言。外。之。言。意。外。之。意。也。

此篇亦從上篇行所無事來。暴君之行爲。有出於情理之外者。而聖人。一以虛中之理

應之。所謂止所不知也。所謂緣督也。其告子路曰。事君勿欺也。而犯之。龍比自無欺之

莊子新義 卷一 三五

可言。後之慕其行而死於暴人之前者。其介於欺與犯之間。未可知也。故使時中之聖而處之。必不至此。卽處龍比之世。孔子亦必有異於此也。至孟子則固言之矣。異姓貴戚之卿。一去一易位可也。然豈但如此而已哉。亦必有出於心之所安而行所無事者。況未至大過。仍有未可去。未可易位者。則仍無行地難。無方而有方。有方而無方。是尙矣。夫子之溫良恭儉讓。卽仁義禮智信。所謂德之和也。虛中之集道。一太極之體。五德內蘊。開誠相示。自有吉祥止止之妙。時君敬信。各貢其忱。自以其政。就而問之。孟子得之。故遊梁遊齊。而惠王宣王。如嬰兒之受人摩撫。無不自道其病處。自言其欲念。而子貢一出。所謂存魯亂齊亡吳彊晉霸越者。猶未免有用智之處。猶未免於以有用爲爲用之處。而顏淵進矣。而蘧伯玉之無方而有方。有方而無方。爲有合於聖人之旨矣。櫟社之樹。商邱之木。荆氏之楸松柏。一以不材而全。一以材而夭。於斧斤。顧於物爲不材者。於人爲養中。爲緣督。爲止所不知。於物爲材者。於人爲私智。爲人道陰陽之患。葉公之內熱飲冰。其不爲山木之夭於斧斤。幾希哉。而支離疏之掉臂遊行。安有迷陽傷足之患。至此然後可語於不用之用。不然一絕迹而已。安知行地之難哉。然而時君能

信之而不能_レ用之者。天也。然而時君即不用之。終不忍害之者。亦天也。接輿無其德。故不敢輕入。莊子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所謂有而爲之。其易邪。故亦不敢輕入。不入亦無害也。而非德之至也。非所謂無行地難也。此莊子人間世之微意也。夫。

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則誠中形外自有自然之符驗篇中刑餘醜厲之人俱爲聖凡所心辭見得道體固無不在心同太極即形之不全者猶勝於全形而形德俱全者益當有以體天

之職可知矣篇中言教言務學正欲全人之德也夫彼不全於形者無害於全德而不全於德者更當學之教之成其全德豈如形之不可復全乎此孔子所以甘爲天之戮民也而惠施輩之簧鼓惑衆不足語矣此七篇中最切實文字讀者無徒心醉不言之化而滑過教學等字方可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則足曰兀王骀人姓名相若猶言相敵也常季或云仲尼弟子問於仲尼曰。王骀兀

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三字新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舊註各自得而足也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

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奚假猶言奚但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林云答中分魯之間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

往歸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奈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舊註彼與變俱故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道體審乎無假。淮南子精神篇作審乎無暇然無假即太極之真恐淮南

子而不與物遷。審乎物物之一太極命物之化。審乎物物之託體一太極而守其宗也。即所謂真君道之樞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

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異謂萬物分形之後。同謂太極未判。之初。肝胆雖同。處一身不相合。如楚

越。然其始。萬物一體耳。異以形氣言。同以理言。亦可。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謂視聽適。當叶牛何切。而遊心乎德之和。德之和。謂仁義

禮智信之名。有未立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同體太極。死生為一。安有所喪。遺土如土落地。還之土也。棺合兀者。文情

倍。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以知得心。明心也。以心得其常心。見性也。方潛說。物何為最之哉。

最聚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

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舜之正性。非為正。人性計。幸能正己。而物自能正兩生字。當作性。○松柏冬夏無改。止完所

之命於地。舜之正己。正物止完。所受之命於天。地有常心。即止也。松柏與舜完其所受。亦止也。故一則冬夏青青。一則正己正物。所謂能止衆止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舊註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合為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審乎無假之徵。驗自有。獨立不懼之實。孟子借

北宮黝孟施舍以形不動心之難。此亦借勇士雄入三軍以形審乎。無假之實意。正同求名。能自要。謂欲得勇士之名。而能自遊致之。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成云。綱維二。儀包藏。宇宙

直。寓六骸。象耳目。以六骸為寄寓。以耳目為迹象。目叶末。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六句一氣。滾下極言守宗。之遊心於太和。命物之化

死生無變于己。不說到徵。驗而充符之旨。自躍然。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假為遊之段。字曲禮。天王登假。此有與。彼造物同遊。意人自從之。彼何措意焉。彼

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替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

先出則我止。蓋與刑人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違避也。自露病根。子產為政。上下有服。莊

子故寓以爲言。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講德非計位處。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

悅字。罵得毒。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

先生也。取大謂求。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形殘也。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德。不足以自反邪。堯忘尊位。子以則者而欲與之爭善。計德亦可以自反矣。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自陳其過。猶

別者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無過可陳。反以爲足。不當存者寡。已含下中地語。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

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處亂世。皆遊于羿之彀中。則無地非危。機也不言得禍之命。而反以倖免爲命。

申上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意含有無窮之感。概蓋羿之中央。祇一直線亂世之中央。將何所倖免哉。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人不知非吾之致。故

有斯笑。我怫然而怒。斯怒猶未爲安命。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子產詔其自反而彼之。自反井應。怒者而忘之。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介者也。忘形然。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有則之見。存是遊於形骸之內。而猶欲計德。是索於形骸之外也。不亦自反而有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三字當從上句體會出。方見形容得妙。謂無如此稱也。大宗師爲不知其所。以乃亦謂不知其所以如此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叔山字其人無趾踵額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

矣。見得申徒嘉猶無過而別此更犯患而兀矣。故下以補前行之惡稱較前為更進一層。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足謂德。吾是以務全之也。補惡即全德。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猶字下得妙。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藏起講語妙。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竇竇以學子為？俞云竇竇猶類類。漢書注類或作竇。彼且斬以詭詭，幻怪

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博聞多識為諛詭，幻怪至人蓋以是為己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

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明明以悟徹。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見得欲修道立教自不得。

不以格物致知為務，猶夫子自謂遊於方內曰天之勳民，然下學上達不致驕語人以一貫者，正如天苦之以教育之事亦順受其正而已。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

父母曰：與人為妻。甯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

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說文望月滿也。言無以鑿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未嘗招引。

知不出乎四域。名未聞乎四境。且而雌雄合乎前。謂男女皆顧與處。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

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未見其異處。而常在心目。不至乎期年。而寡

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若有汜然而若辭。若無寡人醜乎。卒授之國。使反

授國者內愧于心。不敢卒行焉。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亡去而卹焉。若有是

國者見得傾倒之至。而又莫知其所以然。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少

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胸若猶倒視死而目不暇之貌。不見己謂胸若之目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謂運動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

娶者武飾之具。戰死無武。故不以娶送葬資送也。則者之履。無爲愛之。足以受履。則者何愛。皆無其本矣。娶履以武足爲本。本爲天

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古在室之女。容疑如此。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功臣子弟年幼者侍中爲羊車

漢晉之制疑古。亦有然故云。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

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

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惟紛然莫規其始。故不足滑我。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和豫即

不自得義解兌爲悅。同當惟與通字。無情按古假開爲穴。兌即開之省。老子謂塞其兌。正是要義。惟通而不失於兌。乃見守宗之密。故下云日夜無卻。卻穴字。又韻。使日夜無卻。而與物

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二句言不失於兌後之和豫正有時行物生之妙語意精極細極心叶思真切音新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猶葆光不溢故不蕩借以形德之和德者成和之修

也。不滑所以成其和成和帥所以修德和物不能離也。和即知所止惟止能止衆止所以物不能離也一如水之鑿物而已哀公異日以告閔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病在自以爲三字今吾聞至

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無實則雖憂何益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此段極寫

一充字哀駘它之才全德不形借孔子口中說出則它乎孔子乎一藐姑射山之神人也已

闔跂支離無脹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叶然其脰肩肩。養飡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二人皆取形狀之支離而靈桓悅之視全人之脰反覺其羸小猶昔人有悅一眇妓視婦人皆多一目奇想亦奇喻亦妙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德不可見爲人所易忘形可共觀爲人所不忘今以愛德而忘形是使人不忘其所易忘而忘

其所不忘也此乃真忘非有矯制者故聖人有所遊。遊心於虛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利知爲天孽執禮爲膠固市仁爲交接工藝爲膠

商賈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聖人德全故和而不滑四者天鬻也。叶職力切音拙

天鬻也者。天食也。如此則四端全天然天理含育于中鬻和而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飲和于天又安用人哉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但具人形全無情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警大貌。人無養小以害大。則德之內充。守宗保始。視人僅全其形者。豈第肩而已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生理渾成。仍選他渾成。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德理之動。仍是無動。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宣云。本生之理。不以人為加益之。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仍是循理之動。猶所謂有為而

無為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不全天德。徒逞已辯。猶役無神之形。精倦極聲。就細微而睡。寫惠子自困

勞形極猥。情辱不堪。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是天具子之全形。而子但以公孫龍之堅白自鳴。不能盡性。鳥

鳴。往妙然。孤能。往妙然。孤

此篇大旨。純從養生。主公文軒澤雉二段得來。惟彼祇神全。此更及物。借刑餘醜厲。以

傾倒一世。見得君相之神旺。不如形殘之天全。而惠施之以堅白鳴者。窮極倦虺。直等

於蚓竅之微吟。妙乎其為莊生之言也。顧吾謂莊子非獨以文勝。即於理亦勝也。篇中

曰無假。曰守宗。曰和。曰保始。曰形骸之內。曰尊足者存。曰成和之修。其為德字之註脚。

充符之實理固矣。而曰不言之教。曰同師。曰取大於先生。曰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其

似不經意處。皆爲莊子所極注意處。何也。莊子全書。每言性言道。言天命。言率性。獨於修道爲教。則每置不言。獨於此篇言學言教。且不一言者。此可知其微意所在矣。且篇中天刑一語。人每以莊子之斥孔爲詬病。嗚呼。此可謂不善讀書者矣。篇中刑餘諸人。皆爲天刑一語而設。曰王貽曰申徒嘉曰叔山無趾曰哀貽它。皆等之烏有亡是之列耳。若曰彼受刑於人。全其德者。猶君相失其貴。雌雄致其慕。天豈是夢夢。將全德之人而桎梏之邪。天之桎梏。非猶夫人之刖足也。三代以下。大道不行。人之守正命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豈天亦猶是人之夢夢邪。此莊子不言之言也。又王貽叔山無趾哀貽它。既全無其人。申徒嘉似有其人。而仍無其人。則是數人皆孔子之反影耳。君相之傾倒數子者。皆傾倒孔子耳。雌雄之愛慕數子者。皆愛慕孔子耳。數子之全德不可見。孔子則全己德。而更全人之德。且更全萬世之人之德。則傾倒愛慕者。將極之萬世之君相。萬世之雌雄。而未有以也。且博文多識。玄宗所指諷詭幻怪者。孔子豈不願以一貫之理。生死一條之說。直示之人。而自脫其桎梏哉。然而非天之所以勞孔子之志。亦非孔子順受於天命之正之志。是知天所以任孔子之意者。惟莊子識孔子所以教人之法。

者亦惟莊子。且夫桎梏者勞也。天刑者自然之勞也。自踐其形。使天下各踐其形。使萬世無不踐其形。此勞之至也。吾順受其正。雖遊於方內。而無殊於大鵬之運也。雖好古敏求。誨人不倦。而無殊于姑射神人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於四海之外也。王賡乎。叔山無趾乎。哀駘它乎。以孔子塵垢粃糠。而猶將陶鑄之也。此又莊子言外之言。不言之言也。彼惠子之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其教人也。如狔子之死母。啗若人且驚走矣。何也。神既不存。則安有德容之符驗也哉。人之讀此篇也。慎無泥迹而遺神。作狔子死母。啗若觀。而曰我善讀莊子。我善讀莊子也可。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猶言大道法也。篇中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猶主也。朱子謂其形容道體得是者。此也。愚謂當與中庸並讀。中庸爲曾子所傳。子言之心法。子夏之徒亦素聞。知故莊子推本言之。形容道德處。覺中庸無是也。熟讀自知。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發端處。即與子思之學同源。數語不煩細解。愈解而愈味。蓋天之所爲者。自誠明也。人之所爲者。自明誠也。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即素位而行。君子戒出位之思也。惟止能養止。所不知亦即大學之止于至善也。至善之理。自天出。神智一無所知也。養字下得妙。有涵泳意。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若上所言。之知乃者。即至誠無息之意也。

縣空說法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也格物致知所以盡誠意之功也人

而天者格物致知仍是窮理盡性完吾生知之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

理也所謂誠則明矣明則誠交也語自明顯寡而安寡約不雄成不自雄不謀士謀謀致之若然者過而勿悔當而不自得也過責也與道

之毀譽而有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

此假至也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

以踵泉穴極言深內息貌踵謂脚跟湧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喉則浮上矣下句形容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大程子曰莊子此言最善人於天理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

不訴其入不距出死入死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來不難之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說得好正是孔子未受而喜之喜盡其受忘而復之淡忘於歸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

天是之謂真人或作揖或作楫俱費解捐棄也不盡其分是自棄于道者也若然者其心忘

是通篇扼要處其容寂其頽頽頽音葵舊註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二句與物有宜而莫知

其極宜安知所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之知故由身以

及物由物以及用兵利澤無所不宜皆此不捐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時審

有計較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有違心。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烈士之亡身多由外物激盪而然。故

不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專頂亡身不真一語。因人烈已而吾赴之。豈非役人之役。適人之適乎。伯夷叔齊求仁得仁。似亦異此。曰一求字一得字。便非自然時中。則適矣。按此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得能之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謙虛不足。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姚鼐曰當作堅而不

義亦合。觚稜也。若觚而不取。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與乎虛乎而不然也。則邴邴乎其似喜乎。邴邴和

聖則有脆折意矣。何取哉。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與乎虛乎而不然也。則邴邴乎其似喜乎。邴邴和

崔乎其不得已乎。舊註崔動也。觀催字。从崔便曉。濔乎進我色也。方以智曰濔有淵停義。淵停有

與乎止我德也。與為趨之段字。說文。厲乎其似世。辭叶乎。警乎其未可制也。厲醜也。言似與世同汚

之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車檢括之義。似有閉意。實愧乎忘其言。以刑為體。則非為體乎。體

讀入聲。以禮為翼。自然中。度非為翼乎。以知為時。與物咸宜。是謂時措。以德為循。入聲。讀

音瑟。順理。故綽乎其殺。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

足者至於丘也。猶有足者循路而登丘。而入真以為勤行者也。世事丘行入聲。讀之並叶殺。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

一。好本乎理。非好其人與不好也。一惡亦本理。非惡其人則與好之亦一因如是。解則透。其一也。其一也。一。本乎理則無所謂好。無所謂

之謂真人。好惡不及乎其分是天勝人也好惡過乎其分是人勝天也故中庸曰惟仁人能死生命也。

其有夜且之常天也。好惡莫大死生然猶夜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此更爲人所不得與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此以所親所尊言今人動曰父似天君似天而愛而身爲之死况此卓然者明明是天非似之云乎語意妙妙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人離于道則以得自喜不知師大宗之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

其道。此即陽明所謂無所謂惡並善之名亦所不立者也李頤謂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乃所以善吾死正夫子並非無爲爲高也善吾生

庸誠故不息此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藏舟于壑猶小藏山于澤則大均不

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所謂子夜潮生舟或解纜繫戴并舞須臾沈沒者藏小大有宜猶

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是恆物之大情也莊子拈出得妙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犯同範土之範與下化字有情然作本

身犯勞苦正見得大宗師非祇一理論也其爲樂可勝計邪。與道爲一則參萬歲而一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萬物之所不得遯者太極之理也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此就一生言善字猶有行仁義見是譽堯非桀者之流而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萬物之所係所謂大宗一化之所謂大宗師也以下
形容道體處皆未
經人道語妙妙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句法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天地四方爲六極高

叶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老字叶耶口切有狶韋氏帝得之以絜天地伏戲

得之以襲氣母。叶維斗。北斗爲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叶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均崑崙山川之神山叶仙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

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與上忒息下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與下終叶與上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東維箕斗之間天津之東維也星經曰傳說一星在尾上故云云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女偶一云是婦人南伯子葵

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

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宣云倚聰明似子貢偶忘聰明似顏子也不然以聖人之道告

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成云心既虛寂萬境皆空。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身接之物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忘身故外生。已外生矣。而

後能朝徹。洞然燭物如旦之明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此獨即喪耦之意。蓋理無與對即中庸慎獨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心與理一安有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猶亡也。陸云亡其形者於太極何損非死也。生其

形者於太極何加非生也。故曰不死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窳。將逸也。道無去來存亡亦

任其自去自來自存自亡繁繫轉展無窮而其體常寧所謂撻窳也。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見得邵物非所以爲窳此即君子居易俟命無入不自得之義。南伯子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荀緣切叶宣。洛誦之孫。聞之瞻

明。彌延切與孫叶。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甸于切音許。於謳聞之玄冥。讀覓之平聲。玄冥

聞之參寥。寥有流聲。參寥聞之疑始。副猶副實之副文以載道故先求之每字之文義文義必羅絡而成故又當求之貫串之文義於是謀之於目之視耳之聽需役謂心於

誦謂心之所安猶人得於心者則吟於口也。玄冥謂隱微參寥謂不親不聞疑始即朱子所謂太極似先有理意皆雙聲疊韻字。此莊子示人以體道功夫。天處始有首音。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

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

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拘拘謂病體不自自由也。曲僂發背。腰曲則背現則。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贅指天。見四句解陰陽之氣有沴。沴凌亂也其心閒而無事。蹠蹠勉行貌而鑑于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此皆子與自述病體支離鑿形增歎之意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

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俞叶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

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王先謙曰雞疑是卵字之誤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與此文大同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猶言來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

者。物有以結之。猶言爲情所縛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

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無怛化者之心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

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此從子犁說出文法變辟讀入聲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近字有分寸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借子犁重述益重善吾生語今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鏐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添一喻尤妙此犯字應作範字解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反以成人爲寐。遽然長逝爲覺。大奇大奇。曾國藩言內篇文字。看似於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此善讀莊子者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無事也孰能

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舊註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悅生斯忘生不惡死故無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莫然屬上句讀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曲蠶簿此為藁葬具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叶來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舊註禮字絕方意字絕且說破付之一笑

妙按此即子夏所謂無體之禮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世法出而丘遊方之內者也。世法入外

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每借孔子口中讚歎見得千古儒宗尚不自是彼一得自是者可陋彼方且與造物者為

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為人猶為偶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疣疽類夫若然者。又惡

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先後猶悅惡在叶才里切音劑託於同體。氣合五行是謂假於異物性原一理是謂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內忘五藏外遺五官目叶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薪盡火傳冰釋為水何有端倪哉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為之業。業叶乃計切之泥彼乃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

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戮為劬字言勞民也天苦我以宗子之職亦無可解也雖然。吾與汝共之。雖遊於方內緣方外亦遊得故曰吾

與汝共之惟入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世乃能出世也。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生同性。○定入聲。讀吁給。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曰相造方內也。曰養給生定則方內而方

外也。曰相忘方外也。曰江湖。曰道術方外而方內也。曰子貢曰敢問畸人。但遊方外者則為世上零頭之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於人為零

頭者於天為合德言外見得。既為人則非零頭之是尙。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案此四語解者多非天謂有為人謂

無為即篇首天指誠明之義小人謂勞人君子謂全德無為而有為故曰天之小人有為而無為故曰人之君子有為而無為者既為人之君子則無為而有為者終是天之小人也見得但遊方外者祇自處

于逸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

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舊註魯國觀其禮。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進於

知禮矣。唯簡之而不得。母喪非友喪可夫已有所簡矣。則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既不知生死安。若化為物。若順也。順其所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待并

其所不可。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四語解者多晦化為形骸不化謂精神謂精神不化則不得謂之形體亦不化則哭泣盡禮者。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然上之理論已非

知形體之化也。無涕不感不哀者知精神之不化也。然上之理論已非於覺之未覺耳。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駭形即謂精神之化無損心即謂精神之不化。有且宅而無情死。且為誕也。段

之即吾與汝將安。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損心即謂精神之不化。有且宅而無情死。字情實也。形

骸為誕宅所謂軀殼如寄耳而無實死之精神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孟孫特如夢之覺者人哭亦哭是其所所以如此矣且也相

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以上所謂皆吾推孟才之意言耳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鳥厲天夢魚沒淵則有鳥魚之樂謂死為不化果實親其境乎則今之言其覺其

夢未可知也齊物論及生死之說亦以夢言此乃莊子之自說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去上三句言虛擬之不如實境實境之又須親歷造適為虛擬笑為實境排乃親歷去化之幻想而以太極之真理言寥廓之天一理之積則達觀非達盡禮非拘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益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

由曰。而奚來為軼。同夫堯既以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

徙之塗乎。病在躬服明言此非堯之本然乃惠施輩心目之堯以仁義為外飾故曰黥以非而喪真故曰劓夫堯既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

然。吾願遊於其藩。至道之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

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文釋

捶本又作錘鍛也言三子之功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化氣質皆在鑪冶鍛打之功耳邪。喻使。我復性於先生之門。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螯萬物而

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舊註螯碎也按有揉撓意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四語似宏。大不經。乃一先。天太極。此所遊已。此所以遊於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仁義言。愛敬。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禮樂言。和順。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坐無故也。謂非有意於忘之也。應上心忘二字。為一篇之歸宿。顏回曰。墮肢體。離形。黜聰明。去智。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叶他湯。切音湯。大通即太極之六虛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心同乎理。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誠至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

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歌此八字妙。當以韻讀。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趨同。子輿入曰。子之歌

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見得居易俟命。為入道之基。由安命而至坐忘。能安位而行。自能行所無事也。語意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雖未至顏子忘貧之境。已可以入德矣。則知顏子不亡大道。有託曾子之傳。當在顏子。此又大宗師之本旨也。

此篇當與中庸並讀。已詳見於註中。其形容道體處。為千古得未曾有。故雖以程子之

不喜莊子。亦以為形容得是者也。余謂非獨道體形容得是。即見道亦不下於宋儒也。

自太史公謂其洗洋自恣以適己。不復以見道言之。而加以晉人之自放於禮法。每託於莊子以自文。於是不以史遷之目光讀莊子。卽以晉人之目光讀莊子。而莊子之真意失矣。是篇首段之言天人。卽中庸之言誠明。生知學知者無論矣。其說真人處皆至誠之極。其說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一段。明明是中庸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之精理。至南伯子葵學道之次第。及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一段。實已含得中庸見隱顯微及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其參寥之聞疑始。直極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聲色化民之末務而後止。又卽朱子反而求之。視聽言動記誦辭章之說。但莊子說得透頂。不與人以易捉摸處耳。竊謂莊子之視道。及視事物。皆成一圓圈形。蓋求道處事接物。一成扁形。則所謂圓而幾向方矣。爲學者苟一成扁形。則不獨上蔡之博覽廣識。爲同於玩物喪志。卽直指本體者。亦恐多所影響。何也。彼有文無實者。固爲衆雌而無雄。而無雌之雄。亦豈足語於抱道而化哉。至謂勞我以生。及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諸語。正見莊子於光陰一瞥中。教人無馳於紛。而有汲汲不遑之意。一說到生死處。往往以夢覺言之。其說孟孫才處。與長梧子之自謂妄言妄聽者同。見得孟孫才之覺。乃亦虛幻。

乃亦在於造適獻笑之境。孔子之自謂夢。乃止所不知耳。乃所謂安排而去化耳。文特不欲明言。皆取反影。千古讀者。皆爲莊子設謎所瞞過耳。方外方內。勞民自處。此之所謂大宗師。乃天而人。人而天也。中庸一書。其盡是矣。末段以坐忘安命終。見得顏子所謂仰高鑽堅。瞻前顧後者。皆此道之體段。顏子所謂博文約禮者。皆此入道之功夫也。顏子若在。曾子之所傳。卽其所傳矣。乃不善讀者。但得其粗迹。謂禮豈爲吾輩設。徒賞其文者。以爲劊刻造化。撓挑無極。又豈知莊子言外之言。意外之意也哉。

應帝王第七

郭象曰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按篇中無爲之旨。非真無爲者。無爲而有爲。斯乃有爲而無爲也。解得此旨。讀莊子者。自無蹈空鄰虛之處。逍遙遊始者。乃孟子不

動心之旨也。應帝王終者。乃孟子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旨也。篇中多言出世法。而不言入世之法。蓋由仁義行。則神智亦安于渾沌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不知得妙躍而大喜得妙四問卽問帝王之道。既不知而悟矣。則悟其不知之妙。非悟得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卽在不知之中。故不必及所問。泰氏舊註大庭氏也。又非曰無名。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猶言有諸己而求諸人。而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謂尙有非諸人之已微有非人之原。泰氏其臥徐徐。安舒其覺于于。菴愚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自忘爲何等其知情信也。情實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亡己之仁不求諸人。自化之安有非諸人之見。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舊註中始賢人也。日即左傳日衛不睦之日言往日也。肩吾曰：告我君人者

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經式謂經帶之式。義度謂義理。度林云病在執政不三字。接輿曰：是欺德也。直斥欺德。

妙此為後世立竿徒木戮于斬實所祖。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

繩之于外。正而後行。先正諸已。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謂非已行式度不可然而能止此矣。此道政齊刑之意。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深言民免無恥之作爲。而曾二蟲之無知。上有欺德民曾二蟲之不知而無所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林云病在爲字。無名人曰：去女鄙

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不預猶言落後一涉於爲便是最後死者矣。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見大宗師。厭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乎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逍遙遊言大鵬此忽言莽眇之鳥而又乘之心體固無大小也。汝又何

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帛舊註音藝法也一本作爲按爲字較渾成。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淡漢

無爲而心氣一攝于理。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非真無爲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所謂各正性命也。

陽子居見老聃。陽子居即楊朱。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朗，學道不勸。姚鼐云：即知仁勇三達德。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易謂如胥徒之治事，技係謂如技師之係于一職，一勞其形，一怵于心。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以知仁勇三者自翹則知必見固仁必見窮勇必見辱文喻學。

道便喻疏朗執蒙喻 強梁語意極精緻 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已不居功民忘其化化貨萬物而民弗特特於何有有莫舉名使物自喜承上不自已故莫舉名民弗特故物自喜然曰功蓋天下曰化貨萬物豈真無

爲哉亦有爲而無爲耳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與造物爲人故立乎不測遊於天地之一氣故于無遊有王治此之本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人

不喜自聞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與授也既盡也未盡其實未可謂得道衆雌喻

博文無雄則雌雖抱卵而不化喻無實之文也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極言淺人自得卑人伸嘗試

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曰死曰弗活曰不以旬極似神相口陷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初而怪繼而見其無生理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地文萌無知乎不震不正地與天猶文與道單以地實言之則曰地文從上文道字來不正

爲是猶冬至一陽未生純乎地質則萌乎不知有春之震動更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閉杜已德示無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曰幸遇我曰有瘳曰全然有生是神相而又神醫更極合江湖口陷吾見其杜權矣閉塞之中有變動之機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天壤。地中冬至節後入于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言雖陽微陰盛不可謂名實相副而生機已發于地。下踵有湧泉穴。猶冬至一陽生。則水泉動也。故

借形善者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者動之始。故季成云。全然有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其不怪己相之不準。而怪來相者。顏色不一。且告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此始示之以真本領。所謂德之和也。所謂道之至也。具陰抱陽。太和沖穆。所謂衡者。機也。是殆

見吾衡氣機也。衡平則渾然一之。故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

此處三焉。舊註鯢桓二魚名。又曰桓盤桓也。審或作瀦。回流所鍾之域。按鯢桓水濁。喻杜德機。止水水清。喻善者機。流水水動。而得平。喻衡者機。列子鯢桓止水。流水。水濫。水沃。水洑。水壑。水汙。水肥。

水是謂九淵。淵有靜深意。故舉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無可壺子曰。

追之。必窮其所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宗即上大宗師之宗。未始有始。則遊於天地之一氣矣。與吾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

以為波流。故逃也。前三機尚有可見。至虛而委蛇。則無心而順應。見不可見。名不可名。彼以為弟。靡也。則弟靡之彼。以為波流也。則波流之無可相。故逃。王念孫謂流本又作隨。隨古音徒。

何反。然流從荒聲。以梳疏字例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

人。於事無與親。三句言絕亢信之忘。已忘物忘事。雕琢復朴。去文反質。朴。四各切。為塊然獨以其形立。法壺子之未

紛而封哉。封哉。本又作封戎。散亂也。或又謂紛盛也。封戎。皆訓大。按盛而大。不辭。散亂。即紛。始出吾宗。一以是終。

無爲名尸。之聲譽無爲謀府。之器度爲無事任。所紛煩無爲知主。不爲衆美集虛非真。却物也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與道爲一故無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止所不知則安至人之用心

若鏡。叶不將不迎。叶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薛文清曰程子所謂形容

南海之帝爲儵。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入聲讀與上儵忽下德韻。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人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條忽以矜捷名渾沌以無知貌七竅喻七情情開而性汨見得有爲之爲

篇之歸宿卽爲
七篇之歸宿

此篇之妙。全在劈頭齧缺之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一語。又在齧缺因躍而大喜。一語。蓋治天下之道。猶應帝王之應。有因物付物之妙。旣曰因物付物。又安用問。又安用答。亦不勝問。亦不勝答。善乎蒲衣子之言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泰氏之知之德。徐徐于于。不足學也。而情信甚真。則足學。何也。以其未嘗有非諸人之心也。而奈何肩吾。猶述中始之言。謂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而奈何天根。又爲天下問。而奈何楊子居。又以嚮疾彊梁。物徹疏朗。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爲

問。夫曰孰敢不曰爲。曰如是可比。則非因物付物也明矣。中間又化大鵬之逍遙。爲莽眇之鳥乘。任物自然而无容私焉。以挑起欺德。及胥易技係勞形怵心兩段。見得惟因物付物者。斯能不滯於物。而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自無容心。而情信則安於渾沌。德真又焉用鑿。此讀者所宜知而亦易知者也。然而因物付物。非徒語也。徒語是晉人之無爲。非德者之無爲也。不然。鄭巫季咸之相人。亦神矣。期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不爽歲月旬日。此亦似具因物付物之妙也。故見壺子之三機。而有各如其機之相語。季咸之術亦神矣。然而無實焉。故遇至道之真而不克相。且亦無可相。然則徒知因物付物之妙。高語出世而不能入世者。晉人之語無爲。亦鄭季咸之相人而已矣。壺子之示以未始出吾宗。夫曰宗。則自有大道存焉。而豈但以未始出爲示不測之神哉。須知列子之歸。三年不出。豈真但執爨食豕而塊然自立哉。此亦莊子不言之言。亦不答之答。無問之問之旨也。知此旨而一任自然。則會計得當。牛羊茁壯。勞形而仍適形。則胥易何害。羲和司天。岐俞治病。怵心而亦恬心。則技係何害。情信德真。則政刑之設何害。知仁勇之兼濟何害。卽君平之賣卜。康節之習數。有所知有所不知。亦何害。斯所謂實德

之存。抱卵而化。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帝王猶應。則萬事無不可爲矣。此又莊子不言之言。亦不答不問之旨也。不然。鵬運之遊。而一涉於儻忽之鑿。則爲益知之舉。將虎豹來田。猿狗來藉。反不如蜩與鷲鳩之猶自適己志也。南北之溟海。始終一明智達禮之喻。旣文無實。則玄珠赤水。必以象罔求之者。亦渾沌之全德足取也。不然。名迹之求。仍季咸之相人而已矣。

莊子新義卷一

莊子新義卷二 一至第十五篇

太倉朱文熊叔子

外篇駢拇第八

亦內篇諸題是漆園之舊故各有深意外雜諸篇則郭象摘篇首二字名之耳而大義亦具此篇大旨專為惠施輩之多方於仁義而發要知以太極言之德之和則無仁

義之可名而自成形以後五行所含之德性亦各自有太極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一涉於殉則所謂圓而嚮方仁義為駢枝矣。文特反覆曉譬以覺小知之迷。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足大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此亦出於天性而非

非人之同然故曰侈于德贅疣則息肉腫結亦附縣於形而非生初即有故曰侈于性侈過也即生下多方意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

德之正也。肝木主仁脾金主義原列五藏多方則非道德之正矣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

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陸云多方字衍淫僻指過中失正言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

各止本分多方則為溢知則為以人助天失中斯失正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已。離朱即離婁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

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王念孫云塞當作舉引淮南子敘真篇擢德塞性為

證案曾史當活看指後之慕其行者言駢於辯者。蠶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

乎。而楊墨是已。舊註改竄句為竄身跬譽為毀譽俱非竄句遊心正從駢於辯來一攷身便無味毀譽亦失妙敝跬或謂分外出力貌跬當音屑或謂勞意或以跬譽連讀跬半步也跬譽為

近譽如咫言之類案不須費解猶言故其收縮之步以譽無用之言耳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舊註正正改至正案正正猶言止止正其所正也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歧與歧同長者不為有餘。短者

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

去憂也。去指斷言憂指續言正承上二句意不必費解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仁者存心過厚自屬續短一邊故多憂也且

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非獨

續可憂斷亦可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舊註蒿易樓塵喻君子眯眼塵中也案眯眼塵中有矚覺意不仁之人。決性命之

情而饜富貴。饜食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囂囂不靖貌且夫待

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猶胸仁義。

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

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宣云誘然若有導以生者而不知其所以

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

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離仁義于道德使人皆驚於仁義愈逐愈紛馴至大惑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也。方向何以

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招舉也撓亂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奔命字是非以仁

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下一殉字則知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原不在內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舊註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此段純從淺處說見得一涉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

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此段逗出俗謂字乃一篇點眼處見得一有殉俗之見則不獨

復推本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謂以此係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舊註俞兒古之知醫識味人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

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

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情實也仁義之實在性命之中則安有多言濫辭之爲真也吾所謂聰者。非謂

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同爲淫僻也。此段極言殉名之亡。真不自適。而適人同爲淫僻語。又從淺處說。余愧乎道德。是以

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收處結出仁義之操。究非淫僻之行。而自道德之純全言之。則幾相與爲類。上下字正文之極有分處。

此篇以仁義爲駢附。固出於道德經之食餘贅行。然謂其全本於道德經。則非也。中間誘然以生四句。又純是太極之理。然謂其全本於太極之說。則又非也。按內篇之終。曰儵曰忽。曰渾沌。曰日鑿一竅。曰七日而渾沌死。純從淺處以喻深。此篇蓋猶是也。曰駢拇。曰枝指。曰附贅。曰縣疣。曰多方仁義。曰鳧鶴之脛。曰續短。曰斷長。曰臧。曰穀。曰亡羊。曰伯夷。曰盜跖。是亦純從淺人眼孔說出。而曰俗謂之君子。俗謂之小人。乃一篇之點眼處。讀者又被漆園瞞過。於是夷跖同爲淫僻一語。遂謂莊子爲異於孔孟處。嗚呼。值矣。蓋人之所以有枝仁駢義之行者。皆存見好俗人之心也。有見好俗人之心。而於是朱曠之炫其耳目。曾史楊墨之名聲辯譽。仁人之蒿目時艱。有續鳧斷鶴。忍痛含淚。以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矣。莊子心焉傷之。故借臧穀之亡羊。喻夷跖之殘生傷性。俗人

眼孔不由分曉說出。而曰事業不同。曰所死不同。不輕滑過之語。又誰人領會哉。將謂挾策讀書之非性。則牧羊又豈其性乎。要之三代以下。安有真道德真仁義之可言。一殉名之世而已。聖人殉天下。既未之見。則聖之清者如伯夷。亦可謂求仁得仁矣。而一入俗人眼中。則以好名目之。以殘生傷性目之。曰惡取君子小人其間。曰同爲淫僻。全然鄉愿口氣。豈能真知全性自適之旨哉。真知全性自適者。當先具不益生。不以人助天之真本領。不益生不以人助天。則伯夷之過中。或亦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之比。而總之。決泣齟啼者多矣。則莊子若曰吾亦云之焉耳。此又有全取反影者在。觀結語自知。讀者慎勿輕易滑過。謂其說夷跖處全無分曉也。

馬蹄第二

此篇從上篇民有常性句生出。亦內篇第七篇無心而任乎自化之旨。惟內篇以全己之性。言此以全民之性。言上篇言駢枝於己性。此篇言駢豕夫民性意實相承也。全篇以御馬喻治民。正書朽索馭六馬之旨。有謂其一到底注重在接筆之嬌變。近漢人手筆疑非莊作。按此非莊作。則上篇駢拇下篇駢骸均非莊作。矣恐不足信。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足崔本作尾。舊註馬跳也。字書作陸。陸馬

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舊註義臺猶靈臺也。按即淮南子覽冥篇之容台。容儀字古通。也。故儀禮漢亦作容禮。義儀亦通用。蓋禮臺也。路正也大也。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鬻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舊註伯樂天星

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燒謂以火印烙剔謂剪其毛刻謂削其甲額同絡絡首曰羈絡足曰羈卓棧槽櫪也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

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馬銜曰概馬轡曰飾○按此下以他手作之應接吾意善治天下者一段乃忽插入陶者曰一

段文筆飛動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植

木之性豈欲中規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

者之過也。陶埴揚開忽插入伯樂善治馬一句併緊接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文筆何等靈緊此下他手作之宜接及至聖人一段意忽又插入吾意善治天下者一大段文筆矯變不測吾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舊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按此說非是善治者乃有為而無為者也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民各自足無待于外故曰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也。一而私曰黨不黨無私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舊註

填填重遲也顛顛專一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舊註蹊徑也隧道也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

各就所居為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叶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舊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借太古之世以形民安于常性及至聖人蹉跎為仁蹉跎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蹉跎歧足而勉行也蹉跎企足而強行也澶漫猶汎濫摘僻猶分析皆疊韻字仁義禮樂各自中和各有太極聖人順民之性

原無疑分之慮然一涉有為漸失本真則有上列之失而天下始疑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

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極言變樸與真之害。機樸之叶樂采亦入聲讀之。叶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

珪半珪曰璋。離其何切。入聲。讀之。叶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

疇承治地治木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同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踈。踈也。踈。踈也。夫

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舊註衡轅前橫木。縛輻者也。扼。又馬頸者也。月。題馬額上當額如月形者也。介。倪。猶脾睨也。闔。扼。鷲。曼。距。扼。頓。遲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轡也。轡。音。叶。沸。夫赫胥氏之時。民

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舊註此民之真能也。赫胥氏上古帝王。及至聖人。屈

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此亦聖人之過也。縣。跛舉之使人企及也。舊註。踈。跛。強行也。好。知。尙知也。

按此篇已似有意乎爲文。故註中多及於文法。然曰伯樂善治馬。則豈燒剔刻頡連編

之治哉。飢渴馳驟。整齊檝飾鞭策。乃自命爲伯樂者之使然。而真伯樂乃有神明於其

中者矣。神明於其中。則亦順馬之性而已。此莊子言外之言。句中之句也。推此而言之。

陶匠苟非順埴木之性。何能以善治埴。善治木。聞聖人之治天下。豈有斲鼈踈跂澶漫

摘僻之患哉。止所不知。所謂同乎無知也。不益生。所謂同乎無欲也。無爲而無不爲者。

則犧樽何患。珪璋何患。禮樂采律何患。仁義而原道德。則仁義中亦自有中和之太極。仁義更何害。篇中至德之世一段。所謂同德天放。行填填。視顛顛。無蹊隧舟梁。連屬其鄉。而與禽獸草木成羣。遂長者。正是聖人善治天下處。借上古之世。以形聖人大同之治。此亦莊子言外之言。句中之句也。及至聖人一段。猶伯樂非善治馬之伯樂。乃自命爲善治馬之伯樂也。於是蹙蹙跼跼。澶漫摘僻。猶燒剔刻頡連編也。犧樽珪璋。一切爲治。猶伯樂飢渴馳驟。整齊楸節。鞭策之也。天下始疑。天下始分。猶馬之死者十二三。馬之死者過半也。皆自命爲聖人。以塗飾天上人民之過也。則所謂聖人之過者。豈真過聖人哉。此又莊子言外之言。句中之句也。知此然後可以讀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夫曰我善治。則已非善治馬者之口脰矣。猶爲天下而曰我善治天下。我善治天下。此所謂三代以下之多囂囂也。嗟乎。伯樂以善治馬聞。而伯樂之後。復有伯樂。秦穆公子字伯樂。左傳之郵無恤。亦字伯樂。又有李伯樂者。皆以善御馬聞。亦猶羿以善射名。而羿之後。復有羿。則宜乎聖人之名。接迹於天下。而上篇枝仁之曾史。殉名之伯夷。皆當作如是觀也。而謂馬之死于伯樂者。非刻論。而謂民之好智爭利于聖人者。亦非刻論。此

又讀莊子者。不可不知莊子言外之言。句中之句也。知此然後可以讀莊子。

胙篋第十

以聖人爲大盜之資而欲拊擊聖人此漆園憤世所極深處非真欲拊擊聖人也猶因有置毒於飯謂飯可不食且追咎夫資飯以飼人者人無不知其爲憤激之辭也獨於漆園此文

則謂其真欲彈毀聖法不亦過乎况蓋施輩之以小知自用泥聖術以沾沾自喜者固有誨盜之原乎絕之正所以還聖人之真也與上兩篇用意正同

將爲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肩鑷。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膝肩鑷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舊註胙從旁開也匱匣也緘膝皆繩也肩關也鑷紐也舊註又謂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按此說非也此莊子明言世俗之所謂知也世俗字勿滑過不乃猶云毋乃此段劈頭引喻故嘗試論之

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

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按所謂立

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則祇所謂法聖法耳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舊註謂不盜其聖故田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

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舊註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

豆區釜鍾皆其事也此段言爲盜之賊利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

舊註脰裂也。淮南子曰。萇弘皴裂而死。沈之江中。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也。此言真蹈知聖者。反不免于死。以引起盜跖。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

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不獨竊其法。並竊其用意矣。危乎。危乎。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

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且不必言。

四子殺身也。善人得其道以立者。跖亦得其道以行。奇想。刑論石破天驚。按之仍自切理。鑿心。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

盜起。竭。反舉也。俞云。當讀為竭。其尾之竭。魯酒事見淮南子。許慎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

邯鄲。按。脣。竭。句。以况相因者。魯酒句。以况不相因者。寒。胡田切。音賢。圍。同。衛乙劣。切音焉。與賢叶。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斯時之盜賊。正有未易拾者。

擊者無聊。而至於極。可以得其用意所在。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川

谷虛。丘夷。淵實。此自然之理。此無所制。則彼無所竊。因竊懲制。重在竊者。故下曰。天下平而無故矣。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死。大盜不止。雖重聖

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重。聖人猶以舜繼堯也。多。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

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

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胡諸侯之門。而仁

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陸云論叛而確太史公貨殖傳無限感慨都從此脫胎王引之謂存焉當作焉存與門字爲韻故逐於大盜。揭諸

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

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靈情傾寫無所留步處正其無所洩憤處此段申盜賊之利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案曰利器曰示人則非有爲而無爲之聖人也乃翹聖法者也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法叶數弗切音拂議入聲讀之與法韻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

舍其聰矣。成云擢拔也釋文鑠絕燒斷之也耳叶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

明矣。采目入聲讀並叶明韻毀絕鈎繩。而弃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擺折也叶腔聲讀之叶腔

與上聰故曰。大巧若拙。句插一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叶口

若義叶我韻同叶徒黃切音唐與上聰明巧韻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矣。累力涉切音獵與上鑠下惑僻韻

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

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內舍則非向外矣外立則非內舍矣法之所無用也。宣云以正法言之皆當去此段申天

下之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

晉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故雖至近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

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奔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

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此明指惠施輩言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複語加無道二字此莊子之細心處此段單落好知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

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舊註兔網曰罝。王念孫云當

作鈎釣即鈎也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羅落所以要遮禽獸者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知詐漸毒皆謂

欺詐也釋文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

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見之善此正指惠施輩言私故

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極言萬物之失性與上下句非平列之

鹽四時之施引起物之失性與上下句非平列之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矣。林謂倒鑽一句遙應上

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舊註種種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

矣。舊註嗶嗶以已誨人也復一句作收勁絕奇絕按末段申言好知失性之害見得惠施輩強辭求勝不憚煩絮使天地四時微細蟲物莫不怨忒迷惑且甚于大盜之竊重言申歎而以斬釘截鐵語作收

按此篇及上二篇皆從內篇應帝王篇出來。而漆園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語。遂爲世所詬病。以爲詆聖人者固非。卽以爲憤世而出此者。猶就文而論。未真得漆園之心者也。吾且不與之論盜。且與之論聖人。天下有死之聖人。有不死之聖人。死之聖人。世俗之所謂聖人也。不死之聖人。莊子之所謂聖人也。莊子之所謂聖人。不益生。止所不知。無所爲而極之。無不爲而仍一無所爲。是固參萬歲而一成純。遊於天地之氣。而安有死哉。是固亦有法無法。無法有法而安有死哉。至世俗之所謂聖人。則於其自。然者。而以爲必然。於其無所容私者。而以爲是防弊。以爲是慮患。以爲是真得民心也。以爲是真可以傳世無窮也。而聖人死矣。死之聖人。可以利用。不死之聖人。不可以利用。死之聖法。可竊可盜。可棄可絕。可殫毀。不死之聖法。不可盜。不可竊。并不可棄絕。不可殫毀。今莊子明明曰。世俗之所謂聖者。有不爲盜跖利者乎。則此聖人。乃有死之聖人也。有死之聖人。卽望其不生於世亦可。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莊子之旨也。是其聖法。直比之珠玉。是其聖法。亦祇在於符璽斗衡。是何怪盜者之負之揭之擔之而。

去也。若夫不死之聖人。則雖有爲而等之於容成十二氏也。雖著作萬備而亦等之於結繩之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則此十二氏謂借形不死之聖人。可謂借形不死之聖法。亦無不可。此又莊子之旨也。且也有可死之聖人而大盜起。有不可死之聖人而大盜將無所容其起。卽起亦將廢然自返。何也。川谷丘淵俱有所不平也。若此無所起。則彼無所竊。平之至也。且彼可死之聖人。可死之聖法。大盜竊之而無以異也。故不獨陳成子爲然。卽五霸之久假不歸。高祖三章之約法。太宗貞觀之仁政。租庸調之治法。以塗飾人民耳目者。而無不然也。不獨惠施輩爲然也。卽叔孫通之以利相市。而弟子無不稱之爲聖人也。聖乎盜乎。其迹可假。而其真又孰從而辨乎。惟有不死之聖人在。而盜跖之五術。利之而終不能淆之也。陳成子之十二世有齊國。能淆之而終不能真之也。卽更有善竊善盜者。而終不免於脣之竭。終不免於魯趙易酒之著於天下。法之立也何害。卽立法之大備也。亦何害。蓋自有不死之聖人。而大盜之多。名終不能掩也。故曰絕可死之聖法者。乃所以還不可死之聖法之真也。此又莊子之旨也。由是觀之。尊聖者莫如莊子。何有於詆辨聖之真者。又莫如莊子。更何有於憤而好知者。猶囂囂

也。此則莊子所痛絕也歟。

在宥第十一

此篇亦從內篇應帝王出來。惟上三篇之意顯著。此篇之意微妙。上三篇發有爲之中。根此篇申明無爲之真際。然萬物炊累焉。則有納大鵬之運行於子綦。仰嘘喪耦之中。

所謂存民之性而育衆德者。豈真一無所爲哉。無撓于心中。卽論語之有天下而不與而廣成之所陳乎。黃帝鴻蒙之所答乎。雲師一拱。已正南面之治。而已中間長生。獨存僊僊乎。歸及未段之天人主臣皆指一身內之理氣言者。也。讀者勿以辭害意也。可。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說文在宥也。宥與固同。謂如固之育物也。按在有無爲也。以本無意宥有不失。固有無意不益。與不失則有爲而無爲也。

在之也者。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

哉。

有治天下者。哉。猶言何有於治天下也。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

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堯樂而有之。斯樂恬靜也。失其所有。斯苦矣。愉樂也。此夫不恬。堯樂仍從譽者。非者上說。不然。堯之則天亦無爲也。

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失所有。天下固不甘。若益所無。人大喜。邪。毗於天下亦難保其久樂。二者俱非自然。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

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譽堯非桀之流。堯之治本得而譽之。甚則更益。本無桀之治。本失而非之。甚則益失。其固有于是。使人大喜大怒。至四時不至。

寒暑不和。至傷形而中道不成。章下意乃躍然。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

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舊註喬詰。意不平也。卓鷲。行不平也。蓋怒之至。則甘惡而爲盜跖。喜之極。則勉行而企爲曾史。故舉天下之賞罰。不足以賞罰矣。足

叶悉切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

情哉。彼皆益其本無失其固有則已不安於性命。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

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

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無論賞罰之匈匈無效也。即有效矣。而八者之悅乃更益所本無益所本無亦即失所固有而民德益亂矣。天下將

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還他自然則實在。而名可不存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

始嚮卷惰囊而亂天下也。舊註嚮卷不伸舒之狀也。槍囊猶槍攘言天下既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更使人逐迹喪真而天下益以亂耳。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因天下之亂乃益尊之八者。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

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去藏也。見漢書蘇武傳言豈直不知過行而藏之。一段寫信奉古人醉心糟粕如狂如癡可笑可憐。故君子不

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或謂衍兩以字或謂衍兩於字均可。四語亦見老子無兩於字貴愛猶言不殉物也。故君子苟能無解

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散也。擢拔也。言內不淫。于仁義外不引于聲色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至德之容無言之教。正見拱己南面聖德聲叶

商神動而天隨。含有勞來匡植輔翼使自得之之理。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炊累二字謂與物爲春如陽和之煦。任萬物之層累而炊熟焉。正得在宥之旨。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藏爲藏之訛字。藏善也。撓羈絡也。人心排下而

進上。舊註排之則下進也。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言排下則屈服如囚。進上則高亢好殺。殺叶色櫛切音瑟。淖約柔乎剛強。處于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

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廉稜也。剡利也。彫琢刻削也。冰叶筆良切與強韻。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言捷速無比外

叶征例切詩敵之外與泄逝叶。逝讀拆外與殺亦相隔爲韻。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淵靜謂深伏。縣天謂飛浮。儂驕而不可係者。其

唯人心乎。儂承排下囚凝冰等言。驕承進上殺讀。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

胼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

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舊註胼白肉也。黃帝時制作大備此仁義。仍指粗述言曰。形曰法度亦其粗述。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

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謂無玄同德而喪性命。天下

好知。而百姓求竭矣。舊註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皆刑人之具。繩墨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舊

脊脊相踐藉也。俞樾曰。嵒讀爲滄山言其大。岩言其深。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

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同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桁楊謂長械。銅頭及歷者。相推相望言其多有也。甚矣。吾未

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舊註

以桎梏為管桎梏以鑿柄為用也嚆矢矢之鳴者按即今之所謂響箭行刻以之先聲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極寫摠心之害聖知俱以粗述言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爾正北戴斗極為空同故往見之。曰我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為之奈何。曰吾欲曰取曰佐曰養曰官曰遂見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

物之殘也。至道之精太極之理故曰物質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讀

路。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舊註族聚也翦翦淺短也一曰善辯也翦與譴同此段極寫有

意雕刻萬物有一種黠淡愁慘氣象正寫兼愛之欲望難滿處上言之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達于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直問治身即論語修己以敬之旨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

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

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叶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

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

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以上皆道家之精語。誠然此境非獨道家有之。論語修己以敬。敬

無極也。神即理。形即氣。曰靜清即知止之功。夫曰無見聞即慎獨之工夫。屢喚醒長生。正以形大宗師之

與天無極。不然長于上古而不為奇者。何千二百歲形未常衰之足云。彼方言離形。此乃曰形以長生。此

正莊子故設疑陣中之逗眼處。太史公封禪書。樂大藉白茅。受印一段。純從此出。皆取反影者也。讀者甚毋為所瞞。過衰叶。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舊注天無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此正

而不死之義。何有於形。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正有為而無為之事業在。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祇以形言。則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舊注百昌猶百物也。考靈曜曰。昌者地之財也。按此為舊注所本。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言同我者。如絲之合。而相續不同。我者。特闔味終身而已。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舊註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按即所謂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舊註雲將雲主帥扶搖。風也。鴻蒙自然元氣也。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

之。儻然止。贊然立。儻然自失貌。贊然拱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

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始答一遊字。繼一歎聲。告其不自適而多問也。雲將曰。天氣不利。地氣鬱結。六

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

曰天忘朕邪。爾正天及公侯同話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得

也。所求也。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往也。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按此於紛擾之中。見有真實之理。朕又何知。雲

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言為民所放。效吳汝

之瞻堯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言一有維繫使相瞻就之心。則已亂天

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蘇與曰。止多也。或作正。蟲則為貞之。段字。或作

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舊註言治人。之過深。僊僊乎歸矣。成云。僊僊。輕

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句。處無為而物自化。蓋有在。宥意。汝徒。謂墮爾形

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此心養法。仍有為。而無為之旨也。大同乎溟溟。舊註溟溟。自然氣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心神俱

生而無萬物云云。各復其根。仍本老各復其根而不知。舊注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舊注渾

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物本無名。無情。故我不必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此段鴻蒙答語。與廣

徒處無為。而物自化。正釋萬物炊累之妙。故似而非。復林謂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俱從此出。

世俗之人。指惠施公孫龍之徒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

者。以出乎衆爲心也。舊注心欲出羣爲衆攔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至善之理所謂樞始得其

所謂常性也今以出乎衆爲心者安能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舊注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而欲爲人之國

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病在一爲字既不因衆則思擊信聖人不知聖人亦因衆者也今徒悅其迹則是攬其利而不見其害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下倖僥二字絕痛不法大同輒執已見以謀人國幾何其不盡喪人國也夫有土者。有大

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國即大物也不可以物也物而不物則有天下而不以天下動心故能物物即所謂以天下還治其天下上因衆是也豈獨

能以天下還治其天下。則天下何足以動心哉。所謂明乎物物之非物也。此數語自來多費解。豈獨

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物有大

不動於心斯能運大物而無累於心則因衆之因即齊物論因是之心而大鵬鳥之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猶非藐姑射山神人之比也而大宗師之藏天下於天下猶未極乎彷徨乎塵垢之外道

遠乎無爲之業之至樂也衆有之有斯真獨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聞而應之。盡其

所懷。適如其爲天下配。各隨其處乎無嚮。舊注寂行乎無方。舊注隨挈汝適復之撓撓。適方言

也適復往復也舊注撓撓以遊無端。撓撓無極故出入無旁。與日無始。王夫之曰昨日往而今日來何始之有頌論形

軀合乎大同。頌論大人之形軀則合乎大同同叶堂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舊注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

有者昔之君子。宣云三代所謂名王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任者任其自然因者因其本性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人各藏其所事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雖麤迹然妙理亦在中故不

可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義以制情似屬疎遠而不可不居之于己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若偏故廣之乃仁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禮節雖各係于一然積而熟習之則會而通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德雖中道而不可不居高明以期日崇也不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道雖出於一然而物各宜則常惟變所適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天本神化然而不可不盡人爲以合之○以上言無爲中之有爲故聖人

觀於天而不助。爲而無也成於德而不累。高不自也出於道而不謀。變易而私己會於仁而不恃。廣施而不

矜薄於義而不積。安居而無積厚應於禮而不諱。諱違音近義通謂積諱之熟而非有遜避接於事而不辭。爲以順理而非有決擇齊於

法而不亂。雖陳粗述亦不紊亂恃於民而不輕。因其本性而不玩易也因於物而不去。任其自然而不違失也物者莫

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爲上列之總名物各有理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舊注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順乎大通之道者圓幾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

爲而尊者。天道也。無與對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事易失主者天道也。純任自然臣者人道也。理在事先

事在理後行非得已。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二者合而言之理以宰事以起理無爲而有爲爲而無爲而無

豈得失相遠不遠乎

不可不察也

案此主臣一身一事皆有之不必作上下看也歸有光曰以上言德未嘗廢爲而無爲察叶測

此篇爲莊子極分明之作。在宥有孟子勿忘勿助之意。勿忘則不失其所固有。勿助則不益其所本無。不失固有。不益本無。而至善之理得。而緣督之義著。所謂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則能盡人性。盡物性。而治天下何有哉。不然。一有所毗。則爲善而必有近名之心。爲惡而必有近刑之心。近名之心。則極之譽堯而法堯。近惡之心。則亦思夫非桀而惡桀。然而譽堯法堯而堯之真失。而我譽法之堯之真更失。非桀惡桀而桀之根仍在。而我非惡之桀之根更仍在。於是曾有曾史盜跖之行。而天下紛紛矣。有非曾史。而曾史非盜跖。而盜跖之行。而天下益紛紛矣。於是卽就爲善一邊說。有悅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者。有尊惜先聖之糟粕者。有齋戒跪坐鼓歌以陳聖法者。有一悅卽櫻一心。有千萬悅卽櫻千萬心。一己之尊惜櫻之不足。合徒黨之尊惜以櫻之。一己之齋戒跪坐歌舞以櫻之不足。更令四海法我之齋戒跪坐鼓舞以櫻之。櫻人之心不足。則且櫻物之心。而天下益瘁瘁矣。凡此皆知有爲之爲。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之爲。雖不爲。亦祇全形守身而已。無爲之爲。雖極之無不爲。終參萬古而一成純。莊子每篇寫有爲而無爲。

處。往往借上古聖皇。及渾穆之民俗以形容之。此獨借道家之長生歸根。以形容之。廣成乎。鴻蒙乎。一以彰拱己正南面之真際而已。故謂漆園一本老子之旨。毋寧謂本孔子之旨。何以明其然也。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曰堯舜其猶病諸。蓋子貢之問曰博。曰濟。曰如有。猶黃帝及雲將之問。挾有一無窮之願望。孔子曰。堯舜猶病。正此有心救世。彫刻衆生。荒荒弗成之神理也。其答子路曰。修己以敬。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卽守一處和。無問名闕情。物故自生之旨也。蓋敬以立一身之太極。窮我理卽所以抱我神。帥我氣卽所以守吾形。復我性更所以復我根。其無爲者與道家同此修養。其無爲而有爲者。道家不與同此寄託也。故末段結出大同之旨。以爲而無爲終。莊子何嘗屏事哉。莊子更何嘗廢法哉。萬物之炊累。一任其不失固有。不益本無而已。而豈有爲哉。而豈真無爲哉。

天地第十二

此篇亦以發明君天下者當絕棄世俗之所謂聖知以順天德之自然。惟無爲而有爲之旨。較前數篇爲益顯而堯觀乎華子貢南遊一段。見得非但法未嘗廢。事未嘗謝。卽

紛華變詐之世。以剝心處之。亦各自得。而真渾沌之修。卽在人羣。儻偶眼前。應接中泰。初一段說誠明之合一。門無鬼一段說性反之終同。尤莊子中之最精實處。中間每節各義。每義各承如羣山萬壑。而奔赴於剝心之一源。是文最紛繁而最有線索者。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言無二化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言無二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言無二君君原於德而

成於天。人君非德無以出治。而非天無以成德。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蘇輿曰。玄字句絕。與下弗。德同義。按上篇言玄。天弗。

成茲言。成于天。故以玄名。其自然。天德亦自然之德也。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舊注無爲者。自然爲君。非邪也。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舊注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法。舊注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宣云。窮。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上所以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藝之成。技者爲。

下四句。以散殊言。精粗雖異。各自自然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五句。以一本言之。兼。白。

也。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化讀訛。與。爲字韻。記曰。通於

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通于一。萬事畢。見老子無心得爲。自然之得。服叶鼻墨切。與得韻。

夫子曰。天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舊注。夫子莊子也。一云。老子。按。下云。夫子問禮于老聃。則。

此亦謂孔子可知。語本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之義。刳去也。惟道集虛。故當去其有心之累。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

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蘇輿云。故。字疑衍。德

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皆覆載萬物之道。天與仁。韻。德與立。韻。大。叶徒計切。切與記韻。寬與完。韻。富與備。韻。君子

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姚永概曰。韜。同滔。淮南注。滔。大貌。俞曰。事。猶立也。呂覽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

塗亦以事心連文逝歸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天

糾切與壽。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舊注皆委。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舊注

不覺榮之在身顯葉。顯則明吳汝綸以顯。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之萬物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亦得。故金石有聲不考不

鳴聲藏于金石然不考則不鳴猶道藏于心不。萬物孰能定之應感。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

事舊注任素而往耳。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舊注本立。故其德廣舊注任素通。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非感不應即上不考不鳴之意。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

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生非之生與下窮生字俱是性。視乎

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宣云至不測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宣云至無方矣。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夢其宿王云

而其歸可會宿。大小長短修遠而精不可掩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舊注玄珠喻道真宜云赤者南方明

遊玄境不能久守而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絕慮故不可

色故不可以目力索
言故不可以口辯給
乃使象罔。象則非無罔則非有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鬻缺

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舊注言為天下危也鬻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

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便慧也。敏類也。而又乃以人受天。吳汝綸曰。乃猶能也。言彼審乎禁過。而不

知過之所由生。舊注夫過生于聰知而又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人任知而失真方

且本身而異形。陸云一身之中。陸云一身之中。陸云一身之中。方且尊知而火馳。尙知如方且爲緒使。爲事緒所牽引方且爲物絃。爲

物所拘束。廣雅絃束也。叶喜。方且四顧而物應。宣云酬接不暇。方且應衆宜。欲事之求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宣云

物變而不能定。林云。疊句參差。歷亂如疾風捲簿。天花飛落。令讀者心目俱眩。與九方歎相摑一段同一機調焉。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

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父祖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祖猶始。父母各以韻言抑而揚。揚而又抑。文筆轉運之妙。至此極矣。治

亂之率也。言可以爲治世之主。然亂將從之。生亦爲亂之主也。語有分際。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言有聖知之迹。爲臣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

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

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王引之曰。然猶乃也。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眼前處理

夫聖人。鶉居而鷺食。舊注無意。期安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鳥飛行空無迹之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

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生順死安。氣還太虛。詩書言在天之靈均此。三患莫至。成云三患前富

壽多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林氏謂辭近時趨亦有見。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伯成子高古之得道者。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

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

顧。落猶廢也。佶佶俯耕不輟之貌。此段林謂淺率直途好事者為之誠然。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姚鼐云言其始非特有一不可言。並無一不可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為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正謂無極而太極也。物

得以生。謂之德。宣云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宣云雖分陰陽。猶所以為命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留為流之段。字三句。淺說人物之所成。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三

無間乃天之性。所以為命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留為流之段。字三句。淺說人物之所成。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三

精說理含氣中所謂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宣云性修則復其所得。于未形之一。按性含氣。實故須修之。變化氣質。而合于泰初也。同乃虛。虛

乃大。同于集初故虛合喙鳴。合喙鳴即所謂為其融合也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合于道地其合緝

緝若愚若昏。既合天地則萬殊一本如綸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大順即先天自然之元氣按此謂人心與太極同體誠然然即中庸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修道謂教亦不失固有不益本無所謂如陷斯合也此余謂大宗師即曾子子思所傳之心法是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此夫子乃名家所託之孔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

堅白若縣寓。治修也言有人修道如有成法之相放效所不可所然所不然皆如辯者若是則可

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舊注執

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慈思按謂有能則亦以留為留牛矣以其與成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

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舊注於衆字絕句非

者無心無耳謂無識聽者衆有形謂凡有迹象之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

也。此六者又非其所以但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物而並忘其自忘已之人是

之謂入於天。忘已乃真入於自然也

將闔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薦陳吾

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病在必執季徹局局然笑曰。文釋

局局大笑貌。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

自爲處危，其觀臺舊注於觀臺絕句非言其觀臺既多物將盡往投迹者衆易於傾頽自處如此其危可知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闔勉魁

然驚曰釋文魁魁驚懼貌，勉也。忙若猶茫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風讀如春風風人之風言如上

所言危似有諷意請先生言其所諷處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

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按季徹所答正有春風風人意純從釋同增美禮之大順中寫出妙妙蓋禮卽心所具之理安知其所以然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溟滓然謂如鴻蒙之化也化如鴻蒙則豈讓堯舜爲兄而甘爲之弟哉諸解多失文之本意欲同乎

德而心居矣。言欲同於堯德而皆若其心之所自居無爲之至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舊注隧道也搯搯用力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數所角切言其

抽水之迅速如湯之沸溢然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性同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爲也。舊注吾師謂老子子貢矍然慚，慚然俯而不对。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

巨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舊注於于參誕貌淮南子博學以擬聖華誣也而身之不能

治。連讀上四字爲句語氣較完兩而字均作汝字解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也。乏廢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

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卑陳卑遜若自處於陳隅也頊頊舊注自失貌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

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

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林謂求可求成終非孔子之言按期月已可三年有成非其旨歟求字輕讀可耳今徒不然。引王

乃也徒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

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寄生於儕伍中而莫測其所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

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也。得當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也。失當儻然不受，天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舊注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乃如列子醉心于季咸也風波之民

謂無特操如波之隨風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

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各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也。叶汝將固驚邪？真渾沌者心知

明白而會于質素之本無爲虛淡而復于淳朴之原入世而能出世忘機而非杜機此正大宗師斯人吾與之襟懷也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此非遜語也既云渾沌復何術之識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也。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

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成行云

之內惟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泥叶畢見其情事而行

其所爲。舊注皆因而任之爲叶訛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舊注撓動也顧指猶目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願聞德人。曰：德人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二句言德人已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

共給之之爲安。二句言德人之與民共悅共安讀煙之入聲。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

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六句言民之不能自忘于德人照碑之景象皆德人容貌

讀二典便知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秦字發光而理更乘乎其上則形與神俱滅祇一真理之所昭曠郭避晉避諱改照致

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致天命盡實理則與天地同樂更有何事之可述何物之失性此無爲之極則也故曰混

溟按聖治無方德人無迹神人並無形與神此深淺之殊也然混溟之化於何徵以德容徵之德容之盛于何徵仍以聖治徵之此又莊子言外之旨也與上節仍自一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門姓赤張姓無鬼滿稽均名也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按注者多以已治解均治非也按天下均治一語謂天下均期于治將有虞氏

獨治之邪抑亂而後治之歟言外見得有虞氏非能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爲

言天下均惟治之爲願本不必計及有虞氏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舊注瘍頭創也藥皆因病而施獨言瘍者以創喻亂

耳 禿而施髻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舊注髻髮也禿之施髻病之求醫已不能無憾故孝子操

藥以治父病雖焦然其色惟恐藥之不能愈

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而不自高也民如

野鹿舊註放而自得也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

信率性自然非有準則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故動而不謝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八字妙既無行何有迹既無事何由

傳則所謂至治至德之世者皆借以形有爲而無爲非真無爲也亦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旨也讀者又

無鬼亦明知赤張滿稽已明不殊之處若故爲不知而反詰之赤張滿稽又因其反詰而暢言之通體若

子進藥燠然亦發于而不能已者正是順應之真理有爲而無爲之真諦聖人羞之聖人乃世俗之聖

師妙妙至後段之至德正以慨想有爲而無爲之治極得孔子刪書

斷自唐虞之旨而鈍根者乃眞夢想夫標枝野鹿之世不亦惑乎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云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

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郭慶藩謂道諛即諛諛是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

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

本末不相坐。不獨己之終身道諛也。且合譬飾辭。聚眾以共為大道大諛。是謂終始本末之不相守。坐猶守也。左傳坐其北門。始本謂明於諛。親詔君之非忠。孝終末謂忘於終身道諛。于世俗

且合譬飾辭以聚眾是不相守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

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

終身不靈。孝子不諛其親。下痛斥惠施公孫龍之徒。尊信異說。共為簧鼓。無異不肖臣子。濟父之惡。長君逢君之過也。文筆靈警。妙妙。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

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惑子絕句。從吳汝綸讀。雖有祈

響。祈嚮謂求其向道。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大聲。舊註謂咸池六英之樂。非委巷之所尚也。折楊皇華。則嗑然

而笑。舊註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嗑。笑聲也。按。考況于切音。吁笑入宥切。平聲。讀叶考。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也。止存。至言不出。成云。出顯也。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二缶。鍾解者不一。然多改字。就已按。缶。鍾猶言瓦。釜也。瓦釜雷鳴。係當時俗語。莊子更甚言之。缶同於瓦。而鍾量大

於釜量。大則聲益宏。加之二則聽益惑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

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宣云。不推。推其比憂。誰其比憂。猶必推究。不推誰其比憂。誰其比憂。猶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舊註厲。惡人也。按此喻。從上終始本末。不相坐而來。始本之明。而終末之

惑。不且如美人而生惡子。今反說厲人生子。汲汲火視。惟恐其似已也。若斷若續。若游絲之揚。而仍繫。妙妙。孝子不諛其親。下固自為一段。然於上有銜接之妙。惟必以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為有虞氏。則以辭

害義矣以辭害義則不妨難而二之而銜接之意自在蓋各節各有相承之意非獨此二段也讀者知之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為樽之餘也木中叶秦叶類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

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類憊子公反音衝逆也言困鼻之上逆自鼻而中通于類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詩箋厲病也廣雅爽傷也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五曰趣舍滑心成云趣取滑亂也使性飛揚此五者皆

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離衆獨立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即下柴棚之柴有梗塞意內叶奴答切皮弁鷩冠搢笏

紳修紳修是虛實倒用法以約其外折叶內支盈於柴棚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皖皖目動貌而自以

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言之可哀一篇結穴

此篇剗心二字為各節所出如羣山萬壑之源也固矣雖然源之中又有源焉其源何

在曰在無泰初無有之名並無無之名斯乃真無也自無而有亦自有而仍無而凡有

首有趾無心無目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物得之以為性人得之以

為治入乎紛紜萬變之中而仍出乎紛紜萬變之外此剗心之所本也雖然是無也孔

子知之而不言。莊子知之而非徒言之。言之外又有言焉。何也。莊子不云乎。絕迹易。無行地難。一味言無者。是絕迹也。無而有。仍有而無者。是無行地難也。無行地不可形容也。則惟借絕迹以形容之。此莊子言無之本旨。而微異于佛老者也。象罔之得玄珠。象罔得之也。而象罔仍不離乎知。離朱喫詬。亦不離乎知。離朱喫詬也。衆父之不可以爲衆父也。而衆父非衆父。固亦嘗爲衆父矣。聖治德容之不如混冥也。不知混冥。固亦徵於德容。德容固亦徵於聖治也。此正莊子言無之妙也。莊子言之。而恐人仍不之知也。於是言至德之世。而曰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夫既無迹矣。於何見其行。既無傳矣。於何見其事。而行焉事焉。蓋借形容有爲而無爲之治耳。且又非至德之世爲然也。凡有爲而無爲者。無不然也。有虞之治。武王之師。是行有迹。事有傳也。然而仍無迹。仍無傳也。何也。有虞氏之治。行乎自然也。有爲而無爲也。其迹其傳。非可姝姝悅之也。武王之行師。亦行其自然也。有爲而無爲也。其迹其傳。又非可姝姝悅之也。姝姝悅之。則一諛而已矣。一諂而已矣。非獨有虞氏武王也。凡黃帝與堯之所迹所傳。凡被衣季徹淳芒之言之所迹所傳。皆作如是觀也。而盡天下皆姝姝悅之。是盡天下爲大諛大諂而

大惑也。大惑失性也。天下盡大惑。盡失性。顧不大可哀邪。此又莊子言外之言。而人不知之也。

天道第十三

此篇亦承應帝王篇來爲上五篇之歸宿故言無爲而兼及有爲言道德而兼及刑名賞罰然劈頭兩言運而無所積則亦中庸至誠無息之道也至誠故無爲無爲故靜靜

即道德固不可謂道德可廢刑名賞罰亦未得也。因有君道即有臣道無爲者選他道體之本然耳。然謂刑名賞罰有君道焉。刑名賞罰有爲有臣道焉。亦法天之序也。天之序出于自然也。理也。皆有靜體者也。皆無爲也。逐迹而求之。鮮有不滯者矣。莊子此篇蓋爲當時主勞形以役天下並著書以亂道惑衆者言之。有疑爲叔敖衣冠者。恐非莊子無此筆墨。

天道運而無所積。

釋文積謂積滯不通

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宣云神與化俱

聖道運而無所

積。故海內服。

宣云至誠無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六通四辟謂六合四方自爲猶存己也。昧然謂晦迹韜光止所不知。故無不靜者矣。宣云首從運處說起。莊子之學非寂滅者比。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陸云聖人之靜非以靜爲善乃有意于靜也。

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

饒爲撓之借字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

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

精神不必斷。言人之精神已勝于水也。而况直貫乎字。

天地之鑒也。萬

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

上言聖心之靜。爲天地之鑒。此

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還之天地之平爲道德之至。而帝王聖人所休焉。上止一靜字。此添出虛字無爲字。而以恬淡寂寞加入之。還他無極而太極一片渾淪意。休則虛。虛則實。實則

倫矣。舊注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自然之動。動則無失。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舊注無為則擊

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以靜字挑起。虛與無為已得主靜立人極之旨。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猶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上言天地之平為道德之至。人心之無極而太極也。此言萬物之本物之無極而太極也。明此以南鄉。堯

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玄聖猶大聖。素王謂無位而為人所歸。也。者道讀頭之入聲。與上德下服一韻。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君臣上下山林功名俱應。以主靜立極而語意仍極渾淪。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

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

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陸云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之德也。此實事物之本源。道德之統宗。足以均調天下者。

也。得其本宗則在我之太和。即在天之太和。是與天地同一太和也。以均調天下。則我葆其太和。人亦共葆其太和。是與人同一太和也。太和之中自有至樂。既與人同一太和。則人樂皆我樂也。與天同一太和。

也。其樂何如哉。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螯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

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四語已見大宗師。改義為戾者。義有裁制意。於和為戾。壽與老同。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

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叶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語亦見刻意篇。言知天樂者。即合乎天之所為。故

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四語亦見刻意篇。彼怨作災。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

王天下。舊注動靜雖殊無心則一三句承上天行物化同德同波來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死生無變于己三句承上天怨鬼責

人非物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不拋卻虛字完密推于天地承動靜句承上天怨鬼責天樂者。

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畜養也。心同太極則太和之德。有為而無為所以養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以無為為常。天地之化本無為也。道德之至本無為也。帝王體之故以無為為常。三句一串讀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

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

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此處極精上下君臣俱泥。得堯任舜舜任禹皋稷契是

俱無為也。然堯之獨憂舜之歷試又各無為而有為。伊說湯湯伐夏是俱有為也。然伊行所無事。湯亦行所無事。又各有為而無為也。各無為是不主而無為而有為。有為而無為則各自為。臣主

亦各不自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為君德。則上必無為。也。而曰用天下。則亦有為

矣。有為為臣道。則下必有為也。而曰為天下用。則靜中有動。機仍有為也。故曰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

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落同絡。然區落義亦渾。說舊注音悅。然如字較勝。天

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舊注功自彼成。爾正功成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陸云體天地之無為。而萬物化育人

民雍熙是乘天地之正。而即以馳驅萬物用天下而不為天下用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

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比詳比較詳審也。隆殺之服。謂五等喪服。此可廢要其所先者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治本也。言形下之器須有形上之道以運行動作之。凡此有為之迹雖不

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成云。萌。兆區。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生。長。秋。冬。成。熟。先。後。有。序。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

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舊法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王安石曰。仁有先後。義有上

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循名為因。責實為任。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恕情為原。察辭為省。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襲如襲迹之襲。言有幾分。實斯有幾分。符驗也。必分其能。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名當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所謂道法天。天法自然也。此有故書曰。有形

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舊注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而言。迕橫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此言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辯士一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陸云。此又申明末在下

所先者不可不在。無爲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

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注

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孫論讓曰。出當謂土墨子君臨下土。今本亦誰爲出。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舊注此

然而自堯曰。膠膠擾擾乎。堯曰。下或自然則字膠膠擾擾。謂聞舜言而自覺膠固紛擾也。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

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呂嘉卿曰。孔子道不行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繙

經旨也十二經舊注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又曰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曰春秋十二公經也按皆不必拘莊子蓋因當時異說爭鳴多竊附聖經以自炫故多言其數託老子言而一掃之或者孔子刪訂六經皆仍舊本與 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方思善曰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 孔子曰要在

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舊注此

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馬云物愷猶樂愷物勿通假禮鄭注勿勿禮愛之貌 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謂近于落後之言 夫兼愛不亦迂乎。

無私焉。乃私也。陸云有心于無私即所以爲私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舊注皆以自足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舊注不待于兼愛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釋文偈偈用力貌。同噫。夫子亂人之性也。舊注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宣云夫子所謂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也。義行即此意按姚姬傳以此爲莊子真是禪學其意正儼然以數外別傳自居此亦誤認莊子之言也

上所云正是夫子立道綏動時正物生之氣象謂亂人之性正是指當時煦煦子子者此又所謂言外之言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趺而不敢息。舍百

百舍重趺而舍重趺謂足生重胼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鼠壤鼠穴之土也鼠穴多在牆壁之下儘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鼠壤鼠穴之土也鼠穴多在牆壁之下儘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鼠壤鼠穴之土也鼠穴多在牆壁之下儘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成云生謂粟帛熟謂飲食無崖謂不立界日不能養妹妹字不必曲解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成云生謂粟帛熟謂飲食無崖謂不立界日不能養妹妹字不必曲解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成云生謂粟帛熟謂飲食無崖謂不立界日不能養妹妹字不必曲解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成云生謂粟帛熟謂飲食無崖謂不立界日不能養妹妹字不必曲解

漠然無營無親。老子漠然不應。言不以其一土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

矣。何故也。正卻猶言吾心正退然矣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免也昔者子呼

吾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舊註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謂呼

馬亦各任子。惟有巧知神聖之實於心。則已殃矣。若無其實。人加我名。而

避之。仍有自異之意。是脫去巧知神聖之殃。而又欲再受其殃也。語意妙。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

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恆服。言我昔者漠然似服。汝者蓋以有實不足辯。無實亦不足辯。吾自常常處于卑服。此卑服非真有所卑服也。而服士成綺雁行避影。而行履

遂進。言不脫履而遂進。失其常也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岸異貌而目衝然。突目而頽頽然。舊註高

之貌。而口闕然。舊註媿貌而狀義然。舊註疑或謂峨之目字似繫馬而止也。所謂動而持。動則發也。機如

柝察而審。伺察而詳審而知巧而覩於泰。以知巧之心發而見驕泰之色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凡此務

之事。如窺伺于邊境者。直名為竊盜而已。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君子之道費而隱者。即太極廣廣乎其無不容也。

王念孫謂廣廣讀如曠。曠見漢書武五子傳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按太極之理。自

也。至形載性而成德。發而為仁義者。皆理之迹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

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林云困字根上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寶禮樂至人之心有

所定矣。心同太極則與道為一合德之和退仁義之後起資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

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

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按此非不貴言書也曰猶不足貴言書之貴猶非其貴也其貴安

真理言書既不可傳則於何傳之哉蓋書之傳言亦有為無為之分讀之者亦有為無為之分有為

之言雖言而其理不傳無為之言雖不言而其理已傳蓋不善讀書者此昭氏之鼓琴也善讀書者此昭

氏之不鼓琴也夫既不以言視言以書視書則舍此言書更于何求之哉此大宗師之終始所以必先由

副墨之子洛誦之孫此朱子所以仍返而求之詎誦辭章之間此知離朱喫語之不得而象罔得之也妙

哉妙哉此豈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

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又從上言之

蓋形色不長可視名譽不長可聽于是言書貴焉言之所傳而形色亦傳焉書之所播而名聲亦播焉然

形色名聲皆有為者也有所為而彼之情果足以得乎不足得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有不知之知

可以誦言知此然後可以讀書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舊註斲輪人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

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舊註疾徐指枘鑿而言徐寬大也疾隘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

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薛文清曰莊子論斲輪之

意信知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按此正莊子善斲人讀書之旨也說者徒謂其指惠施輩欲以無實之言著書傳後不知聖人所刪訂之書并其正副本所謂十二經者又惟善讀者能傳其意能知其理也

此篇上半理極純正。故有疑其非漆園手筆者。雖然。莊子何嘗一味好奇哉。奇必有所

託。而所託非奇。奇必有所寓。而所寓非奇。奇者言也。而所託者意也。奇者意也。而所寓

者理也。是故恢詭之書人喜讀。而平正之書人厭讀。變幻之辭。人所難求者。而易求。真

實之辭。人所易明者。而難明。何也。恢詭於何出。出於平正。變幻于何飾。飾于真實。然則

識恢詭之平正者。易識平正之恢詭者。難識變幻之真實者。易識真實之變幻者。難。此

篇上半曰靜。曰明。曰無爲。曰天地。曰帝王。曰天樂人樂。曰大本大宗。曰本末要詳之義。

曰尊卑先後之序。曰五末。曰九變。淆然紛然。秩然井然。覺他所言者神也。此所言者質

也。他所言者化也。而此所言者迹也。無質則神無由寄。無迹則化無由傳。神有質也。化

有迹也。人易知也。質亦神也。迹亦化也。人不知也。此篇爲應帝王之終事。故必將本末

要詳之義。尊卑先後之序。羅列無餘。運見不滯。而後治法成。而後文法亦成。故于十二經之託。而曰願聞其要。於天地之有常。日月之有明。星辰之有列。禽獸之有羣。樹木之有立。而曰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見得不信之容。固為竊盜。無實之言。亦竊盜也。而終之以教人讀書之法。示人以平正中之恢詭。真實中之變幻。始終一無為而有為。有為而無為之旨也。微乎微乎。此又莊子此篇之旨歟。

天運第十四

此篇一意相承。文義最顯發。端破空而來。說天道自然之運。上皇得之以為治。孝子得之以事。其親聖人得之以成其樂。皆本自然之至理。而非有迹象之可求也。若於名迹

求之則慕。孝之行者非孝之至。論樂之聲者亦非樂之至。其害道也。直取已安。能順物之性。以因應于宿之遺。慮而久處其中。而已不能探真。即高語忘名。忘迹。其害道也。滋甚。又安能順物之性。以因應于無窮哉。中間多借老子之言。以映孔子之道。猶借洪荒之世。以明無為之旨爾。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舊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

是。舊註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空動盪變幻不測奇境奇文。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雲變為雨。注于川澤。氣復蒸為雲。孰隆

施是。隆興為雲。雨澤為雨。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使行施。叶詩戈切。勸音近。區並叶。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有又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舊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按文之妙處。全在七個孰字。兩意者。字三居無事。字

有上彷徨。有又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舊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按文之妙處。全在七個孰字。兩意者。字三居無事。字

遂如靈氣拂拂生巫咸招曰來吾語女疑招之詭天有六極五常舊註六極上下四方也五常即五行或以爲即內經所云之六

運氣五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叶虛王切九洛之事九洛即洛書之九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

之載讀祭與上備叶此謂上皇顧其自爾此謂上古之皇按問語煩而答語簡問語奇而答語正極變化之能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

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答無猶曰無私照之義兩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

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必忘孝何謂忘孝不因慕孝之名此始孝也今以孝名則不足語至仁矣此

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此非言仁之過于孝也乃孝亦自不及之夫南行者至於郢北

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郢楚都冥山北海山名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猶務孝之實則忘孝之名也務親之盡並忘親之名也以上註多不明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敬出有意愛從自然忘則孺慕非以父母而愛之但自有不能已子愛者親忘我者但見子一無作爲于心子無孝愛之迹則父母

亦忘子之孝愛也親忘我則極矣然子職易盡仁天下之心每不能行所言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言

無事則忘天下難至天下兼忘我則帝力何有焉此親之至亦仁之至也言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言

似非自我爲之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舊註失于江夫孝悌

名譽并焉。并猶屏除之屏一說兼而有之之意亦通至願莫如性適而名譽不足言矣是以道不渝。渝變也不變其孺慕之素則忘親而親

我下忘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陸云蕩蕩神不定也默默口不能言也不自得心不自安故懼怠惑之情緒如此帝曰。女殆其然哉。言當如此也吾奏之以人

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樂生人心而由天作禮節之義宜之以合于太初清明之元氣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

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姚云徐登山以夫至此三十

韻叶之亦有不合四時迭起。宣云五聲配四時而奏萬物循生。宜云衆器象生而環作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

和。流光其聲。一盛一衰謂高下相間則合乎文武之倫理經常一清一濁謂小蟄蟲始作。吾驚之以

雷霆。舊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叶詩紙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似有常節而無窮盡一發于不可待而已待直里切音時女故懼也。以上極寫樂之驟聞五音並奏八音相宣高下不一起訖無定驚其盛者如納身于大麓一時風雨並至山川易形故悚聽而

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阡滿阡。極寫聲沸天地塗郤守神。塞兌守神言聲之內充以物爲量。即在谷其聲揮綽。洋洋盈耳其名高

明。峻極于天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也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也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與蘇

與之爲窮者。吾與之爲有窮。無止者。吾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舊注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舊註無所復爲也吟讀入聲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

逐。逐音迪吾既不及已夫。夫字或作已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以上言樂之既作順成和動瀾滿天地洋洋盈耳莫

測涯淡惟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流波如寄形于空虛而失厥所懷來而故委蛇而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使之無怠調之以自然之命。天

自然之元命如人故若混逐叢生。舊註混然無係隨叢而生林樂而無形。五音繁奏如林總之羣而不可區別布揮而不曳。布故發揮而無

搖曳之迹幽昏而無聲。幽瀾昏默並忘元始之音動於無方。承布揮而不曳居於窈冥。承幽昏而無聲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

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達其大順之情

而適於自然之命。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聲之樂故曰天樂無言而心說。不必如上所故有焱氏

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

也。舊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以上言樂之終奏五音繁會衆竅齊鳴動而無動止而無止振于無竟故終于無竟如厲風之濟而萬籟虛如春雷之過而蟬蟲仰聖人悅焉愚人盪焉故惑也按三段猶夫

子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釋如之意妙妙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叶雪律切音卹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讀入聲卒之於惑。

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此愚非聖人愚菴之愚然亦入德之門故曰道可載而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

金曰。魯樂師名金也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

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也。箭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

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舊註。昧。今

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也。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

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

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舊註。方。常也。郭慶藩曰。呂覽必已。篇高註傳。猶轉也。言無方之轉動。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所

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也。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

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齷齪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

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同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

而夫子其窮哉。陸云。疊作六。喻純無痕迹。左氏善作疊。喻猶遜。此與衍按。以上非詆孔子。謂為借以斥。惠施輩之執古泥法。亦未合莊子之旨也。孔子誠不執古泥法。然亦何嘗懷必用之旨。

哉。觀人問世篇告顏淵之言亦盡其在我而已。師金蓋譏懷必用之志者耳。觀其言曰：無方之傳又曰：僂仰而不得罪于人，抑何醜哉！然則芻狗之喻亦借以形飾仁義法度以期世用者，豈真詆孔子哉？莊子蓋全取師金之言之反影兩言寫我全似叔孫通投時之口，贈讀者勿誤以為譏孔子可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

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道之粗非五年而未得

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道之分非十有二年而未得。舊註此皆寄孔老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

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

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外無正而不行。舊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

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止

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非

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隱藏也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假學以成然要

示之以器也不可多取。嬌失過實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舊註蘧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

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居也。虛同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貸

于無所費也。出叶延。知切音移。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陸云真即大宗師真人真知之真。采取無所取于後起乃能獨取天真而遊於無窮也。以富爲是者不能

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舊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按所謂患得

患失也。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舊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怨恩

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

然者。天門不開矣。八者後起之情易入爲主。然能取以自鑿亦正己之器也。夫能用此者必先具生死無變于己之操。然後能正其所正。良心之不昧者。情欲自不得而入之矣。天門弗開

猶言靈府不再爲情欲開張也。正着力大變無所湮處。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夕不寐

矣。舊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仁義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儻同慘。宣使人亂心。更甚于眯目嚙膚也。大叶第。吾子使天下無

失其朴。舊註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舊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又奚傑然若負

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傑然用力貌。傑即傷之通。段言又奚必用力者。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

而黑。鵠古鷓字。宣云喻本質自然如此。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辯叶必列切音朔。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本然之質無名置喙後起之各

無益本性。奚用好辯而務各相勝。廣叶果五切音古。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數語已見大宗

師然此係淺言爭黑白者是非亂于中務名譽者徒黨應于外此正針對惠施輩之好辯務勝言六喻簡質無摺疊痕謂出自實者恐非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或作歸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

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舊註謂老聃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舊註言其因御予張口

而不能嚼。也合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二語已見發

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述孔為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

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

用兵。著眼禹用力字蓋指勞形以役天下者言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

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而不哭，而民不非也。純一

朴也後世非之則多強哭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欲獨隆于親餘皆降殺而

之不獨親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人始有天矣。虞治尚賢民競于知故古十四月延育者舜時十月已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舊註此言兵有順則殺盜非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言不能大同人

自心是以天下大駭。叶喜。儒墨皆起。衝衝倖倖小辨。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始有倫理則名實相副終至喪實如有雌

而無雄正指好辯爭名者。何言哉。無復何言也不及湯武以禹為勞。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

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僭於履蠶之

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

不安。王引之曰履蠶皆蝮之異名舊註鮮規明貌一云小蟲又小獸也舊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

有何代理君以此篇為非莊子作案林說仍失之泥舊註亦未識莊子言外之意凡莊所稱至德至聖即

指以役天下及好名爭辯者言之即高語三皇返之無等其毒害有更甚焉觀其託子貢之間曰治天下不同曰其係聲名則一則其旨已見矣奈何猶以辭害意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同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釋文鈎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

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風化。舊註鴟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宜云不運定睛也風讀如馬牛其風之風謂雌雄相誘也化者感而成孕。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釋文山海經竄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風化之理性不可易命不可

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林云四句胎卵溼化俱在其中。烏鵲孺魚。孺。學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腰。蜂也。視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能自然者。則與化爲人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與化爲人者。與造化爲人也。天。法。道。道。法。自。然。故。曰。得。之。矣。

是篇承內篇之德充符來。其言道人之自然。曰。孰主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孰隆施。是。孰嘘吸。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此所謂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朱子所謂以太極之理氣言。似先有理者也。此自然之至也。自然故行所無事。行所無事。故忘名忘迹。逍遙之虛。苟簡之田。不貸之圃。一鈞天張樂之鼓。盪任物自然。而物無不化而已。此自然之至也。雖然。亦有說。彼循名循迹。姝姝自悅者。固非自然之道。然必行所無事。而希高慕遠。恐託三皇之無爲。而害民也。滋甚。不觀孔子之論孝乎。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此養亦非。世俗之養。子游慨想大同。謂苟徒慕古之睢睢盱盱。不將如羊之跪乳。鳥之反哺。忘親之爲養親。養親之爲忘親乎。故又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莊子本之。故以虎狼爲仁。以虎狼爲愛親。見得人不愛親者。將虎

狼之不若。而以忘親親忘我爲至者。必從敬孝始。見愛養而不敬。一虎狼而已矣。惟敬每出於不自然。先存一爲孝子之心。孝道斯薄矣。故極之愛親忘親忘我。而孝斯盡。猶必極之有天下而不與。帝力何有者。而仁始盡也。此真自然之說也。又不觀夫子之論樂乎。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其語魯太師也。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曰鐘鼓云乎哉。則知有無聲之樂也。曰樂其可知也。則知其有不可知者。在。豈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之可擬哉。此自然之說也。然舍鐘鼓無以爲樂。舍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之可知。則其不可知者更渺。惟於鐘鼓而不失樂之本。於可知者而一順於不知之原。此又自然之真也。於是而玉帛之禮。等於芻狗之陳。仁義之途。等之蘧廬之宿。以其非自然也。然徒高語無爲。慨想夫標枝野鹿之治。則悖日月之光。睽山川之精。墮四時之施。其毒害有甚於形勞智役者。此又莊子爲全書所點睛處。惟夫得其迹。而更得其所以迹。有其名。而復不居其名。順己之性。而卽以順物之性。順物之性。而卽以完其盡己之性。此又自然之至也。嗟夫。嗟夫。莊子之自然。人咸以晉人眼光視之矣。於其反影之所取。則以爲真意所在。於其全書所點睛處。則又疑其出自贗

手不類莊作。夫質作則亦有之矣。豈篇中聽語之謂哉。

刻意第十五

此篇亦以針對勞形天下者言。又以無爲而無不爲者證明聖人真人亦非專忘世。蓋生者可比意中別有所指。而以五平列起。六故曰承一喻一。諺作結。似排非排。似比非比。非

比不申之申。無應之應。亦文之極整齊。而極有變化者。

刻意尙行。其意峻刻。其行高尚。離世異俗。高論怨誹。舊註非世無。道怨已不遇。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云

非猶輕也。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舊註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者申徒狄。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自修其身。此

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成云若子夏。之在西河。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

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病而

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成云吹冷呼而吐故响暖吸而

納新如熊攀樹而自可以懸。類鳥飛空而能伸其脚也。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陸云

層勞形役神者也。後一層能養形而未盡。養神之道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

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二句即無爲而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爲無

澹然無極。惟無不爲故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舊註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

乃一篇之綱。下文六故曰錯舉成說。以申贊之似無倫次。而實一氣銜接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天地之平謂太冲莫勝道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下休字與焉字當乙天道篇故帝王平易則

恬憒矣。同平易恬憒。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舊註混然與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舊註夫不平

傷其形哉。神德並喪于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化叶呼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舊註

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所謂適得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三句承上二句

也。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者已然之迹如孟子則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

其死若休。不思慮。舊註付不豫謀。叶謨光矣而不耀。如水內含信矣而不期。如四時應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叶於希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憒。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

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讀如式至切音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叶筆別切精

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襍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二語甚精不雜則

之至然止而不流。則又生腐。喻人入天德之象也。宣云靜故曰。純粹而不襍。舊註無非至靜一而不

變。舊註常在當上淡而無為。舊註與會動而以天行。逐欲而動此養神之道也。以上連用六故曰

德用一語總束見得養神非靜不為。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况敢輕用其

劍淮南子道應訓荆有伏飛得寶劍於干隊註干國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渠記切音鑿切上際於天

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宣云不可得其名為同帝帝同用天純素之道頭上聲厚切唯神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一之精通合于天倫曰飛縣陰君道隆也太玄經

權疏制于尊也尊祖資切倫隆音近故與通叶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神為身之主精為神之用貴精又所

以資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襍素韻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純也苟能無所與雜則龍章猶質

仍一純也仍無為而有為有為而無為之旨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即體心會也心會純素之理則觸處皆真道所言真人聖人

諸證多在諸篇者

此篇文法整齊語意完密為外篇中之中鋒文字說者譏其筆意徵實疑與天道篇同出一手為漢代時高手之贗作按筆意徵實固與天道篇前半文字相同謂為贗作則俱非也蓋天道篇為應帝王之結穴以明無為中之有為此篇則亦大宗師之結穴以明無為中之無不為文意相同故語氣亦類也何以言之首段五列謂非平看以養形引起養神文之佳處全在此一摺誠然矣然余謂上四列亦非平看為亢為修為治固是勞形役神者江海之士則又非其倫矣蓋此指接輿輩全書中多借以映孔子者與

多借老子養生清淨之說以映孔子者正同。此處以無爲承上三列。更以養形引起養神。似若無意。實莊子爲全書中點睛。故下卽總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見得一味無爲。與專講養生者。將與上列三者同爲一曲之士。爲修指游夏之設教者言。如篇中多稱顏淵子貢是。若謂孔子亦是爲修者。與子夏並稱。則又非矣。故下又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試凝神以思。之人也。之德也。豈非大宗師篇所稱吾師乎。吾師乎。遊於方外。而仍遊於方內者乎。豈非如魚之相忘于江湖而不殊。殊然以相啣濡者乎。之人也。之德也。豈非如藐姑射山神人之神凝而物不疵癘者歟。故下以六故曰。重重證解。重重申贊。而又以一喻一。諺結出純素二字。凡大宗師之天道人道。卽中庸之誠明。而中庸之所謂誠故不息。爲物不貳。至德凝神者。俱於此和盤托出。之人也。之德也。吾師乎。吾師乎。而阿堵之傳神。自有在人言外者矣。夫安有徵實之病也乎。

繕性第十六

性本無爲而自然一染於俗則便失本真求復其初而益繕于俗則益蒙蔽而已此無他亂其性也以亂性之俗學而言治道則雖堯舜之治猶爲大亂況其他乎世愈降則

俗愈壞凡無爲之治俱是有爲之迹而聖治幾不可復見矣然猶有存身之士以深根寧極而待時命之至則雖大亂之世猶可返之淳朴也至士益惑于俗學而縈心儒來肆志軒冕世俗益不可復問矣

曰蒙蔽曰倒置曰民所以貶斥之者至矣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汗雖繕治也。兩俗字疑衍。一言性與欲皆已為俗所。滑欲於俗。思以

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陸云此亦指憲施。輩之多方而言。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乃得真知。是謂以恬養知。不知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人能任真不溢。則雖知亦恬。故曰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

和理出其性。知恬交相養。則無知而自有真。知有知而仍歸無。夫德和也。道理也。道即性之。和德

無不容仁也。德本無不容。是所謂仁。道無不理。義也。道本無不理。義明而物親。忠也。附者以理之實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中既純實。雖涉物境。而仍歸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有

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舊註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彼正而蒙已德。德

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舊註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則物必失其性。故按冒覆也。有自我覆被之意。古之人在混

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各正性命。無容我。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

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舊註任其自然而已。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註舊

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有為天下之心。則正其不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有為天下之心。雖正非有德。又下衰。及唐虞

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宣云失其源也。灑淳散朴。灑或作澆言淳為之澆朴為之散也。離道以善。舊註善者過于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險德

以行。舊註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有冒物之心則性去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識

二字當連讀即不識不知之反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雖聖人之文博亦順民之性非以冒人然文博之迹究非道德之真則亦

滅質溺心矣。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以上從無為而至有為言之非謂堯舜之真不

人伏戲之真不及混芒彼雖各有為而無為民雖仍安于不識不知而聖人之世究非天下盡。由是觀

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陸云既非澹漠之道則世自無復有養恬之道則世喪道矣既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政人亡則世亦亡。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性反詬能盡復。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道世既交相喪則聖人雖遊于世俗而其

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道適

之世。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世有還淳反朴之期。則反一無迹。反物之性而非有加。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適

道隱之時。則深根寧極而待。於聖之恬養原未有損惟益。此存身之道也。身存世與則堯舜之世又未嘗

不可返而自然一順之民風亦未嘗不可返惟道與世交興可爾。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舊註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雖道喪之世

不以知窮德。仍自不知。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舊註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舊註遊於坦塗。德

固不小識。舊註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毫無缺憾斯樂之全

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性命之樂外更何樂哉今之所謂得志

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在外之物得失

非復由我也。圍又作禦。故不爲軒冕肆志。舊註澹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不爲窮約趨俗。曠然自得不在身。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

約窮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寄去則不樂者當未去時其樂必荒苟寄重來則荒益甚斯以

外易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斯真倒置矣

此篇要處在一俗字。一染於俗。雖繕性猶不能復。況滑欲以求明乎。一意直貫到底。曰

蔽蒙之民。曰倒置之民。前後相應。蔽蒙已不可。倒置更甚。此正爲惠施輩痛下一砭針。

篇中分兩大大段。上半言世民當知養恬。下半言士更當知養恬。而每於收句作轉換語。

此尤其矯健絕倫處。雖然。莊子之用意。尤有進焉。莊子之妙處。全在取反影。即以上半

篇論。謂堯舜爲德薄者。固屬皮相之論。即以爲無異神農黃帝燧人伏戲混芒之世者。

亦未知莊子之意也。莊子之意。全在於爲天下三字。此三字。非堯舜神農黃帝燧人伏

戲所有也。乃俗論之堯舜神農黃帝燧人伏戲之所有也。一有爲天下之心。則已非無

爲之有爲矣。燧人至舜。原未嘗失其和理之性。一自惠施輩論之。則其失性之足以亂天下也。將治愈隆者。亂且愈甚。何也。凡其無爲之治。皆爲有爲之迹。凡其無爲而有爲之治。皆爲有爲而亂性之迹。則其離道險德也甚矣。神農黃帝之安而不順。燧人伏羲之順而不一。非其養恬之勝於堯舜。正其治備之不如堯舜也。由俗論推之。將治愈隆者。亂愈甚耳。此其全取反影之處。人不知之也。不獨此也。後半篇中所謂存身者。正與堯舜相對射。見得堯舜之無爲而爲。一入於私智好辯。多一治天下之迹。卽多一亂天下之迹。而處極亂之時。雖春秋時之孔子。未嘗不可反之堯舜之治。且反之混芒無爲之世。何也。蓋有爲之無爲。究勝於無爲之無爲。所謂反一無迹也。若然則於堯舜之治。反謂其亂人性者。豈真莊子意乎。此又一反影也。不獨此也。惠施輩之以辯飾知。以知窮天下。以知窮德。無論其不能復民之性。且己先不能安於時命。憂樂之亂其衷。得失之繫其志。雖以堯舜之治。謂之益亂者。正坐此倒置之民。議論益多。而古所謂存身反一之道。將益爲所亂矣。此又反影中之影也。讀者甚無愛其文而忽其意也。可有病其有訓詁氣。謂殊非南華手筆者。則更失之遠矣。

秋水第十七

亦此篇論大小貴賤處似從齊物論篇來然曰無以人滅天見道之至大者仍在無為則

為而無為也變蜺等喻取影在心之神匡圍以自然而化暴龍辯以不自然而求勝卒以見困塗自
點見得反道之真則雖賤亦貴河海小大之喻仍未入於相忘之境也知此則鸞飛魚躍無入而不謂有
得矣貴賤云乎哉
哉大小云乎哉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舊注水生於春壯於秋涇通也一作涇俟涇也水中可居曰渚崖字又作涯亦

作涇成云隔水遠
看不辨牛之與馬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

河伯馮夷也見大宗師篇也

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

北海

今萊州是海叶喜

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叶

望洋向若而歎洋海中若海神也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舊注聞道百萬分之一也或曰多辭也百叶伯各切音博與若韻

且夫我嘗

聞少仲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陸云殆矣連下句讀言幾乎終身不悟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

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王引之云鼃本作

覽時序部鱗介部多部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鼃字直至下

文增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註云鼃水蟲形如蝦蟆則此處作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

則張縮文井魚之識巨海夏蟲於此不應至下文經贛水注云淮南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
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鵲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鰒魚耳見劉逵吳都賦注困學
記聞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無呂覽論大篇井中之無大魚也皆是井魚

之證後人以此篇有指井之語而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體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為井而不知井中自有魚無煩改作體也按海讀喜與虛叶冰有悲音與時叶道與敬叶今爾出

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舊注以其知分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舊注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按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

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

之在天地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舊注小穴也一云蟻冢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乎舊注稀似稊倉與陽相隔為韻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人以人羣言一人卒九州人也穀食之所生舟

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人以一人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舊注小大之辨各五帝

之所連馬云連讀為運江南古藏本正作運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稷契之輩任士之所勞伊呂之徒盡此矣伯夷辭之

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以上言大之上更有其至大

多也況小知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變自大而為各還本體其說雖帝王聖人尚未可以之自

量無窮宣云各時無止宣云各分無常得失終始無故變化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

寬大而不多各自足亦無餘也知量無窮觀乎大小遠近則無窮矣證曩今古舊注曩故遙而不悶遙長撥而

不踐。擬短也。知時無止。望古而不闕。今居近而不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於希切音衣。上聲。讀叶喜。知。

分之無常也。察乎盈虛之理。得失之不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明乎生死。是正道。不說不禍。則知終始之不可執。而留矣。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知者衆。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不生時長。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小求大。自謂甚精。自謂得之。終於迷亂而已。則莫者安於所受之分也。由此

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上言天下之理。大小自無定。

言大有是處。小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變大小而言精粗。說又進矣。然曰無形曰不可圍。則

又太無。實際矣。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是則精與大皆非無也。安知無形與不可圍。夫精。小之微

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馬云埤與郭同。公羊傳郭者何。恢郭也。殷盛也。舊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無形不可圍。則夫精

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

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道生於自然。太極由於無。

極理所從出。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

固不害人。然非以仁恩自多。而此動不為利。不賤門隸。門隸不為利。然非以賤貨財弗爭。不多辭讓。貨財固不爭。然非

此。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力然非以賤貪汙之行。而此行殊乎俗。不多辟異。殊行

乎俗然非自多為在從衆。不賤佞諂。所為從衆然非以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是非有真尚不可分細大無定聞曰。道人不聞。至道人

也。見下。山木篇。註任物而不聞。至德不得。舊註得者生于失也。物大人無已。舊註任約分之至也。

自然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矣。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既言

不期精粗。則無形可言矣。無形可言。將謂理在物內。不得謂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舊注

足也。陸云。二句揭過。另為一頭。下文五層。則針對世俗之失。而歷言之。蓋無貴賤者。乃真大。而可貴也。又

何必尋其倪乎。若拘滯於物。如施龍輩。乃執己見。以自是。而自貴賤。世俗惑于其說。以彼之貴賤為貴賤。

小愈分辯。不愈乖亂。哉。以下數層。須分清主從。若以六觀之。平看。則似散漫。識語矣。以物觀之。自貴而

相賤。道當觀其通。若滯於一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榮辱為貴賤。則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

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

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大小以形言。有無以名

平看。因形之近。誣則實之。以名。又因名之不定。則申之以辯。又有側申。意要皆為施龍痛下針。昔者堯

屹然曰。天地稊米。豪末邱山。東西相反。而不可無堯桀。自然而相非。則仍物無貴賤之意也。

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舊注白公楚平王之孫作亂而死見左傳哀公十六年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

騶。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曠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梁麗屋棟也。或曰椽柱之屬。要皆以大木爲之。鷓鴣疑行。鷓字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

萬物之情者也。蓋同蓋此當時恆語。然師其迹者必失其真之喻。白公是也。所是猶師天而無地。師

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舊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宣云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默默乎河伯

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以上言貴賤大。小之有宜。貴賤大。小之有宜。貴賤大。小之有宜。貴賤大。小之有宜。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奈何。言既不知貴賤大小。則真理究何在。乎何所取。準以定辭。受趣舍。問益進。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舊註貴賤之道。

反覆相尋。亦作時衍。猶云漫衍。合爲一家。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則道難行。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分而足。謝天之施。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當兩行不執一。執一則與道參差。矣。差倉何切音礎。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舊注公當而嚴。魚檢反。絲。絲乎若

祭之有社。其無私福。絲。絲與由同。如羣。一社神福。非私我。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知四。方之無疆界。

懷萬物。其孰承翼。萬物皆在我懷抱。其孰承而執翼之。是謂無方。舊注無方。故能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

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宣云往者莫承逝者莫挽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馳唐何切音駝無動而不變。

無時而不移。移牛何切音俄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化讀如訛以上言在物之化為與不為無容心也河伯曰然則何

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則何貴於道問得真切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

物害己。言苟知道必達乎盈虛消息之理達理則必明進退存亡之權明於權則自能因物付物不至逐物喪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二語喻富貴賤

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二語刑賞威武非謂其薄之也。薄迫也非謂其身近而不害也見得無近刑之理雖身擢而非薄言察乎安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觀此莊子豈真高言無心因順哉有知幾研幾之學斯物莫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宣云

天機藏于不見人事著于作為外音制叶浙德在乎天。德在乎自然恣人任知則必流蕩失素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惟真知天人之

自然而位乎天德躋躡而屈伸。與機相應者自有盤踞中禮從心不踰之樂反要而語極。舊注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何

謂天。何謂人。直叩天人問益真切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落同絡此人非助

人也落首穿鼻亦因也惟在外耳故曰無以人滅天。為則毀其天然矣無以故滅命。故者有意造作則傷性命矣無以得殉名。

得有常分近名則非況又殉乎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反真二字為求道結穴正以針對施龍輩以上言知道當以盡人合天為用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舊注蚘馬蚘蟲也陸云憐羨也夔一足蚘多足蛇無足以足為用者少足不如多已之便故夔憐蚘而多足反不如無足

力之捷故螭鱗蛇然蛇猶以形用風則無形而自行故蛇鱗風風以行而至目則不行而白至故風鱗目力之所及必當前已呈其形心則神之所運不待彼此相對而可以無所不到故目鱗心是用之至神者莫如心也奇變謂螭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行蹕偏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螭曰不思精論妙喻

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襍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起于北海行蹕風蓬蓬然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舊注鱗藉也本又作躡按荀子強國篇大燕躡吾後楊注躡也言躡踏于後也手指風則風無力以禦足躡風則風亦無力以禦是衆小不勝也拔木蜚屋惟風爲能所謂以小不勝爲大勝也聖人能之則已極心目之用且極心目至神之用所謂空中設影反照入江是也余謂莊子蓋善取反影宣云以上發無人滅天之妙讀此益信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憊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注舊

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

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陸云此皆小勝之屬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莊子新義卷二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勝云此大勝之屬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于命者無往

而非道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宣

以上發無以故。滅命林云諱窮求通等語。以擬聖人之言。恐覺不似。且筆頗平庸。非莊子所作也。按匡人

之圍。如潮之湧。如水之立。正是暴人之行。如折大木。盡大屋之風之作用。聖人以無心應之。將甲進辭。正

如厲風濟而衆竅皆虛。林所謂美人下牛。公孫龍問於魏牟曰。舊注公孫龍趙人牟為魏之公子龍少學先王之道。

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

已。今吾聞莊子之言。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

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堦井之甕乎。堦音階成云堦井猶淺井也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

跳梁乎井幹之上。幹同榦舊注井闌也入休乎缺齧之崖。舊注齧如闌以磚為之著井底也成云休息乎破磚之涯赴水則接掖持頤。

宣云水承兩腋而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舊注跗足跗也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舊注還顧視也軒音寒井中亦赤蟲也科斗蝦蟆子

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舊注繫拘也三蒼云絆也按言井小之不容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以海之大告之夫千里

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堦井

之。鼃聞。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舊注以小羨大故自失。適。適。規。規。皆驚視自失貌。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音智。而猶。

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舊注商鉅。蟲名。北燕謂之馬螭。一本作蜃。

且夫知不知

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堦井之鼃與。且彼方跣黃泉而登大皇。

廣雅。跣。躡也。成云。大皇。天。

也。無南無北。爽然四解。

四解。四。達也。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

為韻。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極。反於大通。謂歸於至道之極。

先子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

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

匍匐而歸耳。

壽陵。邑名。邯鄲。國都也。餘子。未成丁之男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此段頗如河海之喻。而文較淺易。且高已卑。人疑非莊子已作者。按河伯海若。入膝。繁蚊。負鉅。馳跣。泉登。皇等字。而終之以壽陵餘子之學步。正見其左右。繫拂拍案得意。使心醉。鄭

者。睹其驚走狂奔之狀。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其傲弄。劉侯處正是此意。又退之於己。用意所在。往往於

後。自為點明。此篇河海之喻。正有所指。此特其點明處耳。即舉何害。况更有小勝大海之喻。與無足一足多足之相映也。耶。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

威王。

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林云。此不甚經意。之筆。然別有韻致。

案此亦從上節牽帶出來見得樂非之體與真塗之龜苟意在不慕聲名不營榮利則跼足曳尾固亦何羨乎河海廟堂哉既以自慰又不啻為公孫解嘲有此一逗全盤皆成活子矣妙

惠子相梁。梁施宋人為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而嚇我邪。舊注鷓鴣鷓風之屬嚇本亦作呼嚇怒其聲恐其奪已也詩箋以口拒人曰嚇按孔

林云此兩段承上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有鐘離郡有莊子墓在焉亦有莊惠遊遊之所石絕

園為其宜遊之地按因其遊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舊注儵音由白魚也盧文昭云儵當作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猶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猶同類子與魚莊

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猶言徒

遠矣我循女安知魚樂之問女已知我之知而問我何從知也則我正知之濠上耳言以我之樂知到

子所謂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矣天下之物皆然胡敬齋又謂若莊子就規矩準繩便到

子按此即大宗師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意中庸以鸞飛魚躍為上下

之察茲言鸞鶴言儵魚亦是此意能盡己性能盡物性則物論安有不齊哉

此篇爲莊子極得意文字。故前半反覆推衍以明道真。河伯海若層層之辯論。祇得之濠上之一語意耳。何言之。凡大者自大。小者自小。大亦非大。小亦非小。如我自我。人自人。魚自魚也。各安於自然。則各得其樂。惟以小羨大。以大自然。則不安於自然。而非道真矣。以小羨大。則有貴人賤己之心。以大自然。則有貴己賤人之心。形名者。形名此者也。辯論者。辯論此者也。而道之真益滅矣。惟舉大小而一空之。則由道之真。仍大者自大小者自小。大亦非大。小亦非小。而貴賤可知矣。儵魚有自得之樂。豈河伯無自得之樂。苟一失道真。則羨人非樂。自大更非樂。羨人必至於自大。大無定形。亦終至於羨人。而更非樂。而夔蛟蛇風之羨。忘其自然。徒在於一足多足無足無形之間者。亦猶是也。釋心不言。謂如空中設影。取其倒映江中。誠然誠然。殊不知亦無在之非言也。匡圍化暴。正如海水挾風。潮湧而至。而聖人以自然處之。此卽心之以小不勝爲大勝也。然而曰河伯曰海若亦一心之喻也。蓋心符水德。河伯之始於自大。終於羨人。卽心之小勝以求大勝也。海若之自忘其大。乃真道心。不求勝人也。自足而已矣。公孫龍一段。非真斥之也。斥其吾自以爲至達也。苟龍能反真。則亦怡然自樂。培井之鼃。與泥塗之龜何

異而奚容逸而走哉。逸而走斯真受斥矣。吾不知河伯之始辯終默者。果真悟道否耶。於是比腐鼠於魏相。施之惑一如龍也。儵魚乎。惠施乎。莊子乎。施一何伯。莊一海若。儵魚乃一自然之道。則謂莊子知儵魚之樂也。可謂儵魚亦樂。莊子之樂也。亦無不可。而惠子終無言也。何伯亦無言也。其樂也。其未之樂也。還當自循其本。還當問之於心。此秋水篇之妙旨也。雖然。自然之用。莊子言之屢矣。而此篇曰。吾辭受取與。吾終奈何。曰。察乎安危。寧乎禍福。謹於去就。亦非一味以和光同塵。為自然也。而泥塗之曳尾。亦自有壁立千仞之操。而說者猶以梁國嚇我一語為陋。亦淺之乎讀莊矣。

至樂第十八

至樂在於無為而世俗所謂富貴壽者乃偏於憂形中求之亦見其惑而已矣鼓盆之歌生柳之惡已且始未忘情人亦終以理遣即憫憐之夢南面王之樂亦祇尸居口腹

此理此解正人鬼難索也海鳥之不能適性則凡溼化胎生之不善順機者正不知凡幾言外正有一視息間千變萬化之若不相待人既為人安可徇欲惑志偷閒度過哉徇欲惑志至死方悟偷閒度過其實適義者人之道天歟人歟人歟鬼歟在人自擇之耳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云宜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不。知人之取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舊注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于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舊註內其形者知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

疏矣。舊註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或無之字非之猶其也姚氏章句本亦同云之是也富貴壽三者根天下至樂句來列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循猶

子小問篇作遵循皆退聽之貌或曰蹲循踣下而順之於義亦通以上根可以活身句來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善不善誠未可知也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蘇輿以樂舉連讀亦通舉羣趣者猶言舉世羣趣也誣誣舊注趣死貌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之不樂也。言羣所樂吾未之樂亦未之樂因其於道不入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果有樂無樂乎哉吾不

樂矣然又俗之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循欲爲樂無爲則大苦矣故曰有

之譽者無世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舊註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

身。唯無爲幾存。至樂活身唯存於無爲之心耳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舊註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故兩

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兩儀相合一任自然故萬物皆化不然將有時而滯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芒混茫也芴恍惚芴乎芒

乎而無有象乎。無為故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舊註職職繁殖貌爾正職主也故曰天地無為

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此無為之為斯為獨神人能得此豈不至樂而可活身乎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舊註叩缶為節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謂相與居分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同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襍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

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舊註巨室以天地為室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舊註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觀於冥伯之丘。謂葬人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

生其左肘。柳瘤也聲轉段字其意蹶蹶然惡之。蹶蹶驚動貌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

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垢音古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

惡焉。冥伯之邱有葬人之處故曰觀化然始之蹶蹶然惡之與莊子妻死之始能無慨然同意皆始未能忘情後以理遣之此可悟聖人制禮之意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顛髑髏然有形。髑音蠶。舊註白骨。髑以馬捶。激旁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

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爲之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猶言子所上列之諸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從

註從容也又曰。逸也。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

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矚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此按

段也。莊子爲樂死者。謬也。莊子若謂以上所列。雖脫于亡國斧鉞諸患。春秋之故。及此猶未造生。順死安

之。境也。故託髑髏言之。見得生苟無爲。生苟不以有爲累。無爲則有君子。上有臣子。下有四時之事。亦何

矣。非至樂也。樂而曰南面王。仍世俗之所樂。口隨耳。髑髏所言。可知其勞于非命者。生人之累。不知幾何

樂之樂。則將生死無變于己。安有勞逸累開之判乎。此仍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之旨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楮。裝物之屬。綆。舊註汲

索也。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楮。綆皆有形。之適成于命者。亦如吾恐

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

則死。內求不得。將求于外。舍內求外。非惑而何。此死字。駭心死言。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于魯郊。海鳥。即爰居。見魯語。然

也。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御音迓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

遊之壇陸。湖渚也。壇或作澶。浮之江湖。食之鱗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

謗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

之。人卒猶人衆也。相與還。繞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或于異字絕句亦通。故異

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本量使人如器是不一其能也。各適其情是不一事也。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謂條

達而福持。無過實之名無不適之義則於事得條理。通達而心常安于命矣。安命故福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也。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林云唯

十三字不可斷讀而女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俞云詩二子乘舟中心養養。養為憂與。下句歡對文。種有幾。言任物之化得

水則為蠡。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于陵屯則為陵鳥。陸引副墨曰自混沌而言大地塵埃

如蠶其名為蠡。蓋水苔欲生河中先為此狀。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為體質。名蠡蟻之衣。即所

鳥也。生于水為水鳥。詩所謂言采其賈音續是也。蠡與蚌依其下以為衣焉。生于陵屯則為陵鳥。即詩所

謂茶百一物而為水陸之異也。陸云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悉切鳥足之根為鱗螭。其葉為胡

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于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陸引副墨曰。陵鳥而得鬱棲化為烏足鬱棲糞壤也。烏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螻蛄而葉化胡蝶。胡蝶乃胥之別名。蓋草化為蟲質。多端弱。

又生田夫野灶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鵠擬鵠。擬伏土。于日化而為烏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蠶蠶也。喜酸而聚醯。故名。頤輅生乎

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移叶督芮生乎腐蠶。陸引副墨曰。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輓。黃輓生督芮。督芮生皆蟲類也。羊奚比

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陸引副墨曰。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為一句。比合也。其根連于久。不筭之竹。則生青寧。青寧

竹根蟲也。又引循本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青寧乎。副墨又曰。程狗之別名。筆談云。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為程。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

于畜狗。元始祖胎于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林云。出者生也。入者死也。按

人之生死亦一機之所運。則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也。特出入于機耳。其變也。其入也。其化也。其出也。莊子雖曰。任物之化。然言外見得生而為人。亦非易故。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至樂治身之理。果將奚

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也哉。

此篇從內篇大宗師得來。而意較警切。開首曰。至樂曰活身。曰無曰有。曰奚為奚據。奚

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見得天下自有至樂。至樂自在活身。活身自在無為。無為

自在循分。循分自在安命。而於生非益。於死非損者。乃可以語至道。惟莊子偏不直說。

只說世之至樂活身。只在于富貴壽。富貴壽亦有分矣。而偏說到為形。為形則樂此不

疲。與無為之旨。背道而馳矣。樂邪苦邪。勞邪逸邪。至死方悟。不大可哀哉。惟無為則循

分。循分則安命。安命則各止於實。義設于適。萬物職。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仍一無所爲。而安於生死之動其中哉。雖然。役役於爲形者。固亦有悟也。惟待形之化而悟耳。髑髏之枕夢。列子之撻指。正是大可哀處。何南面王與未嘗死之足樂乎。髑髏之夢。謂死後之逸。正以見其生時之勞。死時之得去累而樂。正以見其生時之求樂而得累。列子之指髑髏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則知南面之樂。仍是奢泰游魂之口脔。而此髑髏中仍多夢其生醉其死。而此理之難索解人者。更難索之明鬼也。鼓盆之歌。肘柳之惡。始難忘情。終以理遣者。亦正見其生視須臾。無聊之解脫已耳。中間顏淵東至齊一段。林氏至詆爲庸濁不堪。醜態備見。謂好事者撰此以擯撥其中。按其說非也。海鳥一喻。極有至理。無此一段插入。將何以見纍纍枯塚中。尙有生前惑志憂思。不敢食鸞飲杯之許多枯骨乎。海鳥之不敢食飲。三日而死。似亦循己之分。然一味狃夫故常。則所安亦非正命。試問塚中枯骨。此輩何限。卽其惑人者死一語。謂爲心死固可。謂爲人將殺之。亦無不可。不觀虎豹之食人乎。赤子不食者。以其心無畏懼。絕無形態之有異故常。不然爰居亦適無能之鳥。苟其張翼奮擊於廟堂之上。則亦殆矣。此夜

光投人之所以遭按劍也。夫赤子安於形態之分猶然。況安於性命之分乎。是知溢于性分者。以勞以累而死。不足於性分者。以逸以安而亦死。越於性分。以惑以逞而死。不及於性分者。以憂以歛形而亦死。而人之生也。又如驟如馳。其生而爲人也。更爲萬物變化中之一瞬。安可汲汲於爲形。以喪其固有之樂邪。又豈可專以畏禍眩視悲憂。汲汲焉就間避事。惟恐己之不得樂邪。一則至死方悟。一則生同於死。塚中枯骨。亦復何分彼此哉。不然。夫子不云乎。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無爲之所以無不爲也。彼鬻體何足以解此。此又莊子言在於彼。而意在於此者乎。

達生第十九

篇中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二句與關尹言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二句爲全篇之關鍵蓋言善養生必神完而與天爲一乃能全其生也然言棄世而仍不離世言開天

之開而仍不忽人仍非一意于修養者莊子蓋借守其真之要形入道之工夫耳承綢之喻言用志之不可紛操舟之喻言習熟之乃性成田開之之言戒徇欲以戕生桓公之見鬼以傷祠而惑性者紀子之養雞不擾也呂梁之游水安于命者非果敢也梓慶之爲鑪工倕之指與物化順其天者非智巧也此皆養神之道即精復氣守之道惟孫休之飾智修身仍不脫乎世俗不安于天命甚矣至人之知曠世而不一遇也至以求道爲守真之影則又解人難索矣

達生之情者。情實也不務生之所無以爲。舊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舊註

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者奉養之物必有餘然有因以喪身者矣有生必先無

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心死之人所謂行屍走肉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此其情也。悲夫。世之人

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世俗一切皆養形之具。今果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不為則為亦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

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衣食所需誠不免于為形。然遺棄世好不隨俗。尚則亦分內之事。絕無係累無適而無非。至正至平之

理則如真苗。種新幾于道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遺忘也。設問起下。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棄卻世俗養形之事。則形可以不勞。遺卻世俗攝生之計。則精可以不虧。

夫形全精復。叶房。與天為一。完天之所付。則與天為一矣。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

體。散則成始。萬物皆父。天母地合之則各成一小太。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惟形精不虧。則能與化俱精。而又精。反

以相天。存養之熱還輔。天地之自然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仍無為而有為之說也。不必涉于修養。

子列子問關尹曰。舊註。關令尹喜也。至人潛行不窒。陸云。潛行即入水也。不窒即不窒塞而死。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即登高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是純然之氣。然

守非智巧果敢之所能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舊注。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姚云。江南本色。上有形字。按舊註。同是形字之物耳。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造乎

謂未始有物之前。所謂徹終也。徹始也。止乎無所化。謂極于物之無所化。所謂徹終也。徹始也。止乎無所化。謂極于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得是而窮之者。得是而窮之者。得是而窮之者。得是而窮之者。

之理窮之則由太極而無極焉斯物莫得而制之矣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舊註止于而藏乎無端之紀舊註冥然與變化日新游乎萬

物之所終始游於萬物所藉以終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化是也壹其性舊註飾則二矣養其氣舊註不以心使之合其德舊註不以物離性

以通乎物之所造舊註萬物皆造於自然即太極之理也造讀入聲與上體下卻吐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同物奚自

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舊註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選忤也一云干觸也懼懼也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游心于理則藏于天復讎者不折鎔干將干

者得而不折以其無心也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中賊害禍狼之人不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天下平均不

有情者由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由此無心無情自然之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真

開天也後起之知開人也開天者德生德之動者天生開人者賊生知用者賊不厭其天不忽

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不厭常道所謂不益所本無也不忽人事所謂不失固有也人即上不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云痾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以竿取蟬掇拾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

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舊註五六月粘蟬時也累丸謂累之於竿頭也累三而不墜則失

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無所復失自二至五承蜩之前一段工夫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厥或作擗厥株謂斷木棍也身若厥株之拘臂若槁木之枝言不動之至也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

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舊註遺彼放得此三句言承蜩時之工夫也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名成云在宋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善游者數能。游之善者以數習而能列于黃帝篇上有能游者可數也句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舊註没人謂

底不待見舟而便操謂不必學操舟之術也黃帝篇便作謔注謔起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舊註習以成性遂若自然黃帝篇二句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力切猶其車卻也。舊註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于淵猶車之退却于阪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言覆却之方雖有萬不同處俱

不足入吾心黃帝篇作覆惡往而不暇。叶胡故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注射而睹物也殫

釋文作殫督也黃帝篇作覆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折也。叶也凡外重者內拙此亦用志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舊註周威公名灶凸周桓公之子也學生謂學養生之道也吾子與祝腎游亦何

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也。成云拔篲掃帚也案讀如拂帚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

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郭嵩燾曰鞭其後則前者于子然行矣王云意謂謹

終其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

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也。縣簿。小戶也。簿。簿也。無不走也。走。謂奔競也。奉富貴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

不鞭其後者也。虎食其外。仍由內養之未至也。不與民同利。何乃不幸遇餓虎乎。病攻其內。仍由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靜而無過。靜動而無過。動若槁木之無

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祗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十殺一人。盛卒塗上。便大畏之。至於嗜欲之害。近

人玄端以臨牢筴。牢。筴。豕。柵也。說蔬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

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菑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

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菑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菑者何也。

苟生二字不連讀。舊注豚楯。篆按也。聚僂。棺槨也。王念孫云。豚讀為韃。楯讀為輅。輅。輅車也。聚僂。輅車

飾也。衆飾所聚。故曰聚。其形中高而四下。故曰僂也。一說。豚楯。畫盾也。聚僂。曲溝所以捲聚物者。言被刑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照詒怡為

病數日不出。諛語也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瀋之氣散而不

反，則為不足。舊註：忿滿也。瀋，結聚也。精神有逆則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

舊註：陽散陰凝，故怒。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舊註：上下不和，則陰陽爭。桓公曰：然則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竈有髻。舊註：沈有履，一作沈有漏。沈，水汙泥。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成云：門戶內糞壤

曰：雷。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舊註：倍，阿神名也。鮭，鬚狀如小兒長。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

處之。舊註：泆，陽狗頭馬尾。水有罔象，丘有夔。舊註：狀如狗有。山有夔，舊註：狀如野有彷徨。舊註：狀如

五蛇兩頭。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

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

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舊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

子彭生齊桓之見鬼問之仲父而無所見。此見二君之優劣，一則受欺于人，一則借以欺人。彭生之見桓

被左氏瞞過，即從者之設謀也。委蛇之對桓公之圖霸，告敖未嘗瞞過，而即以其心所構之境對之。而桓

公蹶然笑而起矣。左氏亦未被瞞過，而不說明者，惡襄公之行也。莊子亦未被瞞過，而若信為實然者，有

取于自傷及鬼惡能傷人之說也。中間說鬼一段，實寫得因疑構境之妙。枚乘七啓無此奇闢，不獨此也。見得委蛇之鬼，桓公自致，即告敖殆霸之對。亦桓公所致也。此亦自為謀之過也。妙對。

紀消子為王養門雞。舊註：紀消，人姓名。王齊。十日而問雞已乎？黃帝篇：雞下字曰未也。方虛憍而恃

氣高仰尋敵之意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猶聞聲而起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雄毅以待敵至之意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鳴而我聽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雞亦柴立如槁木矣其德全矣異

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云此以爲藏神守氣之喻

孔子觀於呂梁舊註呂梁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縣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成云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縣水

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旁其流而拯救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

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皆出

齊旋渦也猶磨齊之齊汨水之回伏而湧出者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舊註任水而不任己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故猶素也性習久性成也命莫之爲而爲也林云此於行險中發出一箇居易學問大奇大奇陸云此段即與物無迕者虛物而不傷之意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之者矣

梓慶削木爲鐻梓人名慶鐻爲止樂之器一名敵象伏虎形背有七十二齟齬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

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秣氣也舊註秣損也氣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

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也祿直錄切叶力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也齊七

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輒然不動貌。並忘己矣。當是時也。無公朝。今人精于業者閉戶亦懼外物。之滑也。無公朝則人已並忘矣。其巧

專而外骨消。性外之事去也。外骨一作外滑言。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叶焉。不

然則已。先觀木性其形軀合錄者宛成。錄形然後加手焉。否則已也。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以天謂推己之天。合天謂合物之天也。即上觀木之性全然天合所以疑神也。

合天謂合物之天也。即上觀木之性全然天合所以疑神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荀子哀公篇作東野畢。莊公作定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如繩之直。如規之圓。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舊註謂過組織之文也。王曰如詩所云執轡如組也。使之鈎百而反。使馬回旋如鈎。至百而反故迹。顏闔遇之。哀公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

公密也。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馬力竭矣。而猶求焉。

不止宜其敗也。人之勞形虧精者將復如何。

工倕旋而蓋規矩。工倕之鉤旋折旋合之規。矩無毫髮之差。所謂蓋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因物施巧。

心不稽留則心神靜。專自無拘滯之苦。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履適于足。忘履可矣。而并忘其足。適之至也。帶適于要。忘帶可矣。而并忘要。適之至也。知

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滑心知為之也。而部忘卻心適甚矣。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不內變。謂不失所固。有不外從。謂不益所本。無于事會之

理恰得好處。所謂適得而幾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從不適而適。其適猶未真適也。惟始之適。而

此段養生者忘乎物。以全其天之自然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子扁慶子。曰。舊註扁姓慶子字詭怪而問之也。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

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賓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口粗人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內虛。遺其耳目。外靜。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王云茫然無知。貌塵垢謂俗累。凡應有之飲食坐臥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爲而不恃。無爲之爲無長而不宰。無長之

世鄉里州部之能制長。讀平聲。宰制也。叶子里切。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上行昭叶汝得

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

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

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彼固惑

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

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舊註委蛇泥鱗也。陸云從容自得食也。平陸猶言當置之平原曠野也。今休款啓寡聞之民

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一孔之開之士

也。驪小鼠也。春秋驪鼠食郊牛角。林云此段言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亦至人莫可語也。

此篇大旨。林氏西仲謂發內篇養生主所未備。闡出精氣神三寶妙用。爲玄籙開山祕法。誠然誠然。然必謂長生久視之道盡在於此。則又未免誤認棄世二字也。莊子不云乎。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可知人倫日用。至正至平。原是康莊大道。棄夫世俗之好。則布帛菽粟中。卽藐姑射山神之境。奚必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不慄爲高哉。況乎潛行不窒。卽入水不濡。莊子每借以形貧賤不移。蹈火不熱。莊子每借以形富貴不淫。而所謂行乎萬物之上。不慄。亦借以形不動心之旨而已。其曰精之又精。反以相天。正以借形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之處。又關尹之言曰。是純氣之守。又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曰。以通乎萬物之所造。此皆道家之精語。然向不云乎。混芒之世。借以形無爲之治。道家之言。又借以形無爲之德。究之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則唐虞亦混芒。而唐虞究非混芒之比。儒亦道也。而儒究非道之比。曰。開天之天。此誠良知矣。曰。不開人之天。此誠後起之知矣。然曰。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則良知原是常知。後起之知。能從無爲出者。亦所以輔其良知也。不虧者。不虧此者也。純也者。純此者也。凝也者。凝此者也。則精氣神三者。莊子又借以

形道之一字耳。此篇中最精之言也。若夫承蜩操舟之喻。田開之之言養生。紀省子之養鬥鷄。孔子之觀呂梁。梓慶之削木爲鑿。工倕之蓋規矩。皆言其工夫之純熟。心志之專精耳。守真如是。求道亦如是。借守真以明求道者。益無不如是。至祝宗人之說彘。則其未脫世累者也。齊桓公之見鬼。東野稷之御馬。則又未能適己之性。適物之性者也。末段養鳥之喻。莊子又不啻自說己意焉。孫休固一世之未耕而望穫者耳。張皇粗率之態。溢於言表。扁慶子驟告之以至人之行。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則彼將於彷徨逍遙中求至人。必將於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以求適吾性之事。不獨孫休然。凡讀莊子者。皆以其借形之境爲實境。豈非大惑乎。豈非讀莊子者之大惑乎。試觀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委蛇。以鳥養養鳥如是。則以人養養人者當如何。以人養養人而必等棄世於絕世。求長生於更生。於是將舍夫倫常日用。而別有所謂玄籙祕法者。人之不爲大鳥三日死者。幾希矣。此真解人之難索者也。

山木第二十一

此篇言處世之道。當先具剝心之學。而所謂不材以終天年者。至此作一小反擊。亦自全自圓之說。篇中言道德之鄉。言達德大莫之國。皆示人以宅心之學。孟子正路安宅

之喻。同此引人入勝處。而繼之以孔子顏淵之精語。見得孔子自此而遠。顏淵亦非自屋而反者。可知若北宮奢太公任子桑擊之言。皆所以發明剝心集虛之旨耳。過魏游梁兩段。見得莊子之自信。自知

處以故人二雁起逆旅主人二妾終而終結以孔子之言就俗人指點得妙竊謂莊子於為人喫緊處每引孔子顏淵之言此篇鷓鴣之喻亦猶人間世無絕迹易無行地難之旨其示人以入世出世之方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

木以不材得於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烹字王念孫

謂此原本當作亨亨烹通用亨饗亦通用又引釋文烹音彭切為證若作烹則陸德明亦不必注明豎

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

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謂將擇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似可以無患然要若夫乘道德

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叶宗胡切一龍一蛇。叶徒何切與時俱化。而無官專為。與上化字俱一上一下。

叶賀佐切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超于物外則能物物滯于物中則謂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此可引以自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叶羅成則毀。叶廉則

挫。尊則議。讀若我有為則虧。賢則謀。讀若眉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

德之鄉乎。言情言傳則滯于物矣一滯於物則有合必有離有成必有毀廉則召挫尊則見議為則有虧賢則人忌而謀之不肖則人輕而欺之胡得有必免之道哉然道德之鄉亦不離乎萬物

人倫惟不累
于情傳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舊註熊宜僚居市南因為號也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

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舊註崔本無離字，俞云：崔本是也。呂覽慎人篇：胼胼不居高，註訓居為止，無須臾居者，無

須臾止也。按離居猶不居義，亦通。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

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隱約潛藏也。猶且胥疏。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

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洒一作洗。而游於無人之野。舊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是化也。南越有邑焉，名為建

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伏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

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此無人之野之影子，洒心去欲之德，里舊註各悉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樂，其死

可葬。舊註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舊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

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欲使之南越，如顏淵之誤心齋。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形倨不顯礙也。無留居。無留居不滯守也。以

為君車。既無蹶礙滯守則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

安得而至焉？仍作真境至，叶職日切。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

海。喜叶望之而不見其崖。宜叶愈往而不知其所窮。舊註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舊註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斯真建德之國也故有人者累。舊註有人者有私也見有於人者憂。舊註見有於人者人所役用也故堯非

有人。非見有於人也。舊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

之憂。而獨與道游於大莫之國。舊註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方舟而濟於河。方並也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

之人不怒。偏急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呼而使其或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

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更以虛舟喻虛斯真運物而不著于物矣宜儻之說從弄丸得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鐘編鐘也編鐘之縣上下各六王子慶

忌見而問焉。舊註周大夫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言一心于鐘非奢聞之。既雕既琢。

復歸於朴。二句以爲鐘言承上一開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四句以己之監鑄言承一之間未為則無

成見既為則不急促其或成而往或來而復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叶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賦斂以上六句以役衆言承無敢設也言來往逆順一聽其自致故雖朝夕

之縣剋期也而奢頗有量材因任勿亟子而况有大塗者乎。上不必涉明大通之道故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舊註自好

惡耳。聖人無好惡也。大公大夫之稱。任其名也。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翮翮猥猥。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舊註翮翮猥猥舒遲貌。能叶歹之上聲。與上意猥韻。叶或讀泥聲。與下飛棲叶。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叶後

戶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緒次是故其行列不斥。為羣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入聲直

木先伐。弗叶甘井先竭。子其意者。節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聖人豈可以孫休擬之。求其不免之故。而不得放為此言耳。惟不免之免。所以為聖。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成云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叶而還於衆人。功名不居。自同。于衆人叶。然。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道

之流行而不顯。然居之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一其心。平常其行。更不矜飾。有類狂人。削迹捐勢。不為功名。銜叶是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言至人寂泊無懷。子何喜乎。功名名。辭而幾以得禍乎。喜叶。昌志切音。繼。孔子曰：善哉。辭

其交游。去其弟子。叶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

乎。此皆取反影。仍是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誰與之意。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

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舊註假國名林回殷之逃民之姓名布謂貨財也按古鈔幣亦稱布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

若醴。君子淡以親。舊註去利故淡。道合故親也。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不久而絕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離

力聲而荔支亦作離子見上林賦。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

任素故弟子無所執持而愛益進也。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舊註洽

真道曉禹也。或曰其命二字之訛。王引之謂乃命之訛。緣因也。率任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

待形。固不待物。因任則不離不勞不離不勞則無求于文貌無待于形質而自然之天真一誠相與安有假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舊註廩帶也。王惠王也。郭嵩燾曰。帶之名廩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不得爲憑。說文繫麻一耑也。與廩通言。整齊麻之

一耑用以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綯係之以麻故曰憑。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眇睨也。攬蔓謂把持緣繞也。王長自大于其羣也。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成云並有刺惡木。

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

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比干剖心。明微矣。林云此段襲原靈貧憊之論。已屬

套談且昏上亂相等語殊非對君口氣。比干剖心與貧憊何涉。賈筆無疑。按猿勝之喻固自絕佳。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叅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

其聲而無宮角。宣云有枝擊而無節。奏有歌聲而無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宣云犁然猶釋然。顏回端拱還

目而窺之。還目猶回眸也。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王云自廣而至於自傷。皆非所以處窮。曰。回

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天損貧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貧而樂。易也。人益富也。無受人益。富而不淫也。富而不淫。難也。無始而非卒也。舊註於

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舊註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所謂吾喪我也。任其自然。則歌亦非我。回曰。敢

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此數者皆天地之運行。動萬物之所發。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舊註不可逃也。當在此句之下。不可逃則惟任化與之偕行而已矣。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

乎。所以待天乎。君命尚不可逃。况天則當順受乎。故云易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初柄用即順利之謂。爵祿並

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富貴原以利人。吾命有在外者也。窮通原皆命。此特其在外者耳。非性分中事也。君子不爲盜。

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利人之物。引以自利。非亦盜竊而何。故曰鳥莫知於鷓鴣也。燕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不給視。謂不暇審視。所銜之實。落不取。皆其避禍之速。走叶養里切。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其畏人如此。而仍襲人屋梁。襲入也。

袖即襲人襟之襲則當目不給視實落不取之決又非可出於強制此其所以難也何謂無

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舊註莫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

而已耳。舊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兩天也字指先天之天言所謂太極也太極一理也人得之以爲

任理而不任性晏然體與變俱而已終易坤文言叶成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觸

也。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翼大而飛不速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舊註躩疾行也

聞叶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自翳于葉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

見利而忘其真。舊註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舊註相爲利二類相召也。云宜

蟬召螳螂螳螂召鵠皆招害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又作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藺子且

弟子。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三月一作三日王念孫云下文言頃間則三日是也按爾疋庭直也疏

庭亦不辭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觀異鵠而執彈以留皆耳目之用是守

之事皆如濁水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從孟子郊關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

吾穎游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也戮辱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

舊註楊朱也

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

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特美者有驕元之色則觀

者但覺其可厭而不計其美。愧惡者有卑下之容則觀者但覺其可親而并忘其惡。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二行去聲安往而不

愛哉。

此篇從內篇人間世得來。申明虛己之旨。爲入世出世之方。顧莊子謂以不材全用者屢矣。而此篇故人之雁。則正以不材烹。是益成括固宜見殺於世。而以愚爲藏拙者。尤非所以爲全身之道也。材不材之間。又未有立身之處。則莫如舉是而空之。而道德之鄉尙矣。龍蛇屈伸。上下撓挑。此鄉也。固農神黃帝之所則。而誰與居之也。吾以爲藐姑射山神人之境。原在於天壤也。亦自在於人心也。惟有形而不剝。有皮而不去。願爲豐狐文豹者衆。而此野終無人居耳。宜僚所言建德之國。大莫之國。自此而遠者何人。自崖而反者何人。而但覺藐姑射山之神人。自在人境。自在心目。之人也。之德也。誰其居此。而獸不亂羣。鳥不亂行者歟。誰其久居此而忘其居。并不絕人之居乎。繼乃卽述太

公任之弔孔子。與子桑雎之告孔子。皆以申明虛己之學。若引遊孔子於道德之鄉者。嗚呼。此讀莊子者之。又爲漆園瞞過矣。蓋孔子之溫良恭儉讓。本爲久居是鄉是國者。彼太公任何人何言。而孔子下之。彼子桑雎何人何言。而孔子下之。其居之而不自言。其聞人之言而順受。而聽從。此正孔子之虛己處。正孔子之忘其虛己處。蓋知虛而虛。尙非虛也。吾嘗謂道德之鄉。建德大莫之國。藐姑射山神人之所居。自在人境。自在人心目者。正由此體會得耳。此又莊子言外之意也。觀其告顏淵之言。乃此篇中至精之語。而凡北宮奢之爲鐘。林回之論交。皆似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盡。而宜僚猶是也。而陽子猶是也。卽莊子亦自明爲猶是也。惟孔子則剝心而能忘。幾此者惟顏淵耳。故又載其論道之語。而諸人之言。合於集虛之旨者。皆自崖而反者歟。嗟呼。故人之二雁。逆旅主人之二妾。彼冥然者固不知也。翹然者因以自鳴自異也。抑然者且更無適而不見愛也。夫抑然已足博天下之愛。况至人之自忘其抑乎。此又孔子言外之意。而亦莊子言外之言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篇線索最易明瞭。大意在至道之真非可言傳耳。東郭順子。溫伯雪子。各有所指。其最喫緊處。在孔子答顏淵與問於老聃兩段。其答顏淵也。見得至聖大賢與

道日新惟日不足前挈後跟千古無兩而顏子默契終於無言惟覺欲罷不能耳所謂至言修心在此觀孔子之告顏子與老聃之所告孔子初無少異孔子願心下之如是彼小智小辯之爭勝胡爲哉他如畫師射夫霸佐王者之師皆有守真之所在皆有一用存真之言所在凡君存存之說見得當時國君皆不存存而存其所不存且不存不一用存真之君子言外益慨然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舊註田子方魏文侯師也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

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成云稱說類當于理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一任自

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全其天虛緣而葆真。舊註虛而順物故真不失俞謂虛當屬上句讀清而容物。清易絕俗

而能容物與天同也物無道。讀若頭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舊註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道韻無擇何足稱

之子方出。文侯儼然終日不言。儼然自失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前立共問之人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

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謂欲行不得欲言又不得

也吾所學者。直土梗耳。舊註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按言粗迹耳夫魏直爲我累耳。無魏者斯能用魏惜乎文侯之但知魏爲我累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

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舊註南國賢人也往也。蘄

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蘄求也振我猶起予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

僕曰。每見之客也。也。此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

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舊註繫辟其步委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父。交淺言深禮義之弊確有此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舊註已知其心矣按二字當活看謂不與深言也子路曰。吾子欲見溫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言觸於目而知

其道存于已容聲謂觀容而知言猶目聽也謂目擊道存抱之已不盡何容更有言乎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叶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

後矣。舊註瞠視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

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叶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

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天下大器也謂未有天下而民滔聚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

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為喪其天良徒存軀殼人死謂形化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

比方。從之以為趨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以待之成見之功音待是出則存。是入則亡。存亡以世事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宣云待造化之往來為生死似依日之出入為存亡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已見齊物論被化字作之效物而動。物動亦動已無存心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既無間隙安有所終薰然其成。薰此無終之天德成自然動作

與終叶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則安之而已。且以是日徂。與日徂猶日征。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與。此正見聖賢與造化日新如並馬馳。驚交一臂而相。失將終古不能與並。豈非大可哀乎。以生死言失之。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

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著謂言辯之迹。所以著謂日新之造化也。道非可以述求。亦如薪盡而火已傳。馬已奔駛而求之。唐肆安能得之。舊註唐

肆非停馬處也。唐亭也。肆市也。一作廣肆。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言兩相隨化。兩相思存。但覺過去之速。而無可執留。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舊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按此正見顏子欲罷不能之精進。他日有天喪予之歎。交臂之

失仍留其蹠。足而至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舊註寂泊之至。憇然不動貌。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

且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掘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

於物之初。宜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于無物之際。遇道之真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舊註辟卷。不開也。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叶閱。各切。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此即陰靜陽動。動靜互為其根之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正是周子太極圖之所本。消息滿虛。一晦

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云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變。新新不已。故日有所為。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窮。舊註所謂迎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非是則萬物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俱無宗本。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得是承非是言與太極同體即

止于至善止于至善謂非大樂乎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

失其大常也。小變指獸蟲之易藪易水言然藪猶猶失其大常者自在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舊註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夫天下也

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所謂萬物託體一太極既託體一太極則一身之支體生死既不足以滑其天和豈得喪禍福之足介乎介叶居更切棄隸者

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極叶渠夫孰足以

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者在且極之萬化而未始有極自無有足以為心患者然惟身歷乎道者方能

此解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說或作脫然仍當作如字解老聃曰。不

然。夫水之於洵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

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洵謂水之自涌出者才通纒與下不能為對文言水之隨地涌出者猶物之不能須與離道天高地厚皆是自然成者夫何修孔子出

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舊註醯雞

蠖蠖也按此正指施籠輩之小知小辯言莊子置此段于顏淵問後者見孔子乃真知天地之全者也

莊子見魯哀公。陸云莊子與哀公同時而云相見妙想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也。方術莊子曰。魯少儒。哀

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

佩玦者。事至而斷。舊註句方也。緩或作緩。按緩徐步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于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

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陸云。意中止一孔子耳。林謂此段非莊叟之筆。按莊子每託老子

之後。每有一番極尊崇孔子之議論。此其微意之所在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

謂焚廩。澆井事。故足以動人。謂成聚成邑。成都師錫帝禪。事舊註內自得外者自全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衆史猶後世之待詔門下者。受揖

而立。砥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然不趨。舊註儻儻。舒閒之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

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舊註般。解箕坐也。贏。是。真畫者也。舊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按此段有分作兩段者。林以宋

元公一段亦非莊子手筆。

文王觀于臧。名臧地。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舊註竟無所求。常釣也。舊註不以其得

而巳。假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煙叶。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真人猶善，人頰同髻。乘駁馬而偏朱蹠。雜色而一，蹠赤也。

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俞云：先君下奪命字，下文先君之命可證。蓋謂

季歷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無更偏令無出。無偏私之政令。三年，文王觀于國，則列士壤植散羣。舊註：植行列也。按皆不結朋黨之意。長官者不成

德。與下同。美不獨著德也。黷斛不敢入于四境。言全國無敢異量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下同于上。故不立私黨。長官者不

成德，則同務也。與下同。務則不獨成。黷斛不敢入于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于是焉以為大師。北

面而問曰：政可以及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舊註：為功者非已故。功成

而身可及天下也。時文王已六州歸化，故云然。正躊躇滿志于其三年政令知無為之妙。用臧丈人以為

無為而猶有人識其用，非真無為也。遂辭而遁，此正見莊子欲明無為而有為之旨。必以真無為形之，而乃見林氏謂此等筆法乃致擬莊恐猶未體認及此耳。顏淵問于仲尼曰：文

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言文王處此可謂盡善矣。而又何論刺焉。彼

直以循斯須也。彼直以徇一時權宜計耳。此專指託于夢之事。案此是寓言以明神人無功至人無名之意。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舊註：盈貫，謂溢鑰也。措杯水其肘上。林云：言平直之至。發之，適矢復沓。方矢

復寓。林云：沓，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弦上或謂復寓仍寄杯於肘也。當是時，猶象人也。象人，謂土木偶人。伯昏無人曰：

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謂之神全氣純可通於射。射之射謂藝盡於射。射之射謂神全氣純可通於射。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

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背淵從容卻步。足二分垂在外。足大半踏空。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舊註揮斥猶縱放也。言德充于內則神全。氣純上下八極無非精理之所貫徹處。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無純氣。

功者乏微妙之明。故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其於中也。已屬危殆。安能通于射之外乎。林云此段根本上不足以患心意。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

栩栩然。由其心平氣和。自然有歡暢之意。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

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

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言不知令尹之物果應屬之吾乎。抑屬之彼乎。屬之彼方則自當亡乎我。屬之我則又當亡乎彼。彼我各無係也。方

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方將安分而自適。何暇計及人之貴賤。我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

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知者之言不能說。美人之色不能濫。盜人之威不得劫。三句淺言伏戲黃帝不得友。則更曠然。

遊于方外矣。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叶居吏切音記。入乎淵

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貧賤不得而困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上三句醜上不得說。不得入不得劫言無介自說。不得入

不濡自不濫。不繼自不劫。自來外奪者。皆由於內之不足。至真理充周。因物付物。應之而不窮。挹之而不盡。斯真伏戲神農所欲然。不自足者也。不得友非指。遇世言又叔敖。所言貴賤之亡也。一端之明。猶射之射也。孔子之言。忘己並忘天下。是至德之全。猶不射之射也。忠仁之判。其在此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國名。周公之後。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亡者三。舊註言有三亡徵也。凡君曰。凡之

亡也。不足以喪吾存。舊註遺凡故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舊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爲亡。則

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天下有常存自然之真理。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

存亡哉。此偃王之亡。徐與太王之亡。邠判在幾微。而縣在天壤也。

此篇因內篇大宗師而及之。首稱東郭子慎之正容而物化。不必謂東郭卽卜之合音。子慎卽子夏之影子。要之其合於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之旨。莊子其必意有所指可知。溫伯雪子爲南方君子。目擊道存。有合於子游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之契。而未可卽謂子游。蓋莊子往往但取影子。又故作不似之處。以迷人目。如孔子之見。子路之問。是也。後乃述孔子老子之言。以明大宗師其人。人知孔子之服於老聃也。不知莊子取老聃之說。以映孔子耳。何言之。觀孔子答顏子之問。正見其相與無言。奔逸絕塵。與道日新。故吾今吾。惟日不足。一則手挈以乘道真。一則躡足而登彼岸。大宗師之傳。非此莫屬。

學者每惜顏子無書。使其傳也。豈但以無言之言。留於後世也哉。莊子深惜之。故于此更致意焉。且孔子所告顏子。與老子所告孔子之說。無甚相懸。老子透徹生死。孔子何嘗不透徹生死。而乃心服如是。此正見孔子之大耳。醯雞之擬。非斥孔子。託孔子言以斥施龍輩耳。此莊子之微意也。莊子又恐人不知其旨。故下卽以千轉萬變。不窮稱之。魯國一人。直天下一人。萬世一人耳。此又莊子言外之意。繼述宋畫師之解衣般薄。臧丈人之功成引遁。伯昏無人之與列子論射。令尹子文之不以位爲貴賤。皆以無名無功者。形至人之無己。無己惟孔子耳。故不知其爲自小也。自抑也。但覺道體無窮。則心與之無窮。老子也。溫伯雪子也。令尹子文也。無在而非道。卽無在非與晉接傾倒而嘉許之也。凡楚之國。大小雖殊。而俱不足以存存。存存者。惟至人與天地爲一。豈以用舍損益其毫末也哉。而魏文凡君。又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盡。此莊子言外。不覺有歛歛欲絕之旨歟。惟善讀者知之。善會者悟之耳。

知北游第二十二

中庸之言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夫可離既非道則有言之言有爲之爲其非道也可知也此篇皆發明不言之教無爲之德及止所不知之意乃

大宗師之結穴也所言知無爲謂在屈以下或假設姓名或有人或無人皆爲孔顏之間答及其相言于無相言相爲于無相爲之影子耳至極之光耀問無有而不得此正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聲色

化民之末也之意蓋道體本如是非支言也於此益知大宗師為孔門相傳之心法而顏子之末與于斯傳與不傳之傳者正莊子所極事擬想像處詳見總論

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知為水德主居坎位乃天道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登隱莽之丘。舊註隱出莽起丘貌方曰莽通濫謂滿起也而適遭無為

謂焉。成言此章並假託姓名寓言明理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

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

丘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以問無為謂之問之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

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宣云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

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

教。自然之真不能言也。引老子語為證。非真自然也。老子語為證。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自然德皆致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道德皆致

至非自然矣。仁義禮皆含于道德中。然仁猶近道。故可為也。義有分別。故雖或可行。已虧德和禮。則相助為偽而已。皆指有意作為者言。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五句引老子故曰為道者日損。去其華也損之

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華偽脫去真朴自全。故雖有為而非為也。三句又引老子今已為物也。言已為人則欲

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死循環。徒始為對舉之互文孰知其紀。人

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爲徒互相吾又何患。患生於故萬物一也是其

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此卽還相故曰通天

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薪盡火傳故爲一氣凡此者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

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

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惟狂風以爲知言無爲謂仍安於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說。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陸云天地之化育有大美矣四時

各若其性有成理矣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叶賀切大聖不作。音佐

而皆未嘗有言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聖人既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則美無不具亦原天地之美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上彼彼天下彼彼物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物自變異扁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扁然猶六合爲巨。未離其內。叶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大無不包小無不天下莫不沈浮

終身不故。成云沈浮升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惛然若味似無

冥馳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萬物被畜而不知能識其

本根者可以觀于自然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宣云：體靜神凝，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

舍。心歛氣專則神明，自歸舍叶始賀切。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既和且虛，道性自集于厥躬。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成云：瞳焉，直視無知之貌。一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舊注：與變俱也。按：槁骸，猶云槁枝。媒媒晦晦，叶無心而不可與謀。叶彼何人哉。舊註：獨化者，也。媒，同味。一

曰：晦，貌。

舜問乎丞。舊註：丞，舜師，或曰：卽四輔中前疑後丞之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

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也，是天

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委付也。魏了翁曰：但看天地之委形也，便是超然生為委和性命為委順。孫子為委蛻，俱一氣之自然耳。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至人心無與謀。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疆，健陽也。一任不息之氣所動，變身何得為己。有有叶以。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搃擊而知。云：林

疏淪，通其滯也。澡雪，滌其舊也。搃擊，去之也。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窅然，深遠貌。崖略，猶言崖浚之大略也。夫昭昭生於冥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昭昭，由冥冥生倫理，由無形生道。由精神生皆隱微而不可測也。形本生於精，精為形之本。而萬物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由昭昭由冥冥生倫理，由無形生道。由精神生皆隱微而不可測也。形本生於精，而萬物

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故九竅八竅不能易形胎生卵生不能易種也大順之中仍俱大理。其來無

迹。其往無崖。入聲之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無門謂不知所出無房謂不知所歸大通四達旁皇周浹而無所阻邀於此者四枝彊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邀字承四達之皇皇來言邀得此大道也恂通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皆是氣之自然實皆是理之適然所謂道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

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言博言辯俱非自然故聖人已斷棄知慧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

所保也。法焉而不滿故益不加益酌焉而不竭故損不加損此道真所在聖人之所守淵淵乎其若海容納無量。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魏魏同巍巍與大化俱則終于無竟惟變所適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用物而不窮者於君子之道猶為外迹若萬理總會中國有人焉。非陽非陰。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為人。將反於宗。所謂太冲莫勝游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但且為人而已守其本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舊註暗醜則生特氣之偶聚耳或曰醜梅漿也暗久醜之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既明真道則生死須臾善惡亦更不名既于形堯之是更不形桀之非守于宗而已矣果臝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果臝微物生也有理人倫雖難盡亦相順齒王引之謂所猶可也則齒當

類。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理循

無欠缺與化為推移和合而順應者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舊註白駒日也忽然而已。

此帝之所興而王之所起也莊子何嘗廢事哉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聲讀入。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殺。墮其天裘。與入相。隔為韻。紛乎宛乎。為紛宛。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此段注重忽然而出

子機者油然漻然而入于機者其既生而死也悲哀紛宛不知其故如天殺之解如天裘之墮從往而得

其大歸也則此忽然者宜具一副眼目自至人觀之則忽亦非忽出入皆順於機善生善死未縛天殺何

忽有于解未纏天裘何有于墮往也適然歸也適然則此不形之形。形之不形。出形者不形者形所自是

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道者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此言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皆衆人之所論

至者機也。機非出于言。故曰論則不至。洞達于理則無值是燭理即所以赴機安用辯哉。至道本不可以

言傳安可聞哉。大得非玄虛乃默與理會也。然則知自駒之過隙。並形不形之說者。心已離道。其論此者

亦道有不在者也。大得心與理一而心亦更不自覺得也。惟不自覺得是乃真大得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林云一語已東郭子日期而後可。欲指

也。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呂云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甓無生而有知莊子曰：「夫子之間也。固不

及質。言夫子之問原未及道之質也。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况譬也。正獲儀鄉飲酒之禮有司以問

之監市並問之履豨而知肥瘠之實猪牙保也。然汝唯莫必無乎逃物。汝惟不必指定道在何

至道

擗也。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於道未

得秋毫之端。萬分之一。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况真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舊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按此章語意微妙。蓋謂懷道之人無言而化。有言即狂矣。因言非道也。體道者為君子所繫。即所謂目擊道存也。今以神農于道全未有得之人。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况老

龍吉真能體道者乎。夫論道之言莫真于冥冥。冥冥已非道矣。于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

無為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

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陸云泰清因問論道非道。于是問之無窮而無窮不知也。無

指數矣。如知道之可貴可賤。則以無常尊而無為知道之。為則知其無足為而無為。故知之既有知則所知者。固有可約可散。則以無定在而無為此所知之可指數者也。泰清以之也。猶是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

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于是泰清中而歎曰。中或作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此不知之知。果孰知之。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舊註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道不當名。即道字之名。亦不當應有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舊註不知。故

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按應之非道。即上言非道也。道無問。問無應。道非言。故無問。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

空實無應應之。是無內也。舊註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非論之冥冥乃體之冥冥故無冥冥之名而有冥冥之境宇宙太初
終以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者此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命云淮南子道應訓此句上有無有弗應也

有安有弗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宣云光曜無質是能有無矣及爲無有矣。何

從至此哉。宣云及爲無而猶未免有矣何從至無無之境哉按中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舊註大馬司馬也江東三魏之間大馬曰。子巧與。巧叶

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曰守即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證道字古

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察叶于是用之者假

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十四字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不用猶有用在無不用則皆絕

應此所謂真混沌之
學又非一味不用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古猶今也。舊註言天地常存冉求失問而退。明日

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舊註：虛心以待。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迹一象

以求之便。無古無今。叶居。無始無終。古今始終皆一氣。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發言無子不能

孫及孫之子，五行數布是其孫也。乾坤是其子六子及其孫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其止

有應。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者自生，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待叶待。皆有所一體。死與

自成體皆生于理而死于理耳。有先天地生者物邪？此物即理也，即自然者道。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

也。猶其有物也無已。物物者道而道非物，萬物之出不得先此物物之物，而是物亦猶物。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是即生生之理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聖人心虛者，有送迎回，敢問其游。宅心仲

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宣云：與物偕逝，天君不動，化均讚詘。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神搖徙，凝滯于物。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與物化者，萬殊之理，其不化一本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于化任不化，無取

安于性分之適，可宅。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于化任不化，無取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舊註：鑿和也。儒墨者，師大宗師也。此儒謂小知

化之況。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處乎天敘。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

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亦無不將迎山林與。皋壤與。林以此句下古藏本有與我無親四字于義更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註

山林皋壤未善于我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羊祜登山衛玠臨江都是無端與感哀樂之來。吾不能

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舊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

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皆自齊知之所知則淺矣而齊之故淺也。按中庸

庸言及其知之一也此言齊知所不能知則淺矣何也蓋知各有所止各有所止則不能齊矣如尾生葉公之直之信皆齊之病也且至善各有所以止至善可言可爲也所止之止善所謂幾也幾安能言乎幾安

能爲乎未來亦非幾已過亦非幾即當幾而不得不言不可爲曰不得不言仍非我言矣不得言爲三非我爲矣而可知安可齊乎蓋必有現成之幾而後可言可爲可齊幾豈有現成乎此莊子微意所在也

句一篇結穴在此外篇十五篇結句亦在此讀者慎毋作玄門語觀

此篇一意到底。皆以發明不言之教。無爲之德。而於後起之知。掇擊尤甚。夫學知非後

起也。吾人終日之知。皆後起之知也。何言之。物物者道也。道無留滯。必知幾之知。乃爲

真知。過此皆後起之知也。何謂當幾之知。如渴之思飲。飢之思食。寒之思衣。未渴未飢

未寒。未之思也。皆自然也。皆莫之知而知也。本此爲學。何一非體道之自然。雖終日言

未嘗言也。終日爲。未嘗爲也。不問問也。問亦不問也。不應應也。應亦不應也。此篇言知

言無爲謂言狂屈曰泰清曰無窮曰無爲曰光曜曰無有皆假設以問答者也曰矢荷甘曰老龍吉曰弇闒曰鬻缺曰彼衣曰舜曰丞曰東郭子曰捶鈎者其人亦或有或無而同於假設者也皆影也其反影何在曰在孔子在顏淵子貢之言已屢見矣乃於此更出冉求此愈知莊子之微意矣蓋子貢之達冉求之藝所謂有言之言有爲之爲用知之知者也皆以言測以爲擬以知窮者也若夫相言於無相言相爲於無相爲則一顏子耳終日奔逸絕塵與道日新老龍吉之聊可與儕新生犢之未足比擬日知其所不知亦不知其所知則亦無言而有言有言而無言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何言之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子之言不著其有言乎其無言乎其有言而無言無言而有言乎於回則喜其如愚於求則止其有應又可以知孔子之微意所在矣其告顏子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更知有言之無言有爲之無爲矣何也曰非禮則亦無畔岸之言也蓋禮與非禮之際既未易知之日與物接則所謂禮者宜無勿視宜無勿聽宜無勿言宜無勿動矣其所以奔逸絕塵者在此其所以欲罷不能者在此然而達藝之名不著詩禮之傳無聞所謂至爲無爲也所謂無

爲而爲。爲而無爲也。知之所問。無爲謂之所不答。狂屈之答。光曜之所不得問。無有之所無。從有此意也。此旨也。此道也。顏子知之。孔子知之。顏子知之而未嘗問。孔子知之而未嘗告。未嘗問而本無可問。未嘗告而本無可告。此其意。此其旨。亦惟孔子顏淵知之。莊子知顏子。孔子之知之也。故設知與。無爲謂狂屈。及黃帝之問答。並光曜與無有之欲問不答。矧荷甘歟。老龍吉歟。神農歟。鬻缺歟。披衣歟。皆此至言去言。至爲去爲。不齊知之所知之。幌子而已。而孔子之與顏淵。與冉求之問答。亦終日言而去言。終日爲而去爲。終日齊知之所知。而實未嘗齊也。此其取反影者也。至老子之語孔子。則更其常影耳。嗟乎。道本如此。非莊子之私言。亦非莊子之玄言。更非孔子有意於言不言。其告顏淵此意此旨。其告求賜此意此旨。卽告七十二之徒。亦此意此旨也。道固無不在也。卽每況愈下。而亦無不在也。使必以不言不爲不知。爲自安於混沌。嗚呼。是豈知有真混沌之修者哉。

莊子新義卷二

莊子新義卷三 雜篇第一篇 至第十一篇

太倉朱文熊叔子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庚桑於老子具體而微猶顏淵於孔子亦具體而微此篇當與內篇人間世並讀則義無難解矣詳見後總論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執弟子役者史記作充桑列子作充倉偏得老聃之道。偏獨以北居畏壘之山。舊註或云在魯又云在梁

州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舊註畫然飾仁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擁腫

能者也執掌無容儀者也居三年畏壘大壞。壞同穰畏壘之民化楚之德去知敦力歲用大稔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舊註異其棄智而任愚洒然驚貌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舊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日計不足謂無旦夕小利也歲計有餘

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主也欲奉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舊註元嘉本萬

寶作萬實俞云得字疑涉下文而衍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疏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

道已行矣。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天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一文曰堵環堵面各一丈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尸居無為倡狂自適不知所如往。如往言無與謀所向往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

之人邪。舊註不欲為物標杓杓音的廣雅云樹末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舊註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

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鱮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

爲之祥。舊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爲步。七尺曰仞。祥善也。言百里雖非大賢之地。然苟皆棄而不治。小人將益無忌憚矣。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

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當尊授善利。當先事自古堯舜已。然畏壘之民亦行所當然。爾不必辭也。庚桑子曰。小子

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而苦之。故鳥獸不

厭高。魚鼈不厭深。舊註函車之獸。大容車也。俞云方言獸無偶曰介。碭溢也。謂碭溢而失水也。林云上言巨魚巨獸之宜享其利。此即答以巨魚巨獸之獨懼其害。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言魚獸尙知藏其身。况欲全其形。且夫二子者。舜又何足

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由辯而生是非。如妄鑿垣牆而殖蓬蒿。益增穢蕪爾。簡髮而櫛。數米而

炊。言瑄細也。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相傾也。任知則民相盜。宜云盜詐也。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爲盜。日中穴仄。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

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之數物即賢能善利言終不足以給養民生徒

使民動於赴利。殺盜不一。至千世後。人與人相食。而後已。按此非謂亂。南榮越。蹶然正坐曰。若越本生於堯舜也。堯舜之治。本自無爲。後人師述爲治。鮮有不生亂者。南榮越。蹶然正坐曰。若越

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南榮越。庚桑弟子。言已年已長。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藏身深眇之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

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苦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林云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南榮

蒞曰。日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

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舊註目與耳。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形之與

形。亦辟矣。舊註未。有閉之。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豈有物問之。何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蒞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蒞勉聞道達耳矣。言蒞勉強聞道。僅達於耳。未幾於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

不能化藿燭。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曰。字疑衍。或云。舉成語也。奔蜂。小蜂。藿燭。大故異其能。喻已不能化蒞。南榮蒞也。糧也。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蒞曰。唯

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舊註挾三言而來。故按三言。尙在下文。蓋老子已微窺得蒞有己之見。存又有人之見。存相生不已。故云。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蒞不知而

願其後。願後無人而悟老子之言。即悟即慚。忘答並失所問。神情妙妙。南榮蒞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蒞俯而

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蒞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

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

者。蒞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蘇與云。朱愚。同。願。愚。朱。雙聲。字。或曰。朱。或衍。按。或。蒞。字。之。訛。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

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喜叶。汝亡人哉。惘惘乎

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喪父母而揭竿求諸海此必不可得之勢也亡人失路之人言汝欲返其性情之本乃區區於知仁義以失其真則迷惘而無由入

矣所謂返求諸己而不得豈不甚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所好謂清虛去其所惡。所惡謂物欲十日自愁。宣云未即能之

故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

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孰同

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之意言自洗濯其心當工夫純熟若有欲速之心則猛省自愁雖鬱鬱乎有莫遏之氣然已津津有滲漏之處矣蓋有卻物之心即已為物累矣於是外獲者內捷內獲者

外捷外內者繁而捉繆而亦捉雖有道德先之以涵養也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

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

矣。大病者心也能自言病心未病也若飲藥加病其於大道不更惑乎故但願聞全其形生之常道而已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成云守真不二也能

勿失乎。舊註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有知幾之學則無所用卜王念孫云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是

其能止乎。不濫於分能已乎。不迫已往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舊註全我而不效彼能儻然乎。無累貌能侗然乎。無知

貌。能兒子乎。宣云元氣自然兒子終日嗥而嗑。和之至也。嗥同號嗑喉也嗥本又作嘍楚人謂啼極無聲為嗥嗑註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規音藝廣雅云握也共壹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曠又

動也舊註任目之行不知所之。任足之所至居不知所為。縱體而自任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與物順行隨其動也舊註任目之

赤子言 波叶音 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凍釋是繞到湛然地步未足語於德之純全本體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攔。不相與

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至人則無為而為鑿井

也均陶太和是相與交樂乎天也日處於人物利害之中而不以相攔不怪不謀不事惟儻侗然往來於其間此湛然之至物累自不能留也按上段是學赤子之無為而未造乎無不為也惟身入紛紜肆應

之中攔而後寧仍不害其無為之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者不學而能

之迹而仍未能 造自至之境也。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

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重在兩不知字見得兒子身心雖活潑而寂然之體俱在此無為

由無不為仍一無所為乃為德之至也惟自知其至則已非至故仍能 兒子而已。按莊子前多借洪荒以形無為。此更借赤子以形無為。妙。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字器字也天光天然之光所謂德耀也蓋槁枝死灰德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

人。天光自發則人見之猶然人耳 人有脩者乃今有恆。脩則自得矣 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有恆斯合天德天德合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二者俱 學者學其所不能

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

者。天鈞敗之。以知知者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惟道不可以知知故有不學之 備物以

將形。虛中以順理藏不虞以生心。不逆億以養心敬中以達彼。直內以接物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

也。蓋天理固有窮時非己所致不足以滑成。此可安之若命故不足以滑我成心不可內於靈臺。無足以亂我之心也靈臺者

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然非任心也。惟持者當無意於持者有意於持。便非心體之自然矣。由於心固不可持也。不見其誠已而

發。舊註不見其誠已而發謂不自照其內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不誠之發何由而當業入而不舍。事膠於中而不能舍去每更為失。非但發

更多過失此與字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

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由是而人誅鬼責兩無所逃。惟能無疚於心。幽顯無愧。則獨行而不懼。○閒音閑。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契於內

者履道而行自無迹。券外者志乎期費。契於外者則紛紛馳逐。食多務得而已。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所謂有恆者。乃發天光也。志乎期費

者。唯賈人也。舊註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人見其跛足以市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舊註窮謂終始言於物有

終始者物自來就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若有賈行是苟且也。苟且則自視其身。猶隔閡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雖親戚如途人所謂肝膽皆楚越也。兵莫憐于志。鏖鏖為下。志之所攬。燿火凝冰。故其為兵甚於利劍。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寇猶可逃。陰陽之寇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非陰陽能賊之心。實使之耳。道通其分也。其

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道一而已。斯為太極萬殊之理。皆出一源。故通其分。分始有成。

毀然萬物無成。無毀分亦無害也。以求備於分之中。斯害耳。萬殊之理亦一本也。備亦無害也。惟以有所為而求有其備。斯為害矣。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

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而象無形者而定矣。此復以生死之通爲一言之出而不反

出而得是謂所行合理則雖死如生故曰得死滅而有實則真理不亡薪盡火傳屈者必伸往出無本

者必反鬼物途徑之一耳觀於有形者之自有而無則知無形者之自無而有矣故曰定也出無本

舊註欵然自入無竅。欵然自死。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陸云其入也無竅故雖有實而無

生非有本。而無標。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陸云原本有所出下闕而無本者長有。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宇

本之分。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此生出於機者之所寓也。有乎生。有

窮處此薪盡火傳之所寓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此生出於機者之所寓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在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其形是謂至道之極衆妙之門也。天門者。無

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惟既出於是則又似有矣。惟是有也。必出乎

無有且并無有之名而亦一無所有。所謂有未始夫。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

未始有無也者。聖人藏身於此。此深眇之精義也。夫。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

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

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喪即弱喪而不知歸之喪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

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舊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昭

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昭

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胾。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披然分散也。分散則彼是移易。夫此彼是移易。本非所言。即亦不放棄室以寢廟為重。而假洩之處。有時亦必周歷引起。此移是言。雖不可知。然亦不妨舉言之。請

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以我之生為本。更以我之知為師。因此相乘。是非迭起。果有名實。因以己

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

今之人也。是蚴與學鳩同於同也。是非迭乘名實。亦潛但執己意。以為證實。使人從己。并以死償節。而不可改易。凡此由於不能隨所遇而安之。此移是之人。適成爲

今世之小知。同於蚴與學。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蹶履也。言蹶市人。謝

親所在也。引喻成見之不可執。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視

若己不用儀。丈乃禮之至。因物以付各得其宜。乃義之至。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乃知

之至。物無不愛。不必獨示親厚。乃仁之至。不期而信。不必以金玉為質。乃信之至。徹志之勃。解心之

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威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

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勃有鬱憤意。徹通也。謬有膠固道者。德之欽也。道為達德。故可欽仰。生者

德之光也。生為盛德。故有光輝。性者。生之質也。質者。本也。性之動。謂之為。率性之動。此乃真為。為之偽。謂之失。道喪矣。知

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知者接物而生亦由慮事而得惟不知之動以不得已

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在已而治則動不得已順理而行則動無非我德

我則治由已治故曰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羿工中微而不能使人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聖人因任自然能全其天矣終未能自忘夫工乎天而偃乎人者。唯全人能之。惟全人則自葆

並使人亦相忘於天是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鳥飛獸走跛行喙息蟲之率性而行是蟲之全人惡天。

惡人之天。而况我天乎人乎。然人惡言自然並惡人之言自然自然無可惡惡知自一雀適羿

必得之威也。舊註威以取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舊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是故湯以胞人

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湯於伊尹秦穆公於百里奚可謂

故湯與穆公所得亦有限。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搆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詔不餽

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夫身不全形棄其畫衣以非譽之心不得入也刑餘之登高不懼以死

者人亦忘之則人而進於天矣。故曰天人。而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

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敬之不喜侮之不怒則自然而非勉然矣彼介於胥靡祇以非

抑之使不怒而怒已藏於不怒中矣出於有為而強抑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

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本虛而至靜。暴用之則不靜。故欲靜者當平其氣。心之爲用。至神。有以滑心。乃不神耳。故欲神者當順其心。欲有爲之。皆得其當。

則第緣於不得已。一切以因任付之。則有爲也。一如無爲亦無爲。而無不爲。安復有不當之事哉。不得已之類。於聖人之道也。如此。

此篇文意奧衍。讀者頗費索解。然無不可解也。讀內篇逍遙遊。人間世兩篇。而渙然冰解凍釋矣。何言之。庚桑楚之居畏壘之山。所謂知效一官。行比一鄉者也。南榮趺之衛生。所謂宋榮子之未樹也。庚桑子不願爲人杓。而不釋於老子之言。而不能化南榮趺之惑。猶列子之猶有所待也。蜩與學鳩之同適。畏壘之民不免。卽南榮趺猶未之免。中間層層喚醒。皆游衍於無名無功無己之旨耳。此讀逍遙遊而知之者也。然而未盡也。蓋莊子每以老子之無爲。反影孔子之有爲而無爲者也。故每引老子之言。必以孔子之折衷心服語終之。正見孔子之有爲而無爲耳。顏淵者。具體而微者也。故每引孔子。必兼引顏淵。惟人間世則獨引孔子。顏淵而不及老子。惟此篇則獨引老子。兼及庚桑楚。而不及孔子。嗚呼。此可知其微意矣。庚桑楚。具老子之微者也。顏淵救民如救疾。此深得孔子之旨。庚桑楚不釋然於畏壘民之尸祝社稷。此深得老子之旨者也。孔子之告顏淵。皆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之旨。而曰。入遊其樊。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又

曰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而其最要之語。曰絕迹易。無行地難。老子之告南榮趯。皆絕迹易。無行地難之旨。莊子本之言。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言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言宇泰定。曰發乎天光。而於老子最要之言。則曰吾告汝曰能兒子乎。是無爲者。絕迹也。有爲而無爲者。行地難也。無爲者是兒子。有爲而無爲者。是能兒子也。言於此者。不言於彼。言於彼者。不言於此。而中間曰齊心。曰衛生。亦其兩相照映處。而吉祥止止。與發乎天光。曰入樊。曰天下籠。曰寓於不得已。曰緣於不得已。其同焉之更無論矣。故余每以老子之言。爲孔子之借影。此正借老子以影孔子耳。不然老子之旨。無爲而已。何以此言無爲而無不爲乎。知無爲而無不爲。則知兒子者。無爲者也。能兒子者。大人之心。一赤子之無爲也。此正所謂無行地難也。此莊子兩篇相映之微意也。夫。

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雖亦發明絕聖去知無爲而無不爲之旨。然其用意所在。則傷與言之無人詳見。後總論。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舊註徐無鬼。緡山人魏之隱士。成云。女姓徐。商名魏。宰臣武侯名擊。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

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

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舊註擊引去也。書欲好惡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

超然不對。舊註不說其言也。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狸貓也。

中之質。若視日。宣云：凝然上視。上之質。若亡其一。舊註：一身也。精神不動若無其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

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舊註：自然

已足不須斂習。若卹若失。失一本作佚。卹失皆驚悚若飛也。若喪其一。觀其神駿，似無已身。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

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皆周書篇名。六弢即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之韜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

啓齒。舊註：直樂。獨以鐘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舊註：各思其本性之所好。按是相傳越之流人，有此

語耳。流人有罪見流徒者也。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里之鄉人。不亦去

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蹊蹻之逕。逕止有蹊蹻之往還。故藜藿者柱焉。踉位其空。踉踉而處其空也。

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行或云：蹙。蹙，聲。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舊註：警，欬也。久矣夫。莫以

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真人之言，得吾君性之言也。犬馬雖微，賤妙喻至理，得性則適，所以啓齒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山木篇作杼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

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舊註謂善言嘉謀，可以利社稷也。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

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

曰：天地之養也一。貴賤同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

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

所病之何也？唯獨也。陸云：神者心之神明也。厲民自養，神明內畢，竟難安。是不自許也。蓋神者虛靈不昧，原好公和而惡姦私。姦私實神明之疾也。故當勞之。我今勞君，正惟神明之病乃人之

不欲病而君獨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

之始也。愛民以自利，適以害民。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爲義以自利，則適以造兵。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以有爲爲之，殆必無成。凡成

美，惡器也。凡有欲美之成心，則爲造惡之利器。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有爲之之心，則已近於僞矣。形固造形。僞之形，由有爲之形造之也。成固

有伐。成形顯，則失其常然。而必顯，變固外戰。戰端已外啓矣。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列

陳兵也。徒驥猶步騎也。麗譙，魏城樓名。鎬壇，魏之宮名。言但當息兵可耳，不必存愛民爲義之心也。無藏逆於得。先存愛民爲義之心，是藏逆於得也。無以巧勝人，無以

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巧勝，謀勝，謂以愛義博民心也。將仍出於戰也。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

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言本此殺人兼人之心，以苦一國之民，以養君若勿已矣。脩

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撓君若以如不得已之心脩己以應天地勿撓人心則無為之為安有吾我云云哉夫民死已脫矣。君將

惡乎用夫偃兵哉。無偃兵之名而兵自無所用矣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舊註大隗神名具茨之山在滎陽密縣東今名秦隗縣按大隗喻道具茨之山喻鴻荒之初方明為御。昌寓駢乘。

張若詔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黃帝與六人也無所問塗。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猶

七竅鑿而渾沌死之意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妙在二然字不說所在如醫缺之問王倪然四不問而四不知醫缺

因躍而大喜黃帝因直叩以為天下也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此或謂指牧童按即予少而

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

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遊於方內則有眩暈之病乘日之輪遊於襄城之野則幾及六合之

際病已少痊自此遊於方外則無為而無不為矣又何所事乎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在民自得而已雖然。請問為天

下。在民自得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去馬之害斯馬得全其天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天全則見大隗矣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

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凌諱凌機諱諱也此正指惠施輩一曲之士以堅白異同之術鳴者

也。固於物言。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

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招世謂翹舉一世之士。中民爲庸庸

奮也。宿名託宿於名也。敬容敬飾容儀。貴際貴在交際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舊註能同則比。庶人

有旦暮之業則勸。有旦暮共業之百功有器械之巧則壯。有器械呈巧之技則爲錢財不積則貪

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尤謂異於衆也。二者品斯下交。按招世以下十五種各以辯習成性。歷歷

勢物之徒樂變。舊註權勢生於事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諸士各遭時而此皆順比於歲。不物

於易者也。順比於歲謂與歲時相追逐無一息之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形性之逐與

於物終身不反不亦大可悲乎。按惠施輩自謂高材出衆雄辯不窮而莊子乃比之於勢利下賤之流同一僻溺忘反直自蠢然一物而已其亦可以各還性真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不期而中謂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誤中爲善射天下皆可

謂之羿矣。甚言其不可也。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若以誤中爲善射天下皆可

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莊子也。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

是耶。乘公孫龍也。或者若魯遽者邪。魯遽人名疑是儒者下引其言。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

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冬寒能熱夏熱而能寒可謂奇矣。魯遽以爲此何足異不過冬至陽生以陽召

陽則遂熱矣。夏至陰生以陰召陰。則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

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廢置也。一置於堂。一置於室。宮角之聲。相應是以陽召陽也。而違偏以自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改調一弦。無關於他弦之五音。乃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改者。其以緩急為調。而所改弦獨為音之君。

矣。此亦以同應同耳。未為獨能其事也。而且若是者邪。今所自是耳。惠子曰。令夫儒墨楊秉。且方與

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仍魯違以一心。終不可解。莊子曰。齊人

躡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宣云。躡與躡同。齊人殘其子足。使躡躡於宋。命為彼闇。蓋為

鍾也以束縛。舊註鉞如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乃以此愛鍾。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唐子謂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之門子也。言求唐子。則於堂塗之間。未始出於域外。於其子夫

楚人寄而躡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舊註岑岸也。按寄寄於舟

也。寄舟而投人。為闇者。夜半與人鬪。則未離於岸而已。造怨矣。言同道相取。猶同舟共濟。乃已。欲不全其天。且無以異人而獨。是其是不獨。所是是非。是且已。為衆論之的矣。哀哉。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

聽而斲之。舊註慢亦作漫。郢人漢書音義作癩。人眼。瘦云癩。人古之善塗。堊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

之郢人。之以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宣云質。施技之地。謂郢人也。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以惠子之不同道。莊子猶痛之如此。以其猶有可施之。雖斲也。於外則天下滔滔。無可與言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列子力命篇作可不諱云。言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謂字疑誤。至于大病。則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

若者。不比之。不比。謂不樂與比肩也。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舊註鈞。反也。亦作拘。下且逆

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

列子作下。不叛。按不反乎上。則上與相忘。不逆於民。則下無叛心。蓋管仲之得君得民。在因任而已。故樂引而薦之。愧不若黃帝。爲也。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

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大臣謝觀察之治。則羣下無所措手足。下人而遺其聰明。隰朋之勝。鮑叔處亦管仲四十餘年。行政無纖

介之禍。所由來也。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蘊。有一狙焉。委蛇攫抓。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惟敏給故。矢往雖速。而狙能搏。舊註讀以敏給屬上句。非是。王命相者趨射之。相佐王。狙執死。狙執

以獵人善射。故狙雖執矢而猶著死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

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舊註董梧有道者也。助亦作鋤除去也。去樂辭顯。三年

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鋤驕而任真。守分也。意與上段同。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

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吾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即田和以其能尊德。故國人慶之。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

彼惡得而鬻之。嗟乎。吾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

遠矣。田禾之尊德是市道也。然非由我之賣。彼何故鬻。非由我之有。彼何故知。則交喪其真也。交喪其真則悲人自喪。更悲夫悲人之自喪。更悲夫悲人亦以自悲。自此之喪我而喪偶。則與世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孫叔敖在孔子

前弄丸之宜僚。在孔子後。即前之熊相僚。又與孫叔敖同時。此蓋寓言也。燕會之際。有乞言之禮。蓋二子導孔子使言。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

乎言之。以言之人。今始於此言之。言向未嘗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猶言安寢。揮羽。蓋德廟。兵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不必有實事也。巨願有喙三尺。言二子以無爲之爲。而解難息兵。我

而後可言甚。言不能言也。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二子不道之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不言之故德總乎道

之所一。不道之道。亦一矣。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知止其分言休。於是非至如何。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

非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名若儒墨而凶矣。宣云以名相標凶德也故海不辭東流。

大之至也。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知其誰氏。舊註况然都任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

立。此之謂大人。忘顯榮忘實忘名此謂守其純素之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宅心於大非有

為大之心也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有為大之心則非大矣况德之本自然乎大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

而大備矣。舊註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

人之誠。陸云不知大備者性分自足不假外求葆其天真無遺失亦無舍棄不逐物而自喪則不以物易己也不以物易己則一己之中萬物皆備故反己而不窮長於上古故循古而不摩按無為而

成則大人之誠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搢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

奚若。曰。搢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索然涕出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

也。哀其不幸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

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搢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所謂祥者止此也而

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其所自來皆虛取於民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輿。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

邪。室西南隅謂之輿東南隅謂之突言未牧未田而來牂鶉何勿怪問之明君之食當知其有所自來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

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五語已見庚桑楚篇吾與之乘天地

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者爲之凡此皆與吾子修道之實

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酒食口鼻世俗之味吾子無是行而獲是報何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

之罪。幾天與之也。舊註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

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舊註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渠公齊之封君也爲街正買捆

以自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

人與人相食與。舊註畜畜卽愛動勞之貌言恐相驚爲仁不復知有農事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惟仁義之驚行人將僞以

之爲。且假夫禽貪者器。且以利器假禽貪者禽貪猶漁利之意言求欲無藝者也是以一人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舊註

見貌宣云一人之斷制所見有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

知之矣。外乎賢者無爲之爲也堯本無爲以有暖姝者。舊註暖柔貌姝妖貌有濡需者。舊註謂倫安須臾之頃有卷婁者。

舊註猶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成云不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圍奎蹄曲隈。

文兩辭之間曲隈謂奎與蹄深曲隱蔽處。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

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滯於封隅。此其所謂濡需者也。舊註非夫通變過世之才而倫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卷

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

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舊註童土謂無草木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

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比謂親比。羊肉不

比則不利也。宣云不與親比則人亦不以爲利而就之。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和氣中自有炙熱之意。故曰煬和。

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無知而有知。羊無意而有道。意錯綜得妙。以目視目。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即收視反聽。明心見性之說。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無動於中。則其平也。繩。古之真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生失死是有常。得死失生未始有常也。真人一以因任處之。或以得生失死指自然言。得死失生指外榮言。

可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舊註莖鳥頭也。桔梗治心腹血凝癩瘰。雞靡即雞頭。

豕零。豕零也。言四藥迭為君臣佐使。如人生死之無常也。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

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所以存者常也。自然之理也。所以愁者變也。外榮之過也。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物即

類亦不能靡所不可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扇日暄損於無形請只風與日相

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撓也實已損矣而不自覺妙特源而往者也猶道成其性雖遇風日不能損也故水

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物能隔物生造物生與俱也亦死不俱滅故曰審也亦無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

長也茲萃目明耳聰心殉皆有意為之也無量故殆即臟府之有能者亦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

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言人欲反殆為安轉禍為福必先有

而成而人乃但以耳目聰明心知為寶宜其亡國戮民之衆者由於不知問禍所由來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踐有不能踐之地而後能善致其博遠知有不知

謂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林氏以渾淪未判為大一至靜無

不殊為大均廣而不禦為大方期而不越為大信真而不撓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

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林云此又分言知之為功有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此七者各有自然之理循之則照冥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

知之解由理解非我解之知得真知非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有方而而不可以無崖無方而

頡滑有實。有紛紜而實際古今不代。舊註各自有而不可以虧。舊註宜各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謂有不

大可翻揚之妙理闔不亦問是已。奚或然爲。闔同曷言曷不以是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

大不惑。尙庶幾也以不惑之言解彼甚惑之心使復於不惑則庶幾其無大惑者歟此

林氏以此篇爲逍遙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按蓋爲惠施而發。自始至終。一意到底。皆申明與言之旨耳。徐無鬼警欬於魏武之側也。牧馬童子之下黃帝之拜也。皆動之以天。還之以天也。動之以天。還之以天。其於道也。如水之恃源而往也。安有風日之損哉。愚者以說。智者以師。次管仲之薦隰朋。吳王之戒顏不疑。南伯子綦之悲見田禾。仲尼之稱孫叔宜僚。九方歎之相摶。許由之逃堯。民之慕舜。文種之相旬踐。其於君臣父子師友民人之間。一動於天。一反於天。有物以間之則闕。無物以間之則通。有物以間之則死則禍。無物以間之則生則祥。是物也。何物也。是非之各執而已。榮寵之在身而已。是非之各執也。動之以天。還之以天。榮寵之在身也。動之以天。還之以天而已。悲哉。惠子之遇莊子。由黜闇而將終明。由將明而終黜闇也。相與於不相與之際。非如孫叔宜僚之於孔子。不同術。不同時也。然而無言之言。三尺之喙。孔子與之。

實未嘗與之者。安於天也。惠莊同術同時。特小大之辯耳。惟莊惡惠。亦惟莊知惠。惟莊斥惠。亦惟莊悟惠。濠梁之循本。鷓鴣之明志。其於是非榮寵之際。解惑之不一解矣。而惜乎其死也。孟子之拒楊墨也。而知楊墨者惟孟子。故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朱子之與象山往復辯論也。亦以子靜非不可與言者。惜乎惠子卒而莊子無與言之人。其傷之也。猶韓子言孔必用墨之旨也。夫孔猶用墨。况莊惠祇大小之辯乎。至受言之質而亦亡。匠石將操此運風之斤。而誰與斲乎。孔子三尺之喙。將遂默默而息乎。大道之真。開設戶牖。期之將來。且暮一遇。此莊子所以益悲也歟。

則陽第二十五

陸樹芝曰此篇明大道不可名言人當止其所不知不可求之迹象不可求之事物必言默兩忘乃有當於大道余謂莊子當更有用意所在詳下總論

則陽遊於楚。

彭陽字則陽

夷節言之於王。

夷節人姓名楚臣王楚文王也

王未之見。

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

夫子何

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舊註隱士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鼈於江。夏則

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擗提也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

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無德故不以氣誼自許有知則惟以

惑結神其術以迷交於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

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言春可假衣冬反乎冷風凍暵者。可各得其願。惟楚王之剛暴不可。

假借佞人正德。乃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

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與物無忤。故與爲娛。樂物之通而未嘗病人無言。而以和飲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使人自化。凡交父子歸居。而各盡其道。其異於身之所施者。特一間。

耳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王而從。閱休將以恬靜之心化其熱中也。聖人達綢繆。周盡一

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仁心周浹。充乎一身。又不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雖知其然而然。蓋出於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扶搖動作。而能各復其命。此以自然爲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衆人憂乎知之。師非有自高之迹。人則從而命之耳。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人告之美。非出於私。如與之鑑耳。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以上以美爲喻。若若不知。若聞。若

片真情溢於毫端。由此皆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之所安。相與無極。德之至也。兩性字。應上不知其然性也。舊國舊都。望

之暢然。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雖使丘陵草木之緝也。緝。合也。入之者十九。雖入於目者。丘陵草木爲十之九。猶之暢然。況見見

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危然在望。絕無隱翳。聞見皆真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順應也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幾即知機之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任物者此自然也物物者亦此

自然也惟自然能化闔嘗舍之曷亦舍卻有為之迹乎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已非自然之心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

若之何成心應物皆謂之殉其於為事將奚若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

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洫壤敗也兩句言無為無不為其合於道也又奚若兩言之有任人自擇之意湯得其司御門尹

登恆為之傳之王云司御門尹當是兩官疑御下或有奪文故郭云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從宣師

而不囿於師得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名非名有餘於法外者得以君臣俱顯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

況得仲尼之盡慮為之作傳則豈不益增於無為乎無為而且無不為乎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容成黃帝之造曆者其曰除日

又不相待而若不相待一自然之理而已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舊註瑩惠王也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尹為萬乘

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

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忌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魏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

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在役之人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

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齊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人也者。又亂人也。此華子自謂蓋以未免營心於事之故。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見引進也。戴晉人魏之賢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舊註蝸至微而有兩角。三蒼云小牛螺也。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

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以意推之。固無窮也。曰。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通達之國。謂人迹所及之國。以無窮視之。豈非太倉稊米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

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成云昔在河東國號魏。爲秦所逼乃徙大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

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憫也。自悼所爭者細。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

吹箎也。猶有噓也。吹劍首者。映血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舉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

映也。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言箎孔之小。吹之猶有聲。若吹劍環頭之小孔。則但覺如風之過。映然而已。今以堯舜之聲響道於戴晉人之前。亦映然而已。安有聲之足聞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山名。漿賣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舊註極屋棟也。非之以觀也。子路曰。是稷稷

何爲者邪。稷亦作總聚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古於賢哲均號聖人。言衆多者是其僕隸也。下乃言宜僚。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

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

南宜僚邪。言自安微賤不求聞達而志存大道。又不甘爲世人之爵。若故心迹俱遠。是雖居於大陸而有沈潛之志者也。蓋宜僚不應白公之召。超然於世難。故擬之乘屋之人。子路請

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必云

避去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按丈人沮溺隱於耕接輿隱於狂此更隱於猥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長梧地名封人官名子牢即琴牢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輕易忽略不盡其分也昔予

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耕而鹵莽謂

芸而滅裂謂僅予來年變齊。更變而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遁離滅

為之所致也治形理心豈非封人所謂之鹵莽滅裂乎。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言欲惡之叢生其害性也

非句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其始萌也若扶吾

性終且上潰下漏不擇而發為漂疽為疥為內熱為溲膏。此鹵莽其性之報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

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率謂以罪誅者成云推而強之令其正臥幕覆也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

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離同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又言莫非為盜乎莫非為殺人乎乃所以罹此也榮辱立然後

覩所病。多所趨避。能無病乎。貨財聚。然後覩所爭。各不知足。則爭無已時。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

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以至此也。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

民。以枉爲在己。成云。引過責躬。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一形一人也。卽一夫不獲是予之辜也。今則不然。匿爲物

而愚不識。匿情待物。以愚不識者。大爲難而罪不敢。大爲難事。以罪不敢者。重爲任而罰不勝。故重其任。以罰不勝者。遠其塗而誅

不至。故遠其塗。以誅不至者。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民欲避誅。則以僞繼上。復多僞。以窮之。則士民安所取法。而不

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上當責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宣云。不圓於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與時俱進。則始於是者。未嘗不終於

非同。未如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今年六十之所。是自後日新。言之庸知非五十九之非乎。萬物有乎生。而莫見

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

疑乎。兩其知音智生也。出也。知之所知也。莫見之根。莫見之門。知所不知也。不知之知。乃爲真知。而莫之知。所以爲大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

與然乎。夫此不知之理。古今誰能逃然。既曰不知。則無如何。爾其果然。與抑正難知其然乎。

仲尼問於大史大弼。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

侯之際。其所以爲衛靈公者何邪。大弼曰。是因是也。成云。亂而不損。曰靈無道之謚。故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

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濫浴器此無禮也

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弊而扶翼。

林云奉御猶今云召對搏弊將幣也扶翼使人扶翼而行也按此所

以為肅賢也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此以肅賢補其私慢亂之中有不損者所以謚為靈

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之子。

叶靈公奪而里。

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里居處也故古以葬處為蒿里言公孫之不足馮不能保此墓將為靈公

所奪而處焉

之二人何足以識。

狶韋以靈之為靈早已前定前定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此不可知之知也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

大公調曰：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宣云可見合異為同方能見道天下理皆如此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俞云水乃小之誤高卑大小相對為文

大人合

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陸云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為之主則變通而不偏執由中出者外有公道以相正則

相迎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恩由己出為賜四時無心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

不賜，故德備。

才非偏任故德備宣本武下有二字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

宣云道渾同不得而名名與成相隔韻無名故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故無心者斯順禍福瀆瀆，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者或宜於彼者宜牛何切也

自殉殊面。

自殉已見則各自向有所正者有所差。

堅執已見以正之彼終各有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度居與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皆合異以爲同也。壇與山韻。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

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或云期也。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舊註讀是故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宣云。道者天地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無偶也。因

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舊註所謂道可道也。宣云。譬物之萬不可數而約略號之。便於稱謂道之大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宣云。既有道之名。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宣云。如子所謂之名

狗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惡音鳥。大公調曰。陰陽相照。

相蓋相治。相照如日月之生相。蓋如陰陽之互伏相治。如水火之相濟。四時相代相生相殺。相代如春夏秋冬之遞。釐相。生相殺如五行之相生剋。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橋起之貌也。雌雄片合。於是庸有。片合猶分合。庸常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舊註。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隨序之相理。橋運之

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成云。四序相隨。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使。林云。此就物理之循環而言。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

物而已。言所盡知所至極。於可見之物而止。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道無終始。安有廢起。隨焉原焉。俱非見道之言。此議之所

止。無所可議。安得云起於何所哉。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

齊賢人俱遊稷下者。一以爲無所爲。一以爲有所使。或有也。見孟子公孫丑趙岐注。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

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自化者所以鳴所以吠也。將為者將鳴將吠也。此皆不以言稱意得者。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

大至於不可圍。舊註皆不為而自然。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宣云二說猶未免物。累終是立言之過。或使則

實莫為則虛。滯有則實。溺無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宣云說實則物之所居。也。此或使之說之過。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宣云說虛

則是全空此莫為之說之過。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不可以迹象求。未生不可忌。生有所以生。我不能禁。已死不可俎。死有所以死。吾不能違俎。

一作一本。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近於己身。猶莫見其自爾。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此二者疑問所託也。吾觀之本。其往

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往無窮則不知其始也。來無止則不知其終也。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理無窮止則言不盡者與無窮

已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以言為本者。圍於物之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不可名之為。有然道自然之有。則不可無道

之為名。所假而行。物由以行。故假名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王云二說僅居物之一隅。何足語於大方之家。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能正情偏理則言皆道。不能正情偏理則言皆物。而一物不能足。以盡道。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道有其極。物亦不有其極。此不可以言傳載。讀入聲。非言非默。議其有極。非言非默。還是

耳之議

此篇亦德充符之旨。而重在以天為師一語。蓋師天則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

又未可必為。則謂入世可也。謂出世亦可也。昔孟子固嘗以遊齊遊梁矣。孔子又嘗以

之遊楚矣。惜當時之人君。皆虐民好戰。非獨衛國之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者。蓋舉天下皆虐民好戰也。然而孟子至齊。曾一爲卿矣。而不肯與儲子王驩比周者。安於天也。其對梁王也。好戰之喻。率獸食人之戒。梁王其亦愴然有亡者。然而不悟者。限於天也。此篇首述二段。莊子其有取影於斯乎。夫昔孔子之適楚也。嘗遇長沮桀溺矣。又遇狂者接輿矣。彼皆以出世爲心。而孔子不欲者。亦安於天而不棄人也。不敢棄人。亦不敢違天也。莊子若曰。吾於楚得一人焉。承劍不動。臨難不奪。白公之亂。超然不與者。市南宜僚。有威武不屈之志焉。宜孔子之所許也。然而聖人不用。大賢不用。奇技異能有氣節者而亦不用。皆天也。其猶衛靈公之爲靈。其有前定乎。似也。而亦聖賢之所不欲言也。於是離鄉去井。愛人無已。庶幾湯之一遇。容成氏之一展。然而有救世愛民之心。又未嘗敢一違於道。如舊國舊都之愛。而暢然於心焉。蓋知鹵莽滅裂而爲之。未有不得鹵莽滅裂之報者也。而又非出於強然也。其於道也。會於通不執於一。觀於大不逐其名。安危也。禍福也。緩急聚散也。生死也。終始來往也。一循於理。一同於物。而况得失榮辱之間乎。是故謂爲或使者。是前定者也。如衛靈公之開石槲是也。謂爲莫爲者。

是中虛者也。如戴晉人之映劍首是也。俱非師天者也。師天者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仍一無所為。此其道口不能達。言不能宣。有言而不傳。無言而亦不傳。惟不傳之傳。乃為真傳。此莊子之所以同論孟而作也。此莊子此篇。所以似為孟子遊齊遊梁。及孔子遊楚而作也。此又莊子不言而言。言而不言之微意也。夫彼逐段分解者。固非。即謂貫串一意者。亦未為得也。

外物第二十六

此篇承上篇道物來惟無至知厚德之任。將道為外物所樂而無復有存者矣。惟明無用之用。斯舍得宜至人之不留行。即至人之天遊。無入而不自得。安有流遁決絕

之失哉。不然將智有所不知。神有所不明。而慕義蹈河。竊名發冢。至滅真失性。競逐塗蹄者。將安極哉。此不獨惠子之不知用。無千載下將誰悟。此忘言之意也。餘詳總論。

外物不可必。來外物為外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所致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成云。袁弘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語。割腸死。蜀人

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見呂氏春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孝已。殷高宗之子。

木與木相摩相然。俞云。當作木與火相然。以下文多言火。益知當為木與火也。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

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火蘊於木。摩之則然。全鄰於火。鑠之則流。錯行猶相包也。陰陽相包則天地之

氣為之大拘束。而雷霆交作矣。舊註水中有火。電也。焚為霹靂。時燒大樹也。按獨言槐者。以為取火之木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至若心火之然。則有

之兩相生火而然金木伏於火也以相鑠而流雷電之生火焚木皆其例也觀於忠孝奸佞之皆不免幾無逃於天地之間 墮蜉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

賢沈屯。墮蜉蟲起蟄而未甦貌言人心火初發時如蟄蟲之始震俯者思仰伏者思伸俱有不自持之處加以慰鬱鬱悶沈溺屯結而火斯盛矣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利害之相摩奚啻憂骨鑠構生炎甚多而天和為焚矣時也雖有清明之性如月醫家所謂一水不

能勝五火者有償然待盡埋滅機熄而已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吾將得邑金。邑金謂年終所得封邑之稅如銅鐵之類將貸子

三百金可乎。莊子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鮒鱒也今作鱒也周

聞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

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也。謂水我無所處

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王引之曰然猶則也馬云藝文類聚引作爲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無小

苟其不當將雖大何益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任國名巨緇大黑綸也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

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鎔沒而下。鎔陷也猶陷也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

千里。言魚之威怒及於千里或謂指海水之震蕩言亦通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腊乾也自制河以東。制同瀾浙江也蒼梧已北。

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才諷說之徒。舊註輟量才也。朱駿聲謂借輟為銓。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舊註累

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民之

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馬云上段言者求無益。此段言苟得無補。

儒以詩書發冢。呂云小人之儒盜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也。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舊註此逸詩。刺死人也。接

其鬢。壓其顛。顛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王念孫曰儒藝文類聚引作而是也。而者汝也。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作姦之事。莫甚於發冢而

漢之田叔以之起矣。蓋自戰國以來多有之。莊子特借以譏小儒之誦詩習禮而躬穢行者爾。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趨讀若。促短也。末僂而後耳。肩背偃

後視若營四海。似營四海。目之所矚。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宣云躬矜矜持之。形容知智慧之貌。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

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驚一本作敖。謂傲然不顧也。此驚字謂不忍一世之傷。而經

下也。韓文公瓊義之。瓊字法即從驚出。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亡同無。言汝或胸中固未富道術。如窶人者。邪無其略

惠以歡為驚。汝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即不忍於一世施惠。而以得人之歡心為務。且縱述不返。不將為終身之醜乎。此中民之行。有進焉者也。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也隱私與其譽堯而非桀。不知兩忘而閉其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言一有引名結隱之心則反之本體無不傷動非自然無不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蘇與謂與敏同言興事不迫而成功自速按循本則躊躇因順則功速此毀

譽兩忘之所致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瞻謂躬矜知容也仁義之心形於瞻視載其迹者將終身矜焉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屋曲簷也曰。予自宰路之淵。宰路淵名爲龜所居者予爲清江使

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卜詞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每占必鑽

凡七十二次皆驗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

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山木篇所謂賢則爲人所謀也魚不畏網。

而畏鵜鶘。姚云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用去小知而大知明。舊註小知自去善而自善矣。去矜尚

斯成自然之大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石一作碩大師也舊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跛而學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

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廁同側墊擱也言舉廁足之地擱之至黃泉則容足之用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遊爲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言自得則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隨俗不返。其無不得不自得。則無一得四句。虛籠。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隨俗不返。其失也不恭。決絕之行。離世異俗。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傾覆而下墜也。火馳見天地篇。雖相

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尊古卑今。學者之習於波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自豨韋氏以下而皇而帝而王而霸。遞

已非水之習於波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自豨韋氏以下而皇而帝而王而霸。遞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遊世不僻。則無流通決絕之失。正順

不學。承意不彼。古記所載帝王經世皆教也。然皆已往之迹。故不可學。惟不學。其迹者常承其意。承意而不襲迹。此其爲善學與。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

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徹通也。顛爲辛辣之和。事甘爲味調之和。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壅滯也。哽塞也。跖則相陵踐。蓋氣之塞者。前後相襲。如相陵踐也。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宣云。息所以其不殷。非天之罪。正

也。天之賦性。無不中和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氣息之通。無時稍弱。人則顧塞其竇。人不順理。則反自塞。其竇者。竅穴也。胞有重閤。心有

天遊。胎之在腹。有門限之重。通胎心之宅。身有逍遙之天趣。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謂爭心亦天遊。則六鑿相攘。宣云。六鑿六

無間。適處則六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人能自適。已志則方寸之內。與造化同遊。無以

亦由其神之先不勝耳。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郭嵩燾曰。德所以洋溢名爲之也。名所以暴炙之謀。稽乎

誠舊註誠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知出乎爭爭則聘智以求勝柴生乎守柴塞也欲守則柴藩以爲禦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官事必果行之春

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脩。銚耜屬鑿也日有疑爲曰者然夏雨時生非春雨也日時猶言得日得時正與田器之脩相應草木之到

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到同倒舊註鋤拔反之更生曰到植成云鋤罷到生時節使然按此勃發之機莫之爲而爲官事之宜乎衆者如此正寫得一果字耳靜然可

以補病。毗賊可以休老。賊亦作滅廣韻城按也摩也以兩手按摩日毗蓋養生之術也寧可以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特補之休之止耳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非字衍佚謂超出於病老遽之外者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

過而問焉。舊註馘謂改百姓之視聽也神人即聖人聖言其外神言其內按以事功言曰聖若黃帝堯舜是也以性分言曰神若廣成大隈是也賢人所以馘世。聖人

未嘗過而問焉。賢人謂務光申徒狄之輩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謂庚桑楚之輩小人所以合時。君

子未嘗過而問焉。合時投時也凡暴表其名德者皆是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門演

宋城門名舊註墓賞而孝去真孝遠矣斯尙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

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踣躄也窾水水名按莊子於許由務光輩未嘗有不足者於此有微辭焉蓋有爲而爲不獨事功可

鄙即高尙亦不足多反言之則無爲無不爲惟黃帝堯舜能之莊子全書之旨躍然紙上矣莖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莖。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舊註莖香草可以餌魚一曰魚筍也蹄兔買也係其脚故曰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得意忘言謂知無爲則有爲不足道謂識性分則事功不足論知有爲而無爲則得意於無爲之言矣識事功之由於性分更得意於性分之言矣此言也此意也千古解人難索也此莊子

此篇重在至知厚德四字。至知厚德爲神人聖人之中道。具此中道。而後可以有爲而無爲。入世而出世。亦無爲而無不爲。出世而不離世絕世。此無入而不自得之旨也。而又非一味求至於知。求厚於德也。一味至知厚德。則撓於世變。性情之拘束憂迫。有以忠孝之行。罹世網而與暴惡兩陷者矣。此無他。知有_一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知有用之必善其用。不知無用之將自善其用也。知此則有時辭大以取小。宜也。舍小以取大。宜也。有時無大無小。俱不足取。俱不足舍。亦宜也。所謂中道也。所謂至知厚德。非流遁之志。決絕之行也。然而庸庸者固嘗挾之以售姦矣。曲學阿世。經術藏身。其去詩書之發冢幾何哉。老萊子固嘗戒孔子之目營四海矣。夫孔子知之至。德之厚。何有於躬矜。何有於容知。然而學孔子者不免也。學孔子者不免。則其不忍一世之傷。將以驚萬世之患也。然而孔子不自明也。其順受老萊子之言。猶順受老聃之言也。則老聃之言。皆孔子之言。老萊子之言。亦孔子之言也。然而孔子又未嘗不自言也。神龜之見殺。彼蓋有自知自神之心。自知自神。則夢於此而觸網於彼。脫於彼而見鑽於此。此孔子所

所深歎也。惠子不知。故但以有用爲用。有用爲用。是逐夫迹也。逐夫迹則不足以知化。不足以知化。則不足以遊天。大林山丘之適意。春雨草木之怒生。聖人神人常然之樂。爲學者偶然見道之機耳。彼慕義而蹈河者。特異於竊名而發冢。猶不如忠孝之猶有真性情也。莊子每稱道許由務光。而至此則與紀他申徒狄並稱。蓋始於無爲者。其末流未有不出於有爲者也。而果孰是至知厚德者乎。而果孰是無流遁之志。決絕之行。中道而不留行者乎。此可得其意而忘其言矣。彼有謂指出真修實境。爲開後世坎離鉛汞之說者。亦仍荃蹄之見而已。

寓言篇第二十七

此篇陸樹芝以爲卽齊物論無有是非無有言說之旨。按爲莊子全書之收束而兩言心化於孔子則深著向往之誠。於曾子則特叩其至微之隱。凡以明大宗師

傳受之心法仍無爲而有爲之旨也。有謂合下列禦寇爲一篇者。詳見下總論。

寓言十九

宣云寄寓之重言十七。言十居其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爲酒器。滿傾空仰。卮言謂傾仰

倪謂各盡其自然之分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

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此言所以寓言十九之故。由藉外之言人多不信。親

父之所以不爲子媒者。正坐下列之病也。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非吾不直言之罪。乃人不信直言之罪也。

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此言所以重言十

之辯者非長老不可然須處事有經緯立言有本末非但以年耆之限為先者 若徒以年耆為限一陳而已。所以言必稱神農黃帝堯舜空同容成老聃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

以曼衍。所以窮年。與道自新因任自然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蘇與

言而道存物論齊矣言則有正有差齊與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如卮傾仰任

則言未嘗言不言未嘗不言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自由

於彼我之情偏故 惡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

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以上已見 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曼久為

也無窮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萬物皆種所謂道通為一也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天均者天倪也。倫理也始終無端莫得其理齊之至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六十而耳順順物之理故化也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按此語與謂籟伯玉同而其境則異蓋孔子之耳順則有是 服知也。陸云惠子不喻莊子之意以為此孔子常憂勤其志以服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

言。言此勤志服知乃孔子志學而立之事至此早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法

言已謝卻矣惟此有是非非者而亦未嘗言也

而當法。弗叶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謹。立定天

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吾爲子推孔子之意。謂人託體於太極。化其氣質之性。以復其所謂虛靈不昧。聲爲律而言足法。此臻乎從心不踰矩之境也。

利害陳前好惡是非各得其當。是但以理屈人之口而已。而自然之因。應自有使人心服而不敢逆者。立而定乃天下之自定。此物我兩忘之境也。已乎已乎。此正莊子心服孔子之至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自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六斗曰四升。曰釜。六斛曰鍾。泊及也。養

親不及心。益悲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舊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

已心係於祿以爲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無所縣係則視貴賤貧富如一。菽水可以承歡。即養有不及哀者。常哀非因祿而有哀也。彼視三釜三千

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者也。無係者之視榮祿若雀鳥蚊虻。子之一樂一悲。正其嬰兒之慕親。處不悲不足以成曾子視仕之祿如觀雀蚊虻之相過乎前。此其同於無縣者之處。

雀蚊虻之相過乎前。此其同於無縣者之處。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

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禮樂云。合參曰野。謂忘仁義。莫禮樂無文飾也。從言心之莫

逆不執是非也。通言心之透徹不分。彼我也物與物爲一。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即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即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

適。有爲則喪生。死之有自者。以其有爲也。若無爲則爲死未嘗死可也。至生則本無爲也。無爲故無自也。乃人偏以無爲之生爲有所自。以有爲之死爲無所自。故勸公無之。而果然乎。猶言公果以爲然乎。當

任天而遊無入而不自得安有所為適不適哉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天雖遠猶有曆數之可考地雖廣猶有民

乎求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終始無端無命而有命有命而無命也理有不爽之應是有鬼也不爽之應仍是理是無鬼也萬物盡然所以為大妙也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括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

而今也止何也罔兩影外陰也若謂影也此即齊物論無特操之意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搜搜音蕭蕭無心運動之貌予

有而不知其所以言予誠有是然而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彼有形故似之而非火與日

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火日以下為影所屯陰與夜則息焉語意妙妙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邪彼謂形也

我所待而形有待於日與火與齊物論之形待於心者稍異故語亦稍異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強陽健動貌應上搜搜搜搜而已強陽則強陽而已何容有問更何容有言乎

陽子居南之沛列子黃帝篇作楊朱舊註謂姓楊名或字子居也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居邀之也至於梁而遇老子老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

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

盱而誰與居而汝也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睢盱盱蓋高視天倪之貌氣矜則人將遠之誰與居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二語見道德經陽子居

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公舊主人

公也。煬。炊也。或曰對灶。煬衣者。擊形自異。故或趨或避之。至如此也。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林云。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此。

此篇語意似未竟。蘇子瞻以爲與下列御寇爲一篇。誠然誠然。雖然。自郭子玄時已分爲二。則亦闕疑可也。蓋此篇爲莊子全書之結穴。猶大宗師篇爲內篇結穴。然大宗師後有應帝王篇。則列御寇篇爲另爲一篇。亦無不可。按寓言重言卮言。此莊子全書之大較也。寓言如雲將鴻蒙支離疏。知無爲。謂泰清無窮。無爲無始是也。重言如黃帝堯舜。廣成容成。披衣鬻缺。肩吾。連叔。狂接輿是也。卮言則如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知天下之所爲。及繕性於俗。滑欲於俗。凡微言奧意皆是也。莊子自述全書之旨。三語而括之矣。雖然。於大宗師篇見孔孟傳授之心法。中庸一篇。皆大宗師之旨也。吾於此篇亦云。蓋此篇推服孔子者至矣。大宗師及他篇。多稱顏淵。而此獨稱曾子者。已縣無所縣之說。豈以曾子爲未忘情於榮祿哉。此亦有爲無爲之旨。中庸所稱舜之大孝者曰。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孔子與曾子論孝。又必推之宗祀文王於明堂。豈非祿養位祭之旨乎。然猶曰。縣而不縣。不縣而縣。始而樂。後而悲。乃無爲而有爲也。彼之所

縣。非世俗之所縣。人於父母。有不得高語無情者。乃有爲而無爲也。孔子謂視三釜三千鍾。如雀蚊虻之相過乎前者。正喜曾子處也。豈以其悲而少之哉。不獨此也。顏成子之大妙。楊子居之舍人與居。如罔兩與影之不自知也。而孔子之道其常有以服人之口。而并服人之心者。德至矣乎。凡全書所言皆是也。曾子之再仕心化。猶嬰兒也。其樂其悲。天而人也。人而天也。此所謂修真混沌氏之學者也。而楊子亦幾矣。然終不得與老子同入於世者。亦遠引爭席之未免。此莊子之所深惜也。此又莊子不言之言也。

讓王第二十八

此下四篇古今學者多以爲偽作。今但錄本文不復注解。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

秋收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焉。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越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搜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則右手廢。右手攫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感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爲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返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返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不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非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返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

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屨。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

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撫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露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

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曰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書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前。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

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名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以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

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之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

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爾所爲。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以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

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不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獻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箎篥之聲。口嘖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核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積財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

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慄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慄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

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士爲夾。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相擊於

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羞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飭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乎。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

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搃，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成功之美。无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不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

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者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罄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與上篇言爲一篇。自蘇長公下。已有定論。然細讀之分。亦有意。詳見總論。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猶言從何處而反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

曰。吾嘗食於十餐。舊註。漿讀曰漿。十家并買是漿也。而五餐先饋。謂十家之中。五家先遣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而驚。

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此數句。註者語意多隔。言內誠不足。則有持

之心其形外之光儀如問謀然所謂色取也欲以鎮服人心使其輕有此貴貴老老之心禦寇非貴者老
者今五家先饋是輕發其貴老之心將釀成患害也怪其無因而至前必我外露誠篤有以結人情致之
夫饗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言彼之利薄權輕可無

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其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後知至齊

齊君所籠絡故自驚走也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保附也善其能自觀機也言汝雖無幾

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舊註敦音頓豎也成云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

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使人保汝市惠以求

無保汝我無市惠而自有以固結人心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言汝焉用此先施之惑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

也才一作性言汝既先施彼必有應應而相求將搖本性又無謂也兩而字均汝也與汝游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謂

遠慮之言也此其害道者多矣莫覺莫悟何相熟也相熟謂習焉不怪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成云物必以智巧困弊惟聖人汎然無係譬彼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舊註呻吟吟詠之謂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為儒祇陸德明音支適也河潤九里澤及

三族宣云喻學問既成必及人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名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

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

闔同曷。曷何。復語辭。猶言尙猶。惟獨也。言使弟居墨者子。父曷嘗視其材之良。如秋柏之實乎。蓋居

父助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此下莊子辭也。報猶施也。言造物之施材於人。因其性之自然而假之。學習非施之

其人乃施其自有之天也。豈使爲學者之得貪其功乎。

彼故使彼。故使爲墨。

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以己爲有以異

於人謂已有使彼學墨之功。異於常人之兄也。賤其親謂父見不到此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然人飲相摔皆緩

於人莫大之。功者非皆貪天之功乎。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

於人莫大之。功者非皆貪天之功乎。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亦不知其所以然。况有

道之。父兄固當盡。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凡以自然爲己功者。皆貪天而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

其因任之職也。當盡。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凡以自然爲己功者。皆貪天而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

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以自然還之。自然所謂不安其安也。既非因順決不可引。爲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言不

之數。所以造於自然也。誠之至也。有言之數。所以著其當然也。明之至也。惟有言如無言。則以當然者。反之自然。所謂明則誠也。

朱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

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朱浮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單盡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

不必必之。故多兵。

雖理必然。猶不必之順之至也。兵於何有反之則。

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

亡。若順其情。欲肆而性真。盡亡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

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苞苴竿牘。遺問之事。夫此蹇難淺薄者。值得敵我之精神乎。乃小夫之知。務此而欲其成。兼濟之功。

虛形器以合太一之理不將益惑於字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冥同瞑

寢同義寢與甘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以水喻至人之自然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大寧無為泰定之字也

苞直竿讀視之特毫毛者彼知小遺大者不亦可悲哉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係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秦惠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

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舊註槁項羸瘦貌黃馘面黃熟也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

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癰癰也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

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誇得顯赫焉得卑鄙有疑其非莊叟手筆焉者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宣云貞同楨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也圾危也方且飾

羽而畫飾羽而畫謂外著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將從事於華美之辭以支離為正旨所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不者示

民則民亦將免然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受之以成心宰之以威神將何足以臨民乎○按以上非

曰國有瘳固非心誠好之期楨幹者以瘳國則全出於有為之志君之所期於仲尼者如此則民心目

之仲尼亦如此彼其無為皆有為也彼其無為而有為皆其有為之迹也闔之語意如此故下云云也

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此數語闔意益顯蓋謂哀公之視孔子猶具臣也具臣非所以知聖人也直養之而已矣誤猶可諉知不盡不可諉也君之視民如此安得不離實去偽所以為後世慮則不如休之由彼雖欲治民恐民將不

以誠應也。故人君必有中心好之之誠，而後得用賢之實際。此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闔之旨亦莊子之旨也。奈何不善讀者，真以闔爲詆孔子也哉。

雖以事齒之神者，勿齒。夫上有不誠之心，則下以化之我，雖處中獨誠，民終以施於人而不忘目之。此傷之甚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肖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外刑爲金木內刑爲動過金木之訊謂肌膚之辱陰陽

子無損也君不盡其誠其已矣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

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憊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釭，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命云益當作溢言有貌愿而驕溢者有心實長而形如不肖者有柔順懷急而內通事理者有外堅強而內緩弱者有外舒遲而內悍急者又有表裏如一而進銳退速者凡此皆難知也故

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易爲欺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易狎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

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

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孰敢不軌。正考父孔子十世祖宋大夫也士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

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呂鉅疊韻字按呂脊骨也鉅大剛也此爲僂僂之對文車上儻爲循牆走之對文合協唐許言誰合於唐堯許由之推讓哉賊莫大乎

德有心而心有睫。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之有睫則靈府之內專事窺測神情閃爍其爲賊也甚矣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視內

者專以探射幽隱為事也如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

逆詐億不信俱從內視出也如不為者也奮註吡訾也成云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所不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窮有八極達有三必二句總挈下乃分疏形有六府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或以美髯長大為一事壯麗勇敢為一事合以六府故曰八

極按後說近之蓋六府為人所同具以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者因任於理也偃

二者濟其自是之心則皆成凶德矣者操心慮患也不若人與上俱過知慧外通內傷勇敢多怨壯往則仁義多責仁義則愛

之情者傀舊註傀然大達於智者肖肖釋散也王念孫曰郭以傀為大是也肖當訓小方言達大命

者隨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遭者適然安於遇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穉亦驕也管子軍令驕工以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而食者蕭蒿也織緝之以為簾簾也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

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黑也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

有哉宣云言殘食無餘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犧養也祭宗廟日犧必預前三月養之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叔大及

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

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偏心平物未

能平之而不平之機已伏，以有意徵事未明者唯爲之使。成云：自炫其明以應務，爲物驅使，何能役人。神者徵之。宣云：任

有能徵者，即倖能徵之，而所徵之理不存。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舍神用智，適成

則無往外者也不亦悲乎。財所成之功皆其徇

自蘇長公以下，多以此篇與上寓言爲一篇，以分之既久，故後人未敢改訂耳。然嘗細讀之，分亦自有意。用敢本之己見，以附古人闕疑之後。蓋此篇首列禦寇之適齊，其因五餐先饋之驚走也；悟齊王之將以市道相與也；伯昏瞀人知其己之未忘夫人，則如羊肉不慕蟻，而蟻慕羊肉，踵其門而保者衆矣；此其未忘乎人之所致也；儒緩之使弟墨死而示夢於父，猶有市心，此其以人滅天也甚矣；凡此皆爲魯哀公欲用孔子一段發也。顏闔之對，有謂其不足於仲尼之天者，固非；即謂其不足以知聖者，亦非。蓋哀公

曰。吾以仲尼爲楨幹。國其有瘳。此正禦寇所謂任吾以事而效吾以功也。此市道也。市道非悅賢也。君之任臣如此。則民之視其臣也將何如。彼無爲者而皆以爲有爲矣。彼無爲而有爲者。皆以爲有爲而飾羽華辭矣。彼真人卽不濟天。而民以君之任臣之心爲心。屠龍之計。將安所施。商賈不齒。此正莊子所同喟然長歎者也。故卽繼以孔子之言人心。九徵之得不肖人。所謂君子者。豈任天之君子也哉。世俗之君子也。所謂心有睫而內視者也。曾是真悅賢者。有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者乎。甚矣市道之相與也。彼其榮寵人也。直一念之宜頤而已。一念之好惡與奪而已。驪龍之睡。寤則整粉。能入其中而不至奚微之有者。惟天神俱全者能之耳。犧牛之憚爲。莊子之應使。猶禦寇之驚饋也。已乎已乎。吾且不得聖人乎。惟是螻蟻鳥鳶。死而任化。寓言重言卮言。其敢等於春秋經世。而獲麟絕筆也。此分篇之微意。或亦本出於漆園之旨者也。

天下第二十三

此篇爲莊子全書之後序。有疑爲訂莊者。所作者恐未可信。詳見總論。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宣云其有謂所學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

乎不在。一語提綱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明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對上多言不必作抱一解又答不離於宗。然爲主謂之天人。不離於精。粹不離謂之神人。不離於真。然不離謂

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林云天神至聖四名總一人耳。因名而疏其義。故不同也。以仁

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仁義禮樂爲道德之散著。爲君子之所服膺也。薰然慈仁與兆於變化爲對文。

以上就治心言。起下內聖之道。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參稽各有定數。乘黍不爽。百官相齒。以日用爲事務。農桑廣畜。積勸愛蓋恤。無告皆所以理民也。以上就人言。起外王之道。古之人其備乎。即上天神至聖四人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舊註本數明。故末不離。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林云。總言道術所在皆有。

本末俱舉之意。也在叶劑。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

先生。多能明之。士謂儒生。縉一作縉。縉以紳之色。言摺以插笏於紳。言謂已仕者。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道導也。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林

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尙可攷。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天下大亂。賢聖不明。循理者多。豁晦。道德不一。務知者務穿鑿。天下多得一察

焉。以自好。一察猶言一。察之明也。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

用。平聲。叶卷之。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此判析以一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觀察古昔全德之人。尚不能備美。天地稱容神明。况一曲之士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

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道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林云。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人之全道術。所以分而不一。

以啓下文數段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宣云。不示奢侈。不務光華。以繩墨自矯。舊註。矯。厲也。而備世之急。侈不

靡則財有餘。故世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墨翟。宋大夫禽滑釐。其弟子也。為之大過。己之

大順。順一作循。言立一太過。之制為己之所率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皆墨子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

而非鬪。汜。愛則不偏。兼利則無私。故以鬪爭為非。其道不怒。但自刻責。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言雖好學

而博。務為能行之事。先王以禮樂為教。彼務淺近。易行。故不與同。術而兼禮樂焉。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此皆其不同先王。毀古禮樂之處。以

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宣云。既拂人之性。亦自處於薄。未敗墨子道。惟自處於薄。故雖拂人之性。人亦無非之者。故其道至今。

猶未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舊註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舊註毅無潤也釋詁毅盡也管子地員篇註毅者薄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文法抑揚得當其天矯處如千年古藤緣

繞盤曲無不如志已開太史公六家要旨法門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

山當作川呂覽始覺篇淮南地刑訓並曰名川六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舊註橐音託則應作橐蓋盛水

器也九一本作鳩聚也然總匯之衢極之九交則九雜亦九交義也腓無腓。腓脛後肉也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

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矯為服。舊註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跂同日夜不休。以自苦

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林云引墨子稱道之言而斷其所為必於自苦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相里勤五侯苦獲已齒鄧陵子俱人姓名為墨

者也別墨謂又自為派別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互相非毀也以簡偶不佞之辭相應。騎同奇件同也以以巨子

為聖人。舊註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為其後世。冀傳其統緒至今不決。林云此

之數又自不同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舊註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舊註為之大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無腓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逆物傷性亂莫大焉治之下也。治法以因任為上雖墨反之故為下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兼愛非泛愛故曰好之真彼其求濟於天下志願甚弘然

雖不得而枯槁不舍者愈見其愛濟天下之篤一語收束無限烟波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謂

求有 以此白心。以此自表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宋鉞尹文並齊書一

篇尹著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表心之均平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舊註以別善不及也語心之容

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心容心行當是二子篇名和也。驩心並均調天下請欲當世皆置此心

主爲 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

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九句指禁攻寢兵之實人雖厭之而必行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二句

以斷語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鉞文稱黔首爲先生蓋恐天下之不得飽

而己雖飢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我必得活則雖飢何害然其爲此豈圖自傲爲救世之士哉林云此即白心之

言七句指情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不爲苛察則務欲寡淺之實

於天下者由其明之不如己耳 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

而止。言本此禁攻寢兵情欲寡淺之旨以行雖所學小大精粗不同乃適如其量而止於盡力之外無餘意也收二句文法矯變

公而不當。當一本作黨。易平也。易而無私。易平也。決然無主。宣云決去係。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宣云隨物而不生兩意。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皆無擇俱往之意。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人。俞云據下文。彭蒙當是

田駢之師。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以齊萬物爲第一事也。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

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舊註

乃周任其性。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舊註冷汰猶不改而本體呈露。故云以爲道理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其言曰。凡所知當如不知。苟薄有所知。已鄰於傷之。

者。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舊註譏髀訛倪不正貌。一謂謹刻而笑天下之尙賢。縱脫似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按四句是對文言謹刻似無任。

免於患。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任性獨立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不得已。若飄風之還。

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若磨石之成隧。道言其光滑也。全而無非。能自全而不見責。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

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林云敘事中忽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夫塊不失道。彼意又謂塊之心亦似之。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未合至道。適足爲世所怪詭。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塊然與心

莊子新義 卷三

自得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舊註所謂齊萬物以爲首其風竅然惡可而言。註

謂逆風聲風逆則噎形其不可言傳之處也。常反人不見觀。見一本作聚言常反人之意議不樂有見觀之美也。而不免於旣斷。旣斷謂無圭角也。

安有旣斷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躔也。是也。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不在宅心土塊故直斷之曰不知道。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雖然棄知去己亦有師承也於道未至耳。

以本無也爲精，以物有也爲粗，以有積爲不足。舊註寄之天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下乃有餘也。

者關尹老聃。關尹關令尹喜也。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先天地生者渾成之物也渾成斯常無有矣不然旣云無有安可建哉。主之

以太一。林云即物視其所一之意。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虛惟

故靈物自呈形下八句皆發明此二句意。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常全則不知所得。未常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谿谷皆虛而有容者也。林云此言濡弱謙下爲表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公戶切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因物付物故歸然而有餘。歸然而有餘，故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先則少，少則先，故徐不

無爲也，而笑巧。林云此言以空虛萬物不毀爲實者。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曲全避禍老氏本旨林云此又言以濡弱謙下爲表

之，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成云以深立爲德之本。根以儉約爲行之綱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林云此又言以空虛萬物爲實之故。常寬

容於物。不削於人。其各全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芴一本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

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陸云此莊子自敘所慕句句皆比關老更高關老止在自己一身

觀此段可見自史記以莊子爲專明老子之術後人遂不復深考豈不大失其旨乎按莊子又非一味好高也數語實括大宗師一篇之旨即括中庸至誠無息參贊化育極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曾子子思傳

授孟子心法之處故下卽以悠謬荒唐自謂與上數語似不相配者此可知其微意所在矣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

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不儻成云偏黨非也釋文又作而儻無不字語意亦不詞按儻忽然而至也言時雖恣論縱談俱非忽然而至言有所以

言也猶下簡見之謂不以一端自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莊語猶法語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

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倪猶敖睨言未嘗鄙棄萬物存驕亢之見也不譴是非。譴責以與世俗

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狝無傷也。連狝宛轉相從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參差謂不一端也諷詭奇幻也彼其充實

不可以已。彼其見道如水之隨地湧出此其一書本領之所在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

弘大而辟。同深宏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舊註稠音調木亦作調言調高於理而與天無竟也林云五句總言其充實之意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蛻遺也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舛駁雜而不純一本作舛馳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其歷指事物之意有曰至大無外。

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既言積厚可至。於大又可視大。

猶小高卑。鼻平無定形也。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睨日仄而邪。睨也。大同而與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

同異。同體異分。謂之小同。異死生寒暑。晝夜物無不同。異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南方本無窮也。而以爲天地有際。則有窮矣。今

日適越。斷無昔日已至之理。而以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連環不可解。爲知有越時。心已先到。猶至也。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連環不可解。定也。彼以爲環之貫處。皆在於虛。各不相涉。則可解矣。彼以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宣云。天地非

爲指一。所處之地。各有一中央。燕北越南。皆可謂之中央。地。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大我非小。惠施

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林云。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不

矣。諷矣。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

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

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皆強辭奪理。盡反故常之說。於是謂卵無毛。則鳥何自

則郢有天下矣。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犬亦羊矣。馬胎生而有重裏之胞。則馬卵亦可。則丁子蝦蟇。未成形時。如蝌蚪。則有尾矣。聞雷後足出。尾脫必堅。執其初之形。則亦可。謂有尾矣。火水未濟。則

火無熱矣。空谷傳音。則山有口矣。輪轉不停。蹶地則何以轉。目能見。則瞳何以不能返照。指有所指。則所遺必多。然非絕其餘也。或以以下至字爲耳字之誤。謂不聞則響。雖絕而不絕也。龜形短於蛇。而知吉

凶。則長於蛇也。圓出於規。而非規之使能圓。鑿孔也。枘自入鑿。而非鑿之圍。枘鳥之飛動者。其形而實。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必有一將發之時。是行而不行也。必有一餘力之穿。是止而不止也。狗犬名異。實同。

而狗無懸蹄則實非犬也黃馬一驢牛一尺之短每日析之必存其兩轉輾相析必有一存數一並存仍得

窮期者哉。有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桓團人姓名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囿為獵者所馳騁。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為怪謂聘

其譎異抵與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自謂惟天地為壯於己者。施存雄而

無術。雄者實也存雄無術未為得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倚人本或作崎黃繚蓋有

士也。道之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

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林云適和也隩言其小而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

幾矣。此處解者多於尙可絕句非言充其一以該萬尙可曰愈見道之可貴其庶幾乎今舉萬以明一則道之隱也益甚。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舊註駘放也。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

競走也。悲夫。林云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能至道也按總論諸家而不及孔子者蓋以為在天神至聖之列此莊子着眼最高處而說者猶咎其宗老斥孔不亦以耳為目未讀此

平篇者

此篇總論諸家之方術。為莊子自作南華之後序。顧有疑其為訂莊者之所作者。以其

中間自譽之過高也。嗚呼！此非知莊子者也。莊子不嘗云不言之言乎？夫曰不言，則此書可以不作。亦曰有言如無言耳。有言如無言，則何貴於言？亦曰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耳。故讀莊子者，當知其言中之言，尤當知其言外之言。莊子尤恐人之不易知也，故往往於不言者而微逗其言，於言而不言者，又自證其言，何也？於全書中往往借老聃以形孔子，借老聃之高亢以形孔子之卑順，此皆言中之言，言外之言。然終恐人之不知也，故於寓言篇中極著其向往之誠，此大宗師篇之旨也。於列禦寇篇顏闔之言，又所謂言中之言，言外之言也。而即繼以孔子九徵之說，此皆自證其所言處也。善讀者當無不知其微意所在矣。此篇歷引諸家方術，於老子外而不及孔子，且以己之學，似高出乎老子。嗚呼！此又其不言之言，言而不言之旨矣。蓋莊子自謂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是自知不及孔子者。今反自高於老子，則全書孔老相映之全取反影可知也。則此之不及孔子者，乃以爲在天人神人至人聖人之列，則全書之所言皆以爲孔子所言可知也。故於墨翟禽滑釐曰爲之太過，己之大順，於彭蒙田駢慎到曰棄知去己，緣於不得已，於關尹老聃曰博大真人，視諸人，則有進矣，而非天神至聖比也。天神

至聖。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者也。真人則抱一守神。一味無爲者也。雖老子之學。未嘗不可有爲。而視天神至聖。則有異矣。於已則似高出老子者。若曰吾之言。皆天神至聖之言也。謬悠荒唐。自恐有其言之無其實也。若曰以吾之所宗言之。則一覽衆山皆小矣。終之以惠施之口勝應辯。弱德強物。多方而並不足語於道術。見全書中所以抨擊者。正欲以全其才。引之使進於至道也。而莊子全書之旨。昭然若揭矣。至論各家方術。盤旋曲折。無限煙波。而所謂天人至聖。必歸之該徧之道術。此又全書所不言之言也。謂非莊作。試問太史公之論六家要旨。已有涇蹄控縱之誦。誰其具此江海浩盪之手筆也哉。

莊子新義 卷三

莊子新義跋

嗚呼。此先師朱叔子先生遺著也。先生教授莊子二十餘年。此書之成。亦且七年矣。去年本校創印叢書。振卽請先生畀以付梓。先生謙讓未遑。今年再請。乃蒙允許。然先生原稿。朱黃圈點。燦列行間。非用五色石印。不足見真面目。而限於印資。勢有不能。因又請先生酌易凡例。俾可以活字印行。先生欣然。卽命振去其圈點。而凡例之關於此者亦刪焉。且謂手鈔稿本。翌日並可送閱。以資校讎。語尤懇摯。其夜同赴唐蔚芝師宴。飲酒談笑。一如平時。半酣以往。先生與蔚師分平仄韻合歌。吳梅村鴛湖曲。先生清越之音。與蔚師閎亮之音相間。抑揚精妙。座客莫不拊掌樂甚。明日聞先生病不能上課。詢之。則謂先生於黎明時。尙起作徑寸行草。忽停筆不語。扶入牀。卽失知覺。振聞言。急與陳君柱尊同往探問。俄而蔚師亦至。則聞先生鼻息如雷。達於戶外。蔚師先入房。振等隨之。蔚師拳幃高呼先生者屢。先生絕不復知。歟息如故。午後五時許。竟爾長逝。蓋今年五月十八日也。痛哉。先生此書於莊子見仁見智。詳先生自敘並蔚師敘中。無待振辭費。惟自請付印。今始告成。而先生早歸道山。已不及見。

追念當時請命受託之語。不啻先生臨終遺命。歷歷在耳。雖先生天年壽終。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早深契於莊子逸老息死之旨。而把卷反覆。音徽未沫。人已云亡。不禁四顧茫然。愴懷而靡已也。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門人馮振謹跋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莊子新義

全一冊 實價一元二角

著者 太倉朱文熊

發行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印刷者 無錫民生印書館

地址 光復路中
電話 一一一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797B

